
詻庭嘯書宗經堂

咸豐五年孟秋月壬戌朔版成

此板留存粵東省城
西湖街效文堂印刷

重刻巾經纂序

巾經纂者元和宋宗元慤庭氏所輯也慤庭仕優而學取古人之言論行事可法可師可借鑒者類而聚之羣而分之爲二十卷卷各有識復於所引各條下參以己意而論次之本王氏寫經以藏巾箱之義名曰巾經纂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多識者非徒涉獵以矜淹博要必知人論世準古酌今往事可徵會心不遠今慤庭氏此編上下千古旁搜遠紹引伸觸類議論卓然凡國計民生開物成務之要莫不融會貫通按目而求如指諸掌豈記聞之是資實

政治得失之林處世經權之道也所引固多史事而其取前言往行所以識之而畜其德者誠有合乎大易山天之象焉即謂之足以翼經也亦宜余年弱冠購得是書問知版久不存頗加珍惜宦跡所至輒以自隨後爲同好索觀疲於屢借因重梓之庶以廣其傳而共獲其益云咸豐五年歲在乙卯十一月十九日

誥授光祿大夫階振威將軍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屯田臨關稅務兼提
督銜節制三鎮兼理鹽政加軍功五級
賞戴花翎長白覺羅崇恩撰

元敘

余曩頗耽書顧慵於記誦而健於忘雖涉目者屢掩卷輒復茫然還叩腹笥空空如也矧自一行作吏雅俗殊軌仕優而學有志未逮卽於簿書之旁偶叅剩簡輪蹄之會間挾殘編十寒一暴尤僅事耳而結習難蠲調飢徒切未遑務博於知新漫思守約於溫故與言曩哲有寫經以藏之巾箱用備遺軼便稽覽者竊師其義隨所覩聞纂集百一頻年咄咄聊亦成編紀近敢云及遠日知期免月忘未堪持贈差可償慵爰卽命之日巾經纂因類而聚者亦以羣而分條而列之得二十種云

乾隆辛未夏五梅花鐵石主人宋宗元慤庭甫識





復刊巾經纂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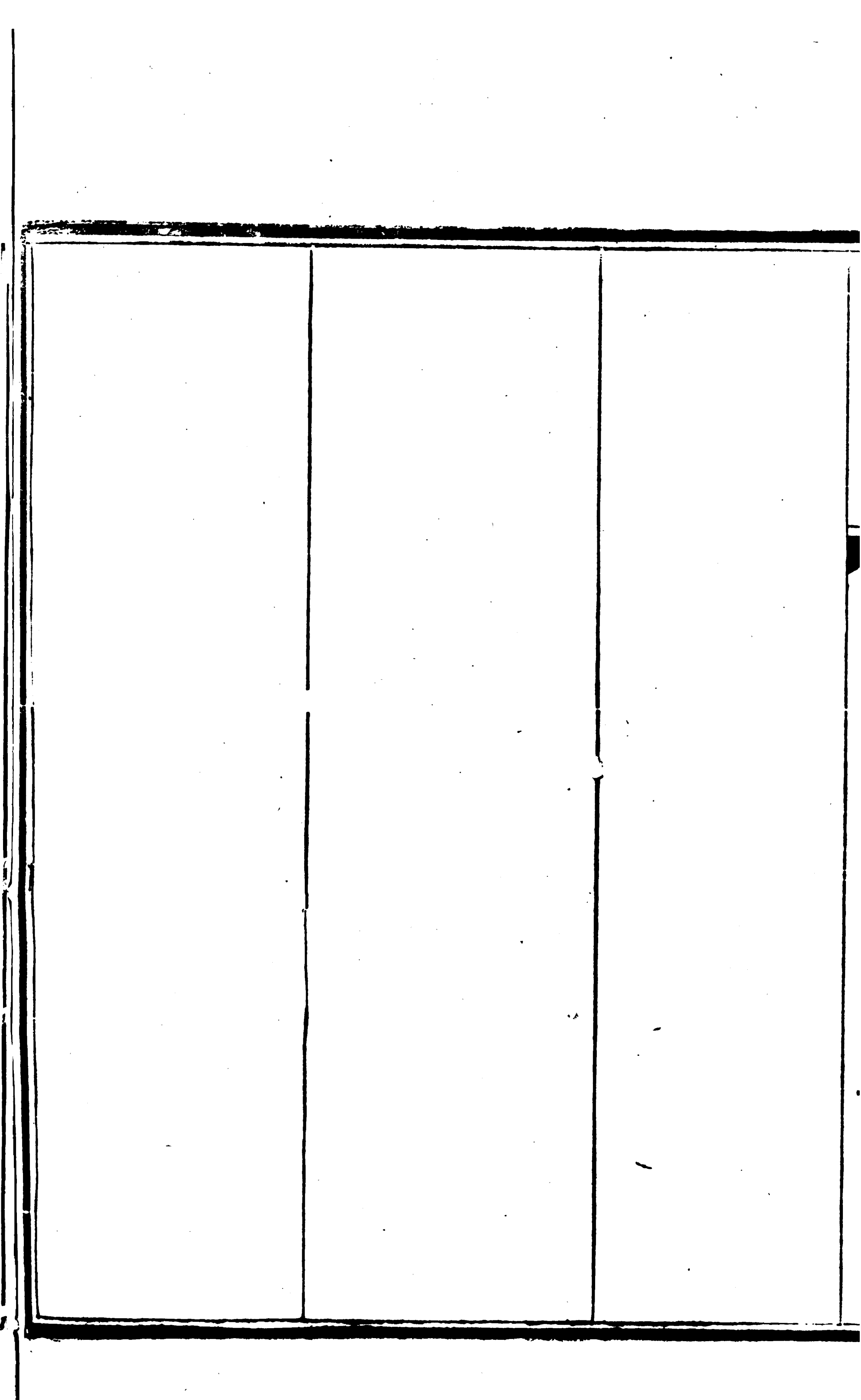
予濫登賢書釋褐筮仕敢云學優而仕乎乃不敢不仕優而學耳緬自歷臨兩粵廿年間郡邑所施有志未逮凡古人經權常變散見於詩書莫不擇善而從多見而識以備服古入官之用但卷帙浩繁茫無涯際每欲輯宜古宜今統有宗而會有元者奉爲圭臬而竟渺不可得迨小婿英健菴太守捧檄來粵以鬆庭先生巾經纂一集貺余朝夕浣誦不禁擊節嘆賞以爲實獲我心者已蓋是編上綜周秦以迄

國初遙遙二千餘年體國經野之道修己治人之術堂堂

正正怪怪奇奇博採而旁搜之復分標別彙言簡意賅直將前人所埀之龜鏡悉爲後學之津梁不惟儉腹藉爲師資而且行篋易以攜取洵吾人之袖珍天下之至寶也夫天下之至寶當與天下共之此小堉族叔崇與矜中丞憫原版浸滅重鐫而什襲所由來乎吾因之有感矣慨夫驪珠難得龍劍易飛而況再刊之板尚存北直攜以來南者無幾傳觀未便手抄尤艱更恐久而就湮用是廣爲流布爰細加校訂重付剞劂俾我同人學而仕仕而學者得相爲觀摩是則吾所願也雖然吾非敢拾牙慧而掠美祇思附驥尾以私淑聊以副夫擇善

而從多見而識之意云爾

同治戊辰春安褚拉庫 梧岡氏鳳貴撰



巾經纂全集目錄

折獄

禮帙

師謀

經務

諷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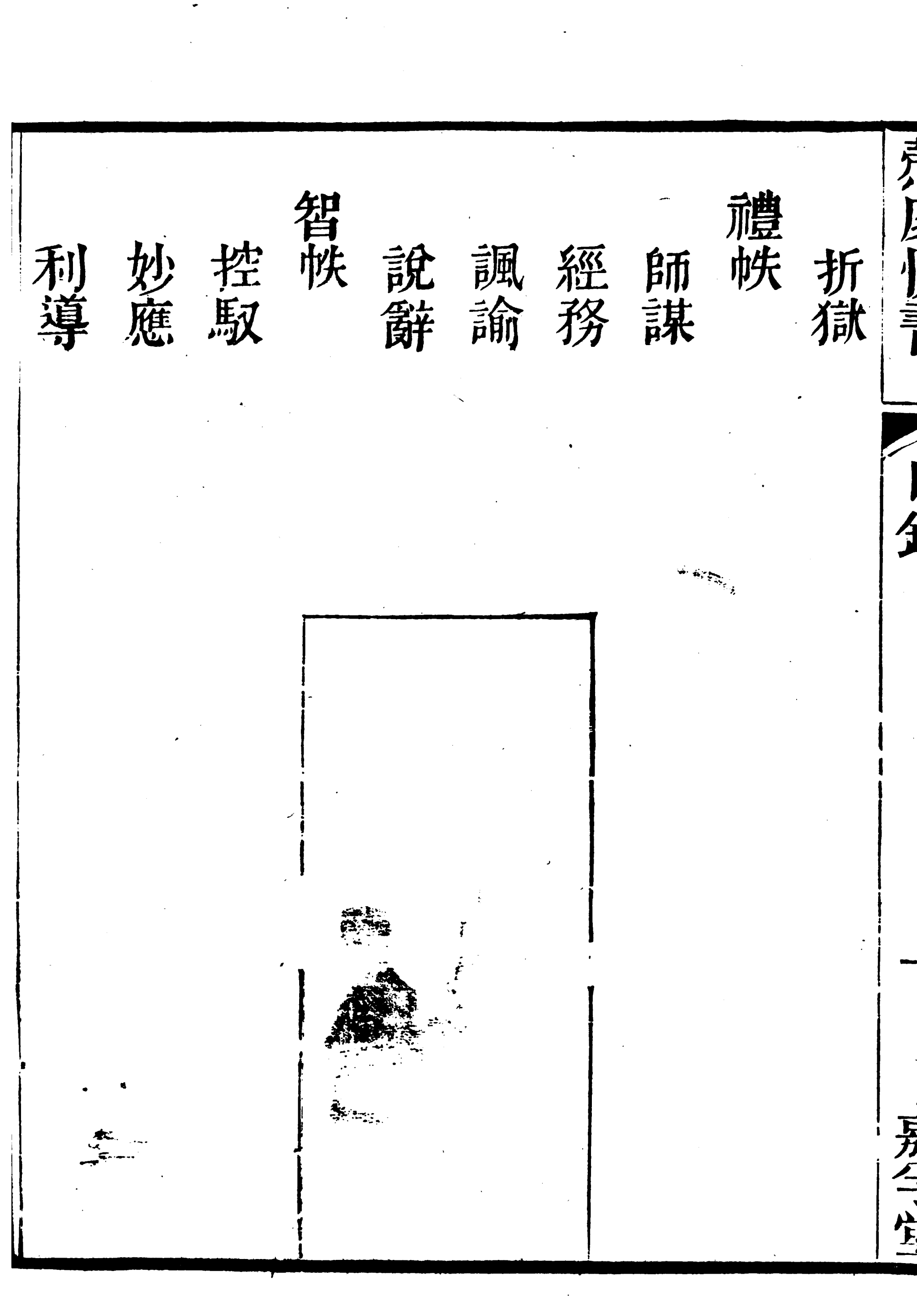
說辭

智帙

控馭

妙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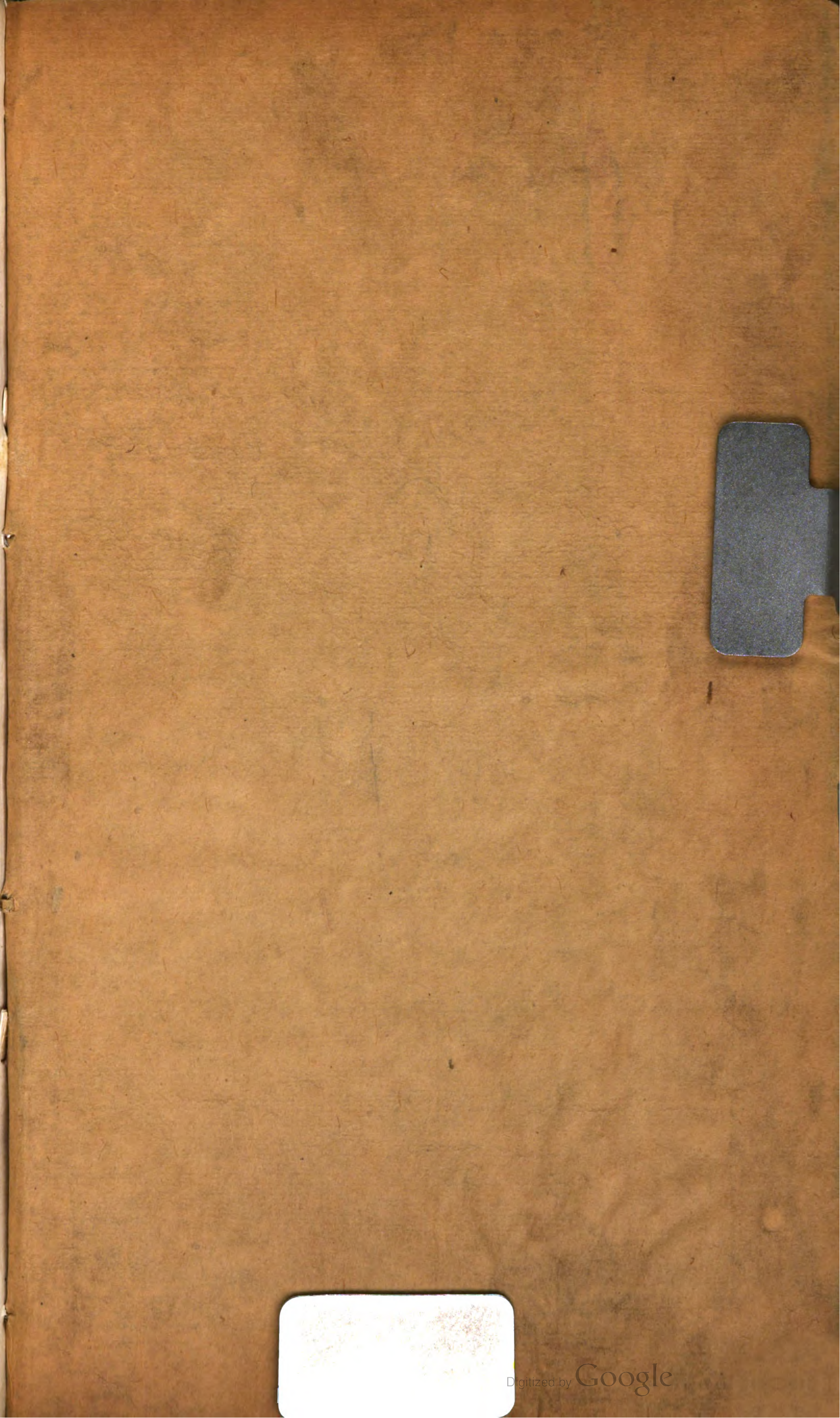
利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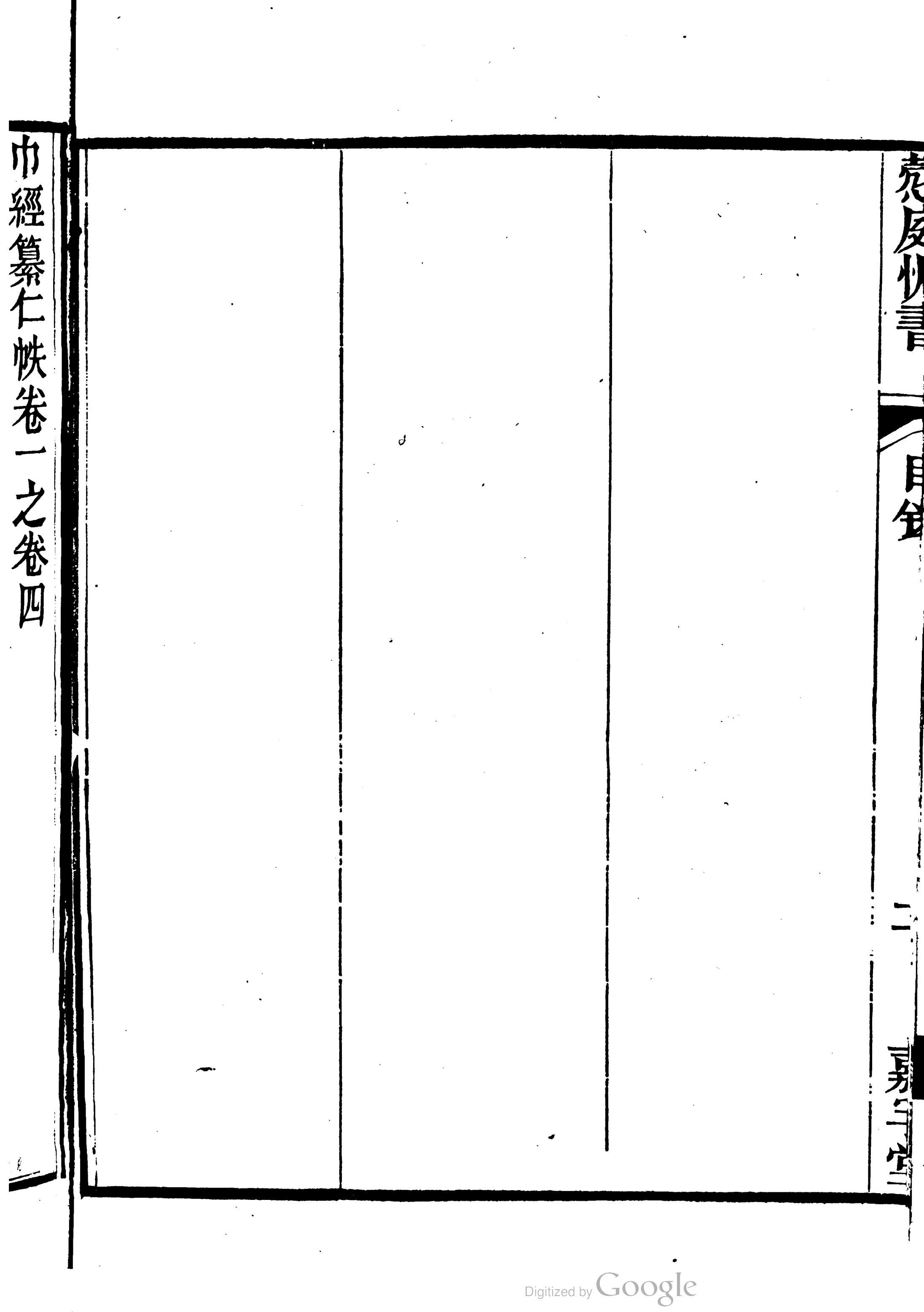


中經慕仁帖

卓鑒遠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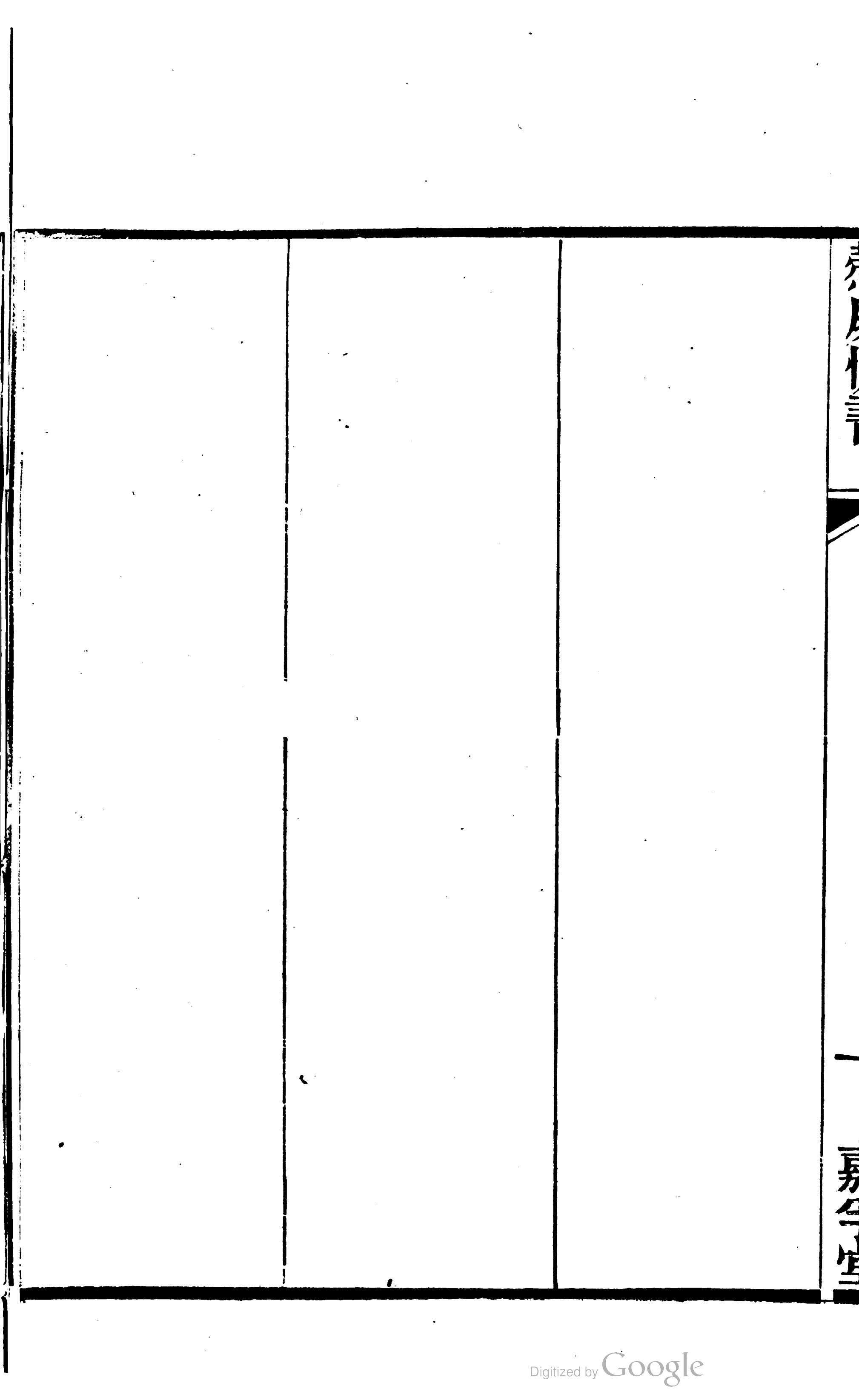
偉度慧力




巾經纂仁帙卷一之卷四

巾經纂仁帙卷一之卷四

目次



巾經纂卷之一　仁帙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卓鑒

目雖明不能見其睫蔽於近也登高而望遠視非加察而瞭若指掌人之識量相萬豈不信歟懵者闇於當事智者燭於先幾如鑒斯懸維高莫掩矣夫前人已事卓爾有立其辨姸媸規得失料成敗超超乎鑒無遺照者余不敏竊願於此借鑒焉爰約擧而備論之

宋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

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愨庭曰愼厥終惟其始此所貴因不失其親也然非閱歷之深鮮弗視爲不合時宜之論者迨至動多瞻顧坐失名節悔無及矣言近指遠堪爲入仕者終身模範故亟錄之弁於簡端

愨庭又曰蜀公所爲不可坐病只在求字耳若以公義相知而恩非私受則人知雖廣亦何負於立朝不然既已求之而但曰不可廣又曷異月攘一雞之請乎

漢馬援嘗謂梁松竇固曰凡人貴當可賤如卿等殆不

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愨庭曰貴爲境遇之適然馭貴之權操之自上非己所能與也惟能處貴而不淫者斯能處賤而不撓則可貴可賤之具在我矣書曰滿招損易曰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其即居高堅自持之謂乎

漢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种亦與禍嘆曰馬將軍神人也

懿庭曰諸王之門最易招嫌召禍前漢梁孝王築忘憂館延諸名流極一時文雅之盛其末也附和日眾邪慝慫恿作奸幾成骨肉之釁嗣後三國時曹氏兄弟互立黨援卒之友于否隔如主簿楊修輩亦不能保其令終新息此言實千古金鑑豈獨爲呂种設哉

懿庭又曰讀書至酒誥梓材之篇毋弟就封反覆誥誡何其至歟夫天潢皆一體之親自古帝王必先立之防者正所以維持而安全之也蓋諸王地親位尊地親則易生覬覦而依附之輩必多位尊則難爲禁制而驕縱之漸寖啟故法行自近防之宜立唯諸王

尤不可總光武中興宗支寥落且禍患方平朝廷諒亦未暇及此然卒至賓客生亂收捕牽引防不早立壅潰實多伏波先見聖人復起豈能易此徒以椒房之故不居台鼎未得預為曲突徙薪之計良可太息

申屠蟠生於漢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互相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山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慤庭曰黨禍之烈玉石同焚唐之牛李明季之東林皆其明驗也記云獨言惟恐人聞獨行惟恐人知其明哲保身之道乎

太公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齊之高士也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爲君乎

慤庭曰按國策載趙后問齊使語謂於陵子仲率民而出於無用胡爲至今不殺亦是此意然太公所以

誅之者特爲其士而以華蓄者耳若徒以三召不至而誅則巢由恐不免於堯舜之世而伊尹之三聘亦岌岌乎殆矣唯其爲華士殆所謂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本非高士而故爲畸行以欺人其罪益無可宥孔子之誅少正卯同此旨也不然伯夷亦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當左右欲兵之時太公且以爲義士而釋之矣何獨於彼而必誅之乎雖事之有無不足深據然觀此可知僞行之不容於聖世矣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洛跡其惡孰甚有云少正卯雖奸

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奸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衆莫屈

慤庭曰天福陽善曾不如其福陰善天禍陰惡每有甚於禍陽惡持此以例顏光祿之論可謂曲中乎人情而適合乎天理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

忍又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偶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以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諸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宮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公求飲不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聞亂慨然涕出曰嗟乎聖人

所見豈不遠哉

慤庭曰、蘇老泉著辨姦論、有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而引易牙豎刀開方為鑒、惜乎桓公為五霸之首、狃於便安、以致不能正其終也、明天順中、指揮馬良有寵、良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問及左右、以新娶對、上咈然曰、此廝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又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傅廣自宮、請效用內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為、自殘希進、下法司問罪、是二君洞鑒之精、固有超出乎齊桓上者、雖王介甫之深情厚貌、當亦無由售其技矣、

緊昔吳起殺妻求將魯人譖之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葢凡能爲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誠未可測矣何桓公之獨不悟乎

宋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慤庭曰不知其欺敗之道也明知而直發其欺益敗之道也古來君子之敗於小人者只是遂却魏公能不道破一著晏元獻所謂能容物物亦容耳

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千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地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

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慤庭曰一都與一罪人孰重非獨見其大安能力持此議匪輕左氏也重胥靡也亦非重胥靡也重誅必而法立也惟重於所得因覺所失之少輕於所失乃知所得為多

錢俶進犀帶於宋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慤庭曰見得到才說得出大哉王言瑣瑣者直苦無地能入按莊子說劒篇有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

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等語宋祖非規倣

南華而語恰脗合

唐肅宗子建甯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

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

慤庭曰此鄴侯不肯爲焦頭爛額之客也觀俶之謝泌則俶亦大有心人誰謂曲突徙薪類無恩澤耶

慤庭又曰鄴侯先事彌縫具見卓識乃建甯不爲快快轉謂實獲我心子臧延陵之節何以尙茲卒爲良娣輔國讒搆以致不得其死肅宗憒憒乃爾君子於是知唐之不復振也

魏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覈問之允

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旣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

懲庭曰稱非其人惟爾不愼此事豈容暗中摸索者持此立言誠哉理直氣壯况主如魏明苟舍是而以情求策斯下矣許夫人先見及此其視習氏之料瑯琊王何以異

明少保胡世甯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絶士夫徒按考語則毀

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慤庭曰內舉不避親魏世以鄉人爲嫌其防密矣至並欲屏絕士夫是殆將以名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胡少保侃侃以爭其識力視許吏部有過之而名言更爲剴切

宋寇萊公嘗以丁晉公之才薦於李文靖而終未用一日寇謂李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李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

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慤庭曰按丁晉公得志後結內侍傾朝賢盜權竊柄果爲國之大蠹而觀其初權三司使時議大禮經費上手詔嘉奬及監修宮室省費億萬諸皆其可以小知處亦卽其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處萊公謂其不能抑之終在人下意亦卽在此類然誤以其一時肆應小才爲可用而不知其非大受之器也文靖已一眼覷破底裏而先事之見每難共喻遂致釀成奸慝故爲國用才者當先別其才之大小不當於急功近利之徒槪以國器相許他日自無後悔至於權寵

相軋卒有海康之禍在萊公遠見雖不及文靖而舉賢爲國不計此身利害正大臣公正之心殊未可以此爲病然以君子誤用小人致小人爲君子之敵則其貽悞於國事亦已不小吁用人難而觀人尤難微文靖其誰與歸

曹魏時何晏鄧颺夏侯元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睦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

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子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懿庭曰夏侯太初爲魏懿親當主少國疑不務職業日與何鄧諸人朋比曹爽高譚老莊互相標幟實爲夷甫輩淸談之倡宜其俱見屠於司馬氏也利口覆國多言召釁傳諏早鑒及此矣

懿庭又曰人知才之美不知才之累夫才足累己亦足累人累己而以小有才殺其軀猶可言也累人而

毒流於當世禍被於同人不可言也故君子非忌才而常若抑之不使伸君子非不愛才而每求遠之莫敢近是非具先見之明鮮能免後事之悔吁可畏矣

宋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任用新進司馬溫公貽以書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已而呂惠卿代安石為相果如溫公言

慤庭曰蘇老泉辨姦論直指荊公為大奸慝亦稍過當蓋荊公不近人情處誠無解於譏評然按其生平清節始終不渝固與慕勢位攬利權者迥別特以好

讀書而不識世務拘泥曲說勇於自信冀以見之行事好同惡異任用非人致爲呂惠卿等所誤耳迫至惠卿繼相而畔渙之迹遂彰凡可以阻荊公之入者無所不至荊公晚年退居金陵常書福建子三字殆其悔心之萌而國是之壞已不可救溫公此書實爲忠告

晉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侈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欒書黶之父盈之祖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

慤庭曰善惡視所積禍福視所流積分淺深故流亦分久暫書之德黶之怨積之身而各流之於子迨至福不足以蔭而禍不容於穰則苟非有挽囘造化之德將孽所難逭即數所難逃盈雖善庸能免乎

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眞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李及上從之衆咸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才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觀書

召之使前詈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俱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淺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旦之用及者非爲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才能多所變置敗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

愨庭曰法難立而易紊未可爲好事者道也曹參繼

蕭何而相李及繼曹瑋而將其得人一也而特難乎其將將者之能見到此

宋杜祁公有門生爲縣令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生平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仕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耳予故以是爲子勗也

慤庭曰、東坡論賈生不能善用其才只是躁之一字少年新進卽才識有可見長而輕抵上官意氣相激迄於摧廢於事旣無能濟已才又終枉折故不特爲上官者當爲國惜才而膺一命者尤當爲自已惜才爲自已惜才亦是爲天下惜才也祁公非敎人善事上官只敎他不爲矯亢之迹事有未便苟梳析分明言婉理至彼上官者若心本爲國我積誠感之志原可伸何事激烈卽遇剛愎者我無妄作彼終無能加害總之居官斷不可曲徇上臺亦不宜風節太露苟迹近沽名斯敗事耳

愨庭又曰毀方瓦合四字雖出於禮記儒行然易坤六二爻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下六三象辭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六二爲内三爻之主直方大者得坤道之純而無雜故三之所施如此若方而毀之德何能純而以之從事豈復能光大乎豫六二爻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以其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故惟貞而乃吉也若初六鳴豫則以陰柔而上有九四之强援得時主事不勝其豫而自鳴乃凶之道矣夫瓦附於屋其合本非自然倘不能介然自守而或藉一時之援引又豈能見幾明决有不終日之

吉哉大約戴禮多有秦漢人僞託先儒議之者多矣杜公葢極言圭角之不可露故引以爲証而此四字實不能無語病因附論於此

劉宋顧顗之爲吳郡太守宰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顗之未嘗降意蔡興宗與顗之善嫌其風節過峻顗之曰辛毘有云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耳顗之常謂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意著定命論

懿庭曰於不附權要處見其所立之卓於自守義命

處徵其所鑒之明按魏志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曰孫劉用事大人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讒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我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三公而自毀其高節者耶顗之葢引此以自況云

唐武攸緒后族也則天稱制改號封為平安王嗣聖十三年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憨庭曰武后之時何時也三思承嗣輩方且倚勢恣

惡非識鑒高卓者能獨蕭然遠引若是乎厥後諸武駢戮而攸緒清節益彰奕葉弗替史稱其少有志行恬澹寡欲蓋素所樹立然也

宋狄青奉命征儂智高諫官韓絳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沈勇有智畧專以委任必能辦賊詔從之

愨庭曰監軍之說最足僨事況以不習軍旅之人互相牽制所謂兩人牽一羊未有不殭於路者歷代覆

轍可鑒。韓絳於宋。本屬庸臣。故爲此說。賴龐籍駁之
而止。乃以克奏膚功

明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公。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

愨庭曰、長於交際者。未必盡短於設施。懶於應酬者。

甯保遂勤於政治顧非即同求異無由得異於同要在畧其應酬交際之虛文以覘其政治設施之實用而異者果見其不同斯同者不嫌於立異此物色人材者所爲獨具隻眼也

北史吐谷渾阿柴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同心然後社稷可固

愨庭曰大厦非一木可支離志解體內釁成外侮踵之矣豈特蕭牆之憂哉

南唐徐鉉以博洽聞中朝會使鉉來修貢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詞令不及艱其選請於藝祖藝祖曰姑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復請趣使行殿侍中莫知所以弗獲已竟往鉉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鉉不測强聒而與言居數日旣無酬復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當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之上策歟

愨庭曰角辯騁詞非徒傷國體也言爲風波巧言偏辭則傳言者殆語不如默宋祖籌之詳矣興王識鑒固非在廷所測

宋御史有閣吏隸臺中四十餘年歷事二十餘中丞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梃視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閣吏每聲諾必橫其梃一日范視事次閣吏報事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丁甯敎誡者

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加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今使中丞宰天下事豈止一庖人之事也若皆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梃復横

慤庭曰處小事而不憚三復鮮有不臨大事而莫措一詞者是止堪人役不堪役人豈直勞而可厭哉有法以樹之於先有刑以繩之於後事何患不理而喋喋焉舌敝耳聾役人適以自役奚爲者

慤庭又曰造食細事而喋喋不休可鄙孰甚焉若政敎號令古人亦不憚三令五申又豈可盡安於簡默

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有明訓矣何嘗徒恃法與刑哉
是又在臨事者能分別大小輕重耳

唐制尚書令史不得宿外夜則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輕自後乃不復禁

慤庭曰疎至於無可疎濟之以密則獲效密至於無可密濟之以疎乃見功治所貴通其窮以矯其過也
喩畏吏於畏鬼語奇而確情曲而中

唐蕭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開元初河南叅軍鄭銑朱

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敘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爲道士

慤庭曰、或謂此可偶一爲之耳向使奉佛者盡令出家詔道者卽爲道士不將率天下而異端乎然二氏之教深中人心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一時未易盡曉也欲人其人莫若卽其人而俾從所好則彼佞佛詔道者將牽於家室祿位之私而沮悔自止矣此卽醫者以毒攻毒法唐之二宗處此極見辣手

慤庭又曰、士人讀聖賢書於布帛菽粟之常經尚不能知所趨嚮去而逃之二氏彼於二氏又豈必果有

會心特惑於禍福死生之說者居多耳夫非分之物一絲一粟尚不可強況乎死生禍福定之於天制之有命既不能盡人合天又不知正己安命顧憒憒焉乞靈於異物以希萬有一然之事則其貪妄之私必更甚於凡庸而其家室祿位之戀亦必有更甚於尋常者矣陽從其所好而陰奪其所戀聞風者自莫不相顧而沮喪令無煩苛事近遊戲作用特妙

宋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美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同盡

必不生降既降而又安肯死乎

慤庭曰於生降視其所以於臨渠顧左右觀其所由於扶而後過察其所安觀人之法盡於此矣

唐侍郎潘炎夫人劉晏女也炎於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

吳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囚詣

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止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慤庭曰劉夫人知危於機先習氏轉危爲安於事後雖用心各殊而見理無異孰謂婦人言概不可聽耶彼宸濠作亂臨刑之嘆識者譏其晚宜矣

明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亭州劉巨塘令宜春時入覲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不得出饑甚有嚴辛者嚴氏紀綱僕也導劉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

公曰汝主正當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敗劉公適知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其昔語爲滅贓若干始得戍

觳庭曰隆赫在耳目之前而禍患在數年之後能鑒及此者實鮮此僕既有先見則當早自引去而卒以贓敗則此日之託劉與劉他日之報僕皆私耳顧日不常午一語實足爲履豐𩋾侈者當頭棒午夜鐘君子固不以人廢言也

明時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閣巍然萬歴乙丑進士荆某所建也上塑漢昭烈暨關張比肩坐顏曰三義荆與

董宗伯同年友適至張席閣上飲甚歡酒半以書額請文敏唯唯然文敏留半月以書法干者卒皆欣然應之終不及書額荆復介某爲言文敏曰二傑翼漢誼雖兄弟分乃主臣並坐竊所未安某非悋情毫素第吾輩爲詞臣冒昧書之無乃貽誚千古乎一時服爲高識

磬庭曰思翁亦煞高自位置矣其議論實足以持世

元巴東僧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銀及錢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甯能謹飭乎兼之不使汝增罪也

鷇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巴東儈之擲碗於江同此指也乃知爲子孫作馬牛者直是驅子孫爲馬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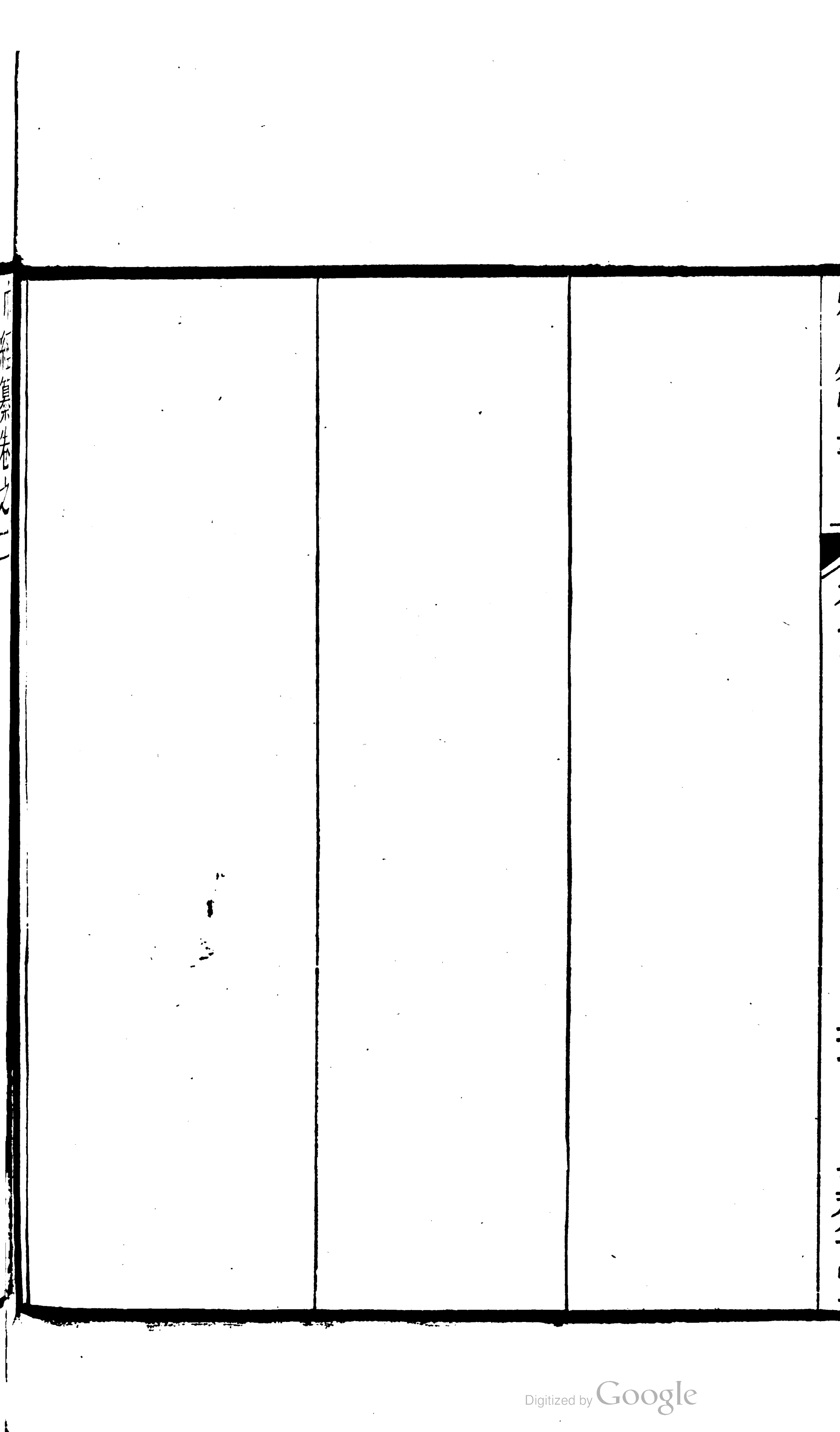
宋李太宰邦彦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恥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

鷇庭曰版築上應旁求欒卻降爲皂隸自古人才之出不拘於世世類也以先世之微而曲爲諱之誣其祖矣李母具此卓識則發聞於其子也豈偶然哉

國朝陸墩豪邁好客一日設宴忽失金杯家人四覓有

愛妾蘇氏誑曰、杯已收得、不須尋矣、及客散語陸曰、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愛客任俠、豈可因一杯故、令名流各懷不安、致失歡洽乎、陸稱善。

懿庭曰、此有得乎絕纓之遺意者。蘇在姬侍中、而能有此識鑒、可謂佼佼不凡。



巾經纂卷之二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遠猷

爲一身計者謀止一身。爲一家計者謀止一家。爲天下計者謀及天下。若夫一日之緯繣。終身用之。數世賴之。則固非炎炎小知之所及矣。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詩曰、遠猷辰告。葢以見目前之不可狃也。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

於麥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夫單父一歲之麥其得失於魯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倖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愨庭曰、豆區釜鍾之利無裨一時而風俗人心之害遠貽數世說破時鮮不灼然於大小輕重之權衡也顧當其害隱於事後而利在於目前非具深心淵見誰能舍目前所必爭以防及於事後之所未見者宓子之於政事加冉求季路一等矣

愨庭又曰、春秋時列國兵爭取成而反魯爲秉禮之

國尤賴信義結民心玩宓子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弱語可見當日世風若後世攻城畧地不奪不饜曲守其說是齎寇糧而長仇敵也邑非其邑矣劉璋之於先主南燕之於劉裕可為殷鑒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

戇庭曰聖人之立法也唯其可久而已子貢之卻金其廉甚小而事莫爲繼世陰受其禍矣子路之受饋於義無傷而人樂踵行世陰受其福矣一責之一子之而聖人救世之苦心濟世之大權悉於此焉寓彼沾沾思立異於衆而以小廉自矜者直是作法於涼聖人所不取也

齊靖郭君將城薛客進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懿庭曰此容遠識馮諼三窟之計所濫觴也按靖郭專制齊政一去齊則權移況大都耦國易起猜嫌城辥不足爲重而適足肇釁故客以魚之失水爲喻迫孟嘗時主臣疑貳竄逐已形非辥無以爲藏身之固故馮諼始終以一辥打就三窟父子之所處時事不同故機宜亦異或謂孟子齊人將築辥卽此時竟以客議未築故孟子他日不復見有及此事者今按其時世適合其非任仲後之辥可知朱子仍趙岐註倘亦未暇深考附誌之以俟好古者折衷焉

晉惠帝太子遹自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

之太子乃牽帝衣入暗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時適纔五歲耳帝大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養士而令坐費五穀帝撫其背曰是兒當興吾家

㦓庭曰無益之用宜省顧省所用而不知用所省亦封殖耳知用之矣要其所以用之之大小輕重又判若逕庭惟用以養士則其爲大且重孰加焉此老成經國之鴻猷不圖小時了了至是至其牽衣入暗爲備非常殆又由忠愛以生其智慧者歟遭晉不造而讒廢以死謚曰愍懷不誠可愍而可懷哉

漢班超久於西域及召還以戊已校尉任尚代之尚
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
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
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
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
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留數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愨庭曰治亂國用重典亦有不容執著死法者譬之
於醫端須對病發藥班定遠知任尚性嚴急而誡以
察政失下和此藥因人發也且審吏士之難馴蠻夷

之易變。而教以寬小過總大綱。此藥因地發也。漢祖除秦苛政。與父老約法三章。斯則爲藥因時發也。從來猛以濟寬。寬以濟猛。未可偏廢。故識時務者爲俊傑。

後唐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哉。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若一切拒之。能無疑駭。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悉獻所藏以佐賞給。

慰庭曰、古大臣忠爲國謀。輒若有不暇自謀者。郭崇

韜之不拒賂遺是也迨觀夫悉獻所藏以佐南郊賞賚則立身於萬全之地其自謀又復何如況當受四方賂遺之始而其不欲啟藩鎮諸侯疑駭者此意安知不早以上達要未可爲淺人道耳昔南唐主遺銀五萬於趙普普欲辭而宋主以爲宜受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南唐主弟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數其君臣皆爲震服可見英雄措置必有超越尋常意計之外而非規規於辭受之迹者郭公亦人傑也哉按晉王存勗自鄴臺卽位張承業謝事後一應軍國機宜俱賴郭爲之主持

經理。以成大業。觀此一節。何等計慮深遠。迨平西蜀。爲魏王繼岌所不容。被劉后之害。而莊宗亦隨以亡矣。疏其行事。因并紀其本末。以志慨焉。

宋程琳爲三司使。曰議者患民稅多名目。大麥纊絹紬鞋錢食鹽錢恐吏爲奸。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亦未知其言之爲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懿庭曰、徒取目前之便。必有日後之大不便者在此舊章未可輕爲變亂。而識不足以計長久者之難與

議民莫也。

宋張詠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悟。公言面加慰勞。

懿庭曰、上之於下。要使之見得分位截然懸殊。夫然後能知所敬忌。而不敢肆。若但以一卒按一帥。又安得以一帥馭衆卒。而俾共懍然於朝廷任帥之重哉

唐憲宗嘉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

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自而進矣遂不奉詔

明英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廷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冐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可以爲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慤庭曰連署恐塞言路若揭帖之進適見求言之切而其易涉於私則一也崔劉二公務絕其私妙在曾不以已與蓋已苟希連署爲榮其弊必至以私而蔽公已苟樂揭帖爲便其弊必至假公以濟私作俑之愆百身莫贖此惟見得眞參得透乃能勘得破守得牢

明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乃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尙書項公忠令都吏簡故牒劉先簡得匿之都吏簡不得復令他吏簡項詰都吏

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竦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瞉庭曰息事甯人功莫鉅焉然吾謂行其志者劉公而所以能行其志非劉公得而自爲也向令郎官匿之而尚書索之恐後朝廷督之不已縱使竟焚其牘而前此使西洋又豈必有故牘之可稽者是故劉公之得行其志尚書也亦朝廷也

宋靖康中都城受圍器甲刓敝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

數十間可以藉甲少卿劉鈺具稿以獻有老吏故脫誤其稿至於三鈺怒責之吏曰非敢誤也小人竊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誠迫急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不如俟朝廷來索納之猶賢於背禮而自獻也鈺愧嘆而止

慤庭曰冠雖敝不以苴履矧以祭服藉甲此吏據禮以爭持論極得大體勿謂胥役中無人也

宋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宰相有袖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

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

慤庭曰唐太宗吞蝗而蝗自死宋廷臣欲賀死蝗而蝗飛蔽天朝廷舉動於天相通使非文正之力持不可宋君臣不免爲後世口實矣故知宰相不可無識

宋眞宗朝契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旦公曰東封甚迫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意耳可於歲給三十萬外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慤庭曰按石敬塘反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元以五萬

愍庭曰按石敬塘反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元以五萬

兵號稱三十萬入鴈門。旣敗唐兵立敬塘爲晉皇帝。遂割幽薊等十六州與之。仍歲輸帛三十萬疋所以報也。至宋而報於何有。乃亦歲輸金帛各三十萬耶。竭中原之力以奉之。而曾不知惜。澶淵之役稍稍振作。契丹卽沮喪請盟。實爲數百年中擴清恢復第一機會。乃眞宗小勝自喜。亟於許盟。徒令異日王欽若藉口於城下之盟。爲排擠寇準之地。究之寸土未復。歲幣依然。而眞宗方侈然惑於天書之妄。遽欲希蹤漢武東封泰岱。廷臣如王文正亦崇信將順而不知匡救。宜爲敵人所伺隙而相要者也。春秋之責備其

能免乎然觀其處置此事却斟酌盡善猶龍馮氏謂爲不借則違其意徒借又無其名借而不除則無以塞僥倖之望借而必除又無以明中國之大可謂體貼盡情

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敕有司具粟京師如數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慙曰朝廷有人乃止

慤庭曰不應之應正是不拒之拒人謂善用其應於拒而不拒之間吾謂善用其拒於應而不應之內

慤庭又曰此與公處置契丹假幣同一規模同一魄力又須看其區畫何等精細安排何等周詳使兩敵

自歸籠罩此爲不戰屈人手段

宋狄青擊敗儂智高既入邕州斂積尸內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旁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非詐甯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慤庭曰古來名將不出謹慎二字事未辨眞僞而遽以入告萬一中其奸謀則不特冒功邀賞咎固難辭而取笑敵人貽誤軍國罪更莫逭矣武襄乃可謂愼之又愼者

宋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監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鼎

乃奏曰。葢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恐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異已、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彼自相擠。今葢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旣不傷上意。彼見謫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始嘆服。

懿庭曰、此與呂文靖處置監軍事。皆是以毒攻毒法。

其得手處在使之人各自謀不復暇代人謀則其勢分而其志左會不必自我毒之而有不啻自我毒之者否則我之毒未中於彼而彼之毒已歸於我是毒人而適自毒計顧若是疏乎

宋李允則嘗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慤庭曰方宴而庫焚主帥稍一驚惶奸人乘此鼓揚

禍且不測矣。乃於火之方發。能逆探其謀而奸不得逞。火之旣熄。能密補其闕而人不之知。此所謂勝算在胸者。按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書。悉抑之。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困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駢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則茗籠運甲亦同此意。

宋程伯子嘗云。立朝大槪前面路。放寬些。若窄時。異日自家無轉身處。

慤庭曰。褊急爲心。苛察爲治。旣無餘地以處人。必無

餘地以自處杜子美詩云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雖復取效一時而國與身終並受其害此可爲前鑒矣

慤庭又曰人孰不自爲計其不肯爲前路放寬一步者殆正欲自留餘步輒以爲不如是則恐眼下行不快亦立不穩殊不思人我總由此一條路走今日以之窘人者至異日而人卽以之窘我悔何及矣矧夫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戾之所積行於今則快矣後顧有大不快者在立於今若穩矣後更有大不穩者在是固機之所必至亦爲理之所固然奈何狃於目前

而曾不一顧其後也世途本狹天道好還固無地不
然豈獨立朝者所當永矢哉

唐嚴震鎭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過活震召子公
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
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慳惜金帛且
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
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
慤庭曰大凡跅弛不羈之士非可以尋常繩尺相規

宋韓范爲西帥時張元曳碑於道以干兩帥人莫能
識卒走西夏爲元昊所用大爲國患此人貿然向節

使乞貸三百千的是不凡嚴公愕然應之以靖三川所見豈不遠哉

宋眞宗朝唃厮囉與元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加唃厮囉節度使韓億獨不可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彼攻之而反加恩賞恐徒激其怒無益也而且生邊患乃厚賜其使而遣之

愨庭曰二族既同屬藩臣自以諭令解紛爲得王朝大體況使激怒致釁禍將未艾所謂無遠慮而有近憂也

唐興元元年議者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撫鎮江東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泌退遂上章以百口保滉他日泌見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爲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省令滉速運糧儲此上計也上如其言令臯歸覲臯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留臯五日遣還京師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會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留後滉遣使

請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

愨庭曰君臣猜疑亂之所由階也唐之中葉藩鎭跋扈滉繕兵修城節使分內事耳乃以剛直被讒嚮徵鄴侯滉卽公忠無他志而懼禍情切倘不免如李淮西之擁兵自全又何能佐天庾而靖淮甸乎開誠布公以消其疑貳之萌而卽收其捍衛之用蓋惟所慮者遠故其所計者周泌之有造於唐室豈淺鮮哉

宋喻樗字子才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趙鼎曰六龍臨

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鼎曰、累年不振。義不可更屈。濟否非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張德遠有重望。居閫若使爲江淮諸路宣撫使。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入奏於帝。起浚知樞密院事。金人既退。鼎浚相得歡甚。將並相。樗獨言張公且宜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政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在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後稍如其言。

懿庭曰、澶淵之役。議者猶謂寇萊公以其君爲孤注。紹興偏安江左。與景德時國勢懸殊。宗社至重。尤不

可不計萬全籌及歸路具見遠謀至立朝忮心賢者不免昔者周公爲政召公不說況其後之不加周召者乎厥後二公齟齬小人投間挺起馴至賊檜竊秉國政子才固已料之蚤矣

宋皇祐四年儂智高陷賓州交趾請出兵助討余靖爲聞於朝狄青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一智高横踐二廣力不能制儻蠻兵貪得無厭因而起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殼庭曰召外兵以除內寇縱足以收一時之資而已釀無窮之患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身在行間則

我之虛實險易盡爲彼所窺識一旦有悍然輕中國之心焉是又生一寇也武襄身歷疆場故能洞見其流弊而詳悉敷陳以防其漸中原之蒙福者遠矣杜少陵詩有云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又云豈意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亦與此意脗合

宋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范鎮首發其端司馬光繼之上令以所言付中書久之光復上疏曰向者所言陛下欣然無難色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來立嗣皆出於左

名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命卽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魏公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曰唯敢不盡力詔英宗判宗正寺尋立爲皇子

愨庭曰將僉壬惑聽處一語道破將倉卒兆禍處和盤托出惟其慮之周故其言之力

宋楊和王沂中攜杖微行郊外遇一相字者王以所攜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起拜曰土上加一畫王字也閣下其膺王爵者乎何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笑索紙筆

手批賞錢一百千令於明日詣府向司帑者支取明日相者持帖往司帑佯不認叱曰汝何人敢以贋帖來脫錢相者具言其故且大聲稱屈於是司謁者與同輩醵錢五千與之相者泣詈而去王聞之召司帑問曰此眞吾所批汝其不識耶司帑頓首曰固識之但彼藝術者流一言偶中卽獲厚賞倘向人誇詡更添胡說則吾王將滋謗矣且吾王已居王爵何所復用相爲王大悅撫其背曰爾言是也卽以賞相者錢賞之

戇庭曰只已居王位何復用相一語已足震聾警瞶至料及其以獲賞而胡說以胡說而滋謗尤爲事勢

所必至甯失信於目前毋貽憂於日後其所相
者豈復可以數計酬哉

愨庭又曰識王手批而佯叱爲贗爲王分謗實爲王
弭謗不謂筦庫之賤得此解人而姓名不著其殆仕
隱者流耶

漢靈帝末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
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
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已納其自托甯可以急相
棄耶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愨庭曰與其悔之於事後何如愼之於事先諾輕則

信寡大率皆王朗者流耳。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因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具深意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也。

懿庭曰計及年代深遠而慮以異姓而聯姻媾獨不慮以同姓而亂宗祧乎韋公權衡於彼此從違之際應非漫然客嘗有以出繼外姓與異姓冒宗所失孰重爲問者予曰繼人後則父厥父而祖厥祖是直以

子孫下人冒我宗則子其子而孫其孫固將以祖父崇我夫崇我與下人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惟君所擇言雖近謔似於韋公但從我姓意有合云

明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謂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内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汪曰君見得眞確則可見之不眞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嘆服

慤庭曰王提學當是好名而未必能刑于其家者汪殆逆知其異日必至傳笑故先揭破特就一人言之

耶否則二者乃教化之大端豈得謂非提學分內事且於此可見君子出政必當本身加民不然則雖嘉謨令典古人措之天下而皆通我則行之妻孥而輒沮尚何以爲治哉試觀第五倫狄梁公當日豈嘗聞有笑其後者聖人忠信篤敬之旨子張所以書諸紳也

元和宋宗元愨庭氏著

偉度

置一器於此受一斗者加斗焉則溢矣受一石者加升焉則溢矣黃河之大泰山之高何所不受哉度量之於人亦若是也已矣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書曰實能容之不有偉度何稱偉人編其事如左

宋太祖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慊者言之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

色之矣自後普不復言

懿庭曰責備則有隙必乘原情則無憾弗釋故舊怨難忘適見襟期之不廣趙普有焉前愆可恕斯徵度量之獨宏宋祖尚矣

宋元豐六年冬祀羣臣導駕郎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官吏得以無事

懿庭曰語有云不聰不明不得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神宗殆兼爲公之道爲王矣而要其故爲聾瞽處正其善用聰明處向使顯覺之而曲原之顧恐未

足以警後是惟若爲不察也者而我因得以行其寬而人亦未嘗不知警孰謂渾厚之與精明不交相爲濟而能成一人之大度者哉

宋呂文穆公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對曰大人爲相四方清甯惟人言無能爲事權多屬同列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

懿庭曰爲相論度不論才休休有容所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也王荆公輩正坐不能容物不能容物則不欲以事權假人不以事權假人則必不安於無能爲而岸然果於自任天下從此多事矣呂文穆不自用

而用人其曰但有一能者正天下所莫與爭能者哉
故曰好善優於天下
宋韓公琦帥定武夜作書令卒持燭誤燃公鬚公以袖
揜之作書如故少頃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卒急呼
曰勿易我命剔燈故致焚鬚幸書不燃何罪之有
韓公又嘗以百金酬一玉盞珍之吏誤碎於地坐客驚
愕吏伏地待罪公笑曰物破有定數汝非有心也奚罪
懿庭曰鬚已焚盞已碎怒亦何補乃有發於不能自
制者惟韓公性量過人直一眼覷破故觸處皆坦坦
蕩蕩非人遽能學也學之者則有轉一念法一念維

何曰書幸不焚曰物有定數

宋太宗端拱初孔守正拜殿前都虞侯一日侍宴北園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愨庭曰漢朱虛侯以軍令行酒而遂殺逃酒者折諸呂之勢也太宗於孔守正侍宴失儀而謂漫不復省者示人君之度也君道之與臣道相去遠矣臣則恩不可恃而上下之辨不敢不嚴君則物無不容而杯杓之間不妨曲貫

宋眞宗朝、王文正旦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文正。文正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於文正。止令送還密院。吏白寇公。寇公大慙。翊日見王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

愨庭曰、報必期復。有復還有報矣。復安避報。無報自無復矣。蓋惟此中不設城府。則所在化爲康莊。我誠以犯而不校者往。彼必以悔而思悛者來。矧萊公固亦賢者哉。

唐武后謂狄梁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

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顧知后嘆其爲長者

明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暘莊攜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談褻昵甚無忌憚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慈庭曰恩不可不明而怨不可明狄公不顧知譖之之人微特存心之厚也蓋意中一有其人則一時便難化去正不若空空洞洞相忘於無事之爲尤得耳陳白沙之遇士人肆談褻昵於舟中亦同此處置向

非學問涵養之深。豈易臻此渾融地位。

宋富鄭公弼少時。人有罵者。或告之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罵者聞之大慙。

愨庭曰。人固有未嘗罵之。而輒疑爲罵之者矣。卽有不必指其名以罵之。而直認爲罵之者矣。君子則反是。其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聞

國朝婁東顧織簾居鄉里。和易接物。從無疾言遽色。偶鄰人夜醉。往詈其門。僕以告。曰。彼自詈人。與我何涉。醉者復呼名詈之。僕又以告。曰。同名者多矣。何必我

絶不爲意及鄰人旣醒大慙叩門謝罪顧慰諭之有加厚焉一時感其盛德相戒爲善或有微過至不敢使之知可知容人之度不獨自家受用且可化及鄉人彼褊急者徒自擾耳事與鄭公相類因并記之

南齊沈驎士嘗出行路人認其所著屐驎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其人得屐送而還之驎士曰非卿屐耶復笑而受

慤庭曰此與誤認劉寬駕車牛事相類其應之亦如出一手而更饒語趣具此意度尚有何事堪與人相競者乎

明吳郡楊仲舉翥鄰家構舍甬溜滴其庭公不問家人以爲言公曰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慤庭曰眼界寬覺天下無不可順受之境胸襟曠覺世間無足容計較之私是凡失便宜處轉成得便宜處其受用正爾無窮

明韓襄毅在蠻中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

慤庭曰節使之與郡守有表率之責郡守盒妓而入

節使幕中殊屬狂誕知之而曲從之保勿啟淫縱之漸乎然蠻夷叵測難以理喻設遽加斥責而郡守因愧生忮致相煽惑患且莫測孰若姑示優容以結其心則郡守將服我之度而亦不得不憚我之察倈離錐髻隱然有維城之固矣易曰包蒙吉莊子曰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襄毅有焉

漢丙吉居相位尚寬大馭吏嗜酒嘗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愨庭曰按漢書此吏習知邊境事後適出府見驛騎

馳書來至知敵入雲中代郡遽歸白狀因曰恐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可豫視吉如言召東曹按邊長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敵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以不能逆知譴讓而吉見爲憂邊思職吉乃嘆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不先聞馭吏言何勞勉之有余則謂丞相應早心識此吏故不惜委曲優容葢凡明察之人斷不肯貿貿焉爲刻薄寡恩之事而其安心刻薄者必其糊塗到底者也况以糊塗而好爲刻薄更令人側足無地其戾氣感召不特離志解體已也吁可鑒哉

唐開元初張嘉貞爲天兵軍大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嘉貞爲忠用爲同平章事

愨庭曰張公爲朝廷廣闢言路而不以私憾爲嫌洵乎其有相度矣歷按史鑑南唐馮延己在相位爲大理卿蕭儼所劾會儼坐失出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致之死延已獨上言儼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寛宥儼由是得免宋太祖將郭進嘗有軍校誣訟其不法事宋祖詰知其情令進殺之會北漢來伐進

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汝能掩殺敵兵、我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遷其職。元耶律楚材任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咸得卜激怒皇叔斡眞、使奏楚材有異志。帝察其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正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此三事與張嘉貞相似、爲在上位者所難能、因備識之。

唐婁師德、寛厚淸愼、犯而不校。狄仁傑之入相、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

對曰、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師德所薦也。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

懿庭曰、按唐書婁師德傳。師德爲將相三十餘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孽后臨朝。酷吏殘鷙。人多不免。而獨能以功名終。梁公輔政。反周爲唐。爲當時第一勳德。而婁實薦之。史謂其深沈有度量。信矣。

宋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懿庭曰挽妓而妓訴主雖怨客勿慚乎特假令客失歡之罰作轉關所以爲客地者至矣得此妙用乃成此淵度

宋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資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玩客有匿其一於袖間者公見而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舉手作揖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明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乃舉所積俸貲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壻如其輕重欵識以僞銀易

之比公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嘗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愼勿洩彼將不安矣已事稍露同鄉攜貲以償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僞易者

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率問其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不復問

宋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得列班行而此奴不沾祿奴乘間再拜問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

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我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也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其去我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我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懿庭曰由前兩事見待友之厚由後兩事見遇下之寬四者皆盛德事於魏公薄待先輩一言尤見古人之惇厚足風於張公壯哉鼠雀四字更見雅人之吐

本朝華亭周宿來筱源秋郎以

厲常妙

本朝華亭周宿來茂源秋部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旁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貲頗豐一日先生假歸道過旁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

迎先生數十里。於道旁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逭。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慫慂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館。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急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懿庭曰、向別駕脫山人。誠盛德事。至若鶴灘竟師事學究。以爲游戲三昧則可。恐終未可爲訓。蓋一時雖

委曲周旋詎保去後之無端狂悖哉屈節之嫌小長詐之咎大矣然觀此足化腐儒矜心

慤庭又曰是必此山人夙負聲望宿來雖未謀面曾耳其名此學究本鶴灘所知其所諳亦實有可師者故不恤委曲以成全之而絕無難色洵然則兩公之古誼誠足風矣

明江陰夏翁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舟中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寗肯相犯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劵

明長洲尤翁開錢典歲底聞外閧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將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為過新年計耳此小事何以爭為命檢原質得衣惟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詐於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慤庭曰昔臨江胡秘校方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令少待遂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勝怒公從容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卽取簿勾之且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驚問何以不死告之故入門氣絕蓋服藥來也以此合尤夏兩翁事觀之乃知橫逆之來僅應之以自反而不與之難其在持身涉世之道得矣猶未足語於保家者萬全之策也

慤庭又曰聞昔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鄉人醉罵之公戒僕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死刑呂悔之曰使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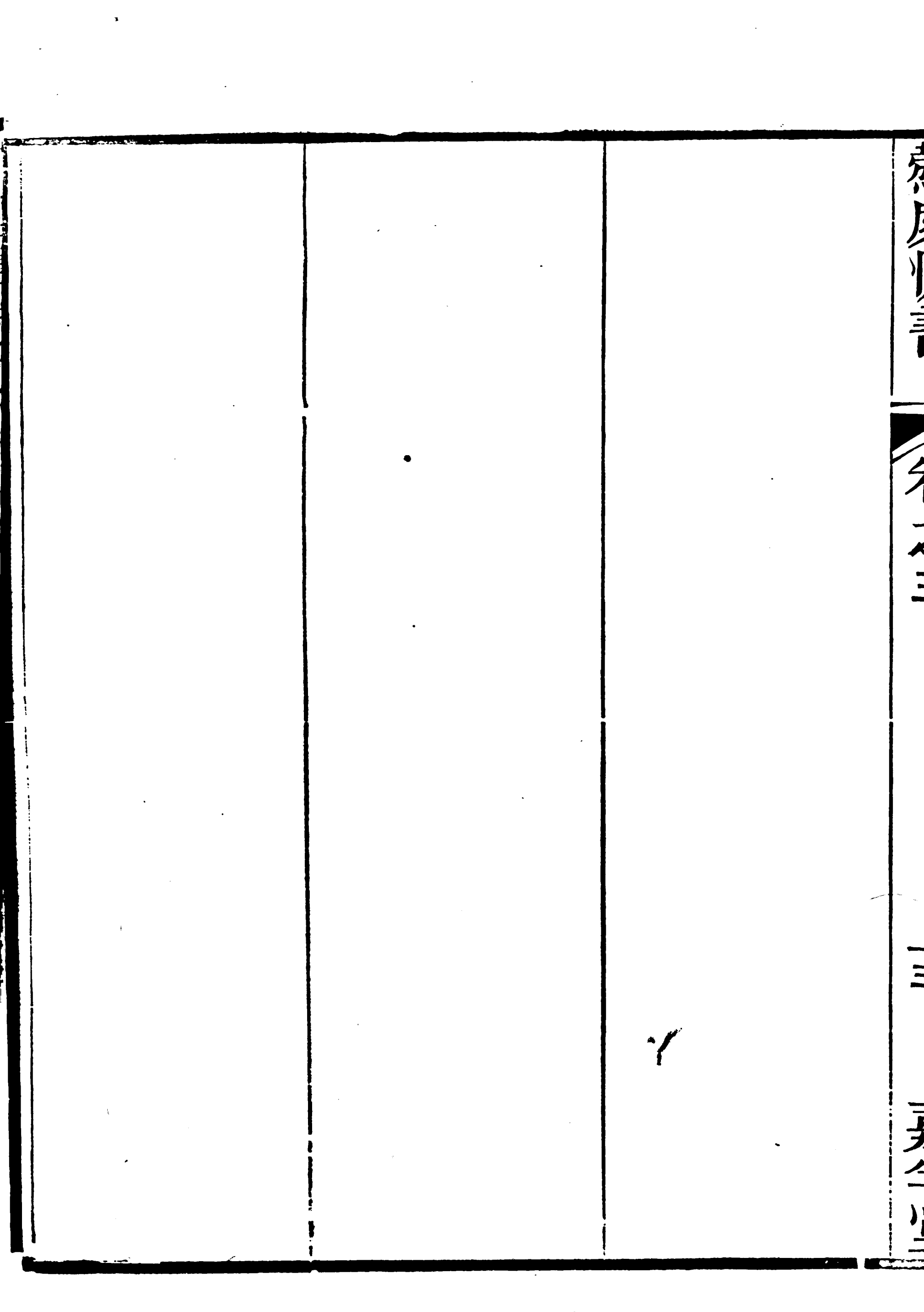
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但欲存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議者以爲仁人之言愚謂此特事後引咎語亦見存心於愛物耳不然而貿貿然與之較保勿爲夏尤二翁所竊笑耶

慇庭又曰先文恪公爲翰林居家時偶與門生輩閒步街衢忽一人洶洶而至遽批公頰公熟視而笑置之不較僕從欲毆之公不聽曰此人素非相識旣無怨恚而遽以惡來非誤認卽病風耳倘與之較必生他變衆領之而未服也比其去而復批一人頰還毆至斃遂繫於理翌日公知之爲言於官原減其罪於

是衆始服公之識量事與呂文懿絕類而較難受謹
誌以爲世之徧衷者鑒

明徐文貞公階歸里適海剛峯蔡春臺莅吳按其事鄉人多登門詈詈文貞諭僕云愼勿報復譬之犬囓人人亦囓犬耶口占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慾庭曰人犬之喻意尚有不平者然然其若笑若罵亦莊亦諧適成語趣爲淺人說法不如此不足以消其憤懣之氣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慧力

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非眞無見聞也此中有定慧焉有定力焉惟吾儒亦然明理者不可惑以虛無知命者不稍怵於利害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勇合而慧力出其中矣爰考古今紀載擇其言尤雅者著於篇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

十萬爲河伯娶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令洗浴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帳牀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曰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多持女遠竄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此時幸來告我亦欲往送至期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衆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一人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

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慤庭曰欲奪之姑與之即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而後其根永拔按宋均著令爲唐后二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事以遂絕較此更不惡而嚴

慤庭又曰大抵此等事始於一人倡其說又巧爲徵

驗以妄相煽動無知者遂爲其所愚迨至人人心中有其事卽有邪魅憑之以作祟而爲禍福所謂妖由人興非事之所必無者也自非有定識定力鮮不爲其所動者後世如烏將軍蔣侯神五聖祠之事大率類此一經慧眼看破奪矛反攻彼邪物亦遽失其所憑而無能爲厲斯一時人心之惑頓解矣觀西門豹事妙在聲色不動能使奸徒褫魄自斬葛藤可知醒世救俗固不可不有作用

明嘉靖間戚賢爲歸安縣令有蕭總管祠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

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置橋上竟不雨遂沈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賢復曰是未之焚也命縶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盎策知賽者賄沒人爲之也

慤庭曰賽廟以詛有司亂之階也廟不可以不毀昇其像而投之水當矣閱數日而忽躍入舟中一任奸計之百出而慧眼已早爲覷破使選輭者處此少有改容易慮將反爲之推波助瀾而被若輩瞞過奸宄

何時而絶跡耶

漢會稽多淫祠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賄太守第五倫到官先禁絶之掾吏皆諫倫曰爲政當信經經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當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歆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不得有出門之祀屠牛輒行罰民初恐怖敎之愈急後遂斷亦無禍祟

慤庭曰本經義以正祀典自是學有定力故能不惑於禍福之說嘗讀朱子之論有云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

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苟禮
之所不載卽神之所不享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嚮
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
以逞其奸欺誑惑之術旨哉斯論誠箴世之良規也
漢去聖未遠第五倫實先得我心者
明永樂間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
師生媚禱虔甚吉安彭勗以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
聞祠事意欲毀之而未言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甚
恭彭問曰予未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聖姑見夢言

之。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特遣相候耳。因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之。彭怒。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併爲遺火以焚焉。生又夢聖姑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爲我言。否則吾亦能爲之禍。一二日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與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彭不聽。越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彭聞之益怒。遂投炬爇之。後子及婦相繼皆死。如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彭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因詰其言不驗。聖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彭公貴人。前程遠大。何敢犯耶。後以御史

提學南畿爲師儒表率仕終按察副使

慤庭曰學校爲風化之基詎容淫鬼盤踞其間以惑士庶冣之剛正不撓可卜異日立朝風采觀聖姑數見夢於某生正見山鬼之伎倆有限耳

慤庭又曰子不語怪而春秋經傳所記石隕鷁退神降於莘伯有爲厲之事不一而足可見天地之大奇奇怪怪何所蔑有怪而視之如常則怪不能爲害矣昔者齊桓公田見委蛇唉咍而病皇子告敖以近于霸解之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怪之能禍人者總由人心惶遽而不克自持耳洞以慧心持以定力又

何怪之足云。

明陸貞山粲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爲祟。家人請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飲食者乎。且脅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況乎神。此必山魅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命僕撤廟焚其像。陸竟無恙。

慤庭曰。傳云。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嗜飲食而作威福。則爲淫昏之鬼矣。世傳五通神爲五行疹氣

人之正氣有虧則沴氣得中之而爲崇若其淸明在躬素無失德者安得而禍之乎陸公此舉與湯潛菴先生撫吳時拆毀上方山五聖祠同一識力

唐魏元忠未達時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猿於廚下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爲我執爨甚善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常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後遂絕無怪

慤庭曰是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此公煞有定識終

不以至再至三見搖故難

宋孔道輔知甯州道士繕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上聞公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殺之州將以下皆大駭已而又皆大服

慤庭曰眞武像前蛇當是道士豢養以惑衆耳何州將等羣相信奉而至欲上聞耶舉笏擊殺省却無數糾紛正與斬蛇當道均爲千古快事

唐時政事堂有會食案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李公吉甫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

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遂撤而焚之其下鋤去積壤十四畚議者偉焉

懿庭曰中書出政之地穢而不除何以肅體制而昭示百官忠懿此舉極得大體前執政之拘牽禁忌因循成習者何其陋也

宋范仲淹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爲妖坐未幾鼓自滚至庭盤旋不已見者皆股慄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削槌以擊之其鼓立碎

懿庭曰春秋時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鼓之盤旋其亦有所憑而然耶文正以談笑處之一擊立碎亦邪不干正之明驗也已

明時滇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司寇俊副憲雲南因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雹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代民償逋

馮猶龍曰五斗米白蓮教之禍皆以焚香聚衆為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淨為宗寂滅為教萬無活理且言犯者致

雹此山鬼伎倆佛若有靈肯受人誣乎卽果能致雹亦必異物憑之非佛所致也況邪不勝正異物必不能致雹乎火舉而雹不至衆亦何說之辭哉至金悉輸官佛亦諒其無私矣近世有佛面刮金致惡瘡潰面以死者夫此墨吏亦佛法所不容也不然苟有益生民佛雖舍身猶可也

愨庭曰、馮氏所評可謂反覆周詳然其委曲開導處似尙爲佞佛地耳曾是會集至數萬之衆而秉憲者可置之不問乎林公之焚活佛者盡使職也其言果雹卽止者設詞以順衆情也至輸金代逋又其餘事

矣

宋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内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卽日蒞撤一新之

憖庭曰陰陽之家拘泥而多忌此太史公語也後世往往故爲拘忌而興作不敢自由者皆禍福之說有以怵之耳太歲尤爲陰陽家所最忌司天移文固是其職藝祖以數語折之遂乃莫能置對大哉王言直

破千古夢夢

宋平江張虞部爲人質直每有興築不選日時常作一亭掘地得一肉塊俗謂太歲神張不爲異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就基而創名曰太歲亭又有客到命取衣冠俄而犬首頂其冠束帶於背以出張笑謂之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

慤庭曰亭成而太歲不能傷犬斃而人亦終無恙則邪之不能勝正夫人知之矣然當其始也苟非見之確然何能處之坦然而曾不改其常度於此見剛大

之氣正不可不養之有素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乃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慤庭曰妖妄之術止以誑庸衆耳目一經慧眼看破卽無所施其技矣此郎將頗有膽決

唐傅奕不信佛法有僧善咒能死生人上試之有驗傅奕曰僧若有靈宜令咒臣僧奉敕咒奕奕無恙而僧忽仆

慤庭曰咒術果靈一左道僧人耳亦不應引置朝端其偶驗者必其人之命適當絶也豈能加於正直之士奕請以身當之而咒人者轉復自斃快哉

後唐明宗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學士趙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卽舉斧擊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賴碎而止

慤庭曰韓昌黎佛骨表投諸水火諸語議論正大適激上怒而趙公以佯驗眞僞舉斧擊碎俾上無以罪我而奸僧自莫由售其欺詐矣此君饒有機智

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

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子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懿庭曰、石何由有光、民聽濫也。下令欲取其首、而虛誑之徒、不禁而自戢。較之鑿筆磬折者、更爲光明正大。

宋蘇文忠公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者、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豎子乃敢爾。正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邪。道士惶駭而走。

懿庭曰夢生於因無因致夢而羽士突如其來此無疑其惑人之術也一語道破彼能不望而却走耶聞昔王文成微時有妖道以術炫衆衆信奉之公獨不爲禮比夜忽有公差數人排闥直入公方讀書知妖道所爲遽揮之其人應手而倒乃剪紙所爲也先生戲取藏之書中翌日道士叩首請罪自是遠遁去事與坡公相似皆先以術試之稍有隙卽乘之而入矣兩公惟見得透故信得堅而不爲所動彼世之驚而畏之者直自墮其術而不覺耳

懿庭又曰人以妖術惑人人卽妖矣我已洞燭其奸

何弗拔去根株絶其流毒文成以微時聽其遠遁猶曰事權不屬無能爲耳若坡公守揚州勢處得爲而任其駭走置不復問是甯免以鄰國爲壑抑公當日亦會有術以處此而未嘗輕縱乎

梁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火起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嫗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乃斬嫗於市自此火遂息

慤庭曰巫言火而卽知火之出於巫其明敏與坡公相似乃東坡則逐而不問元懿則斬以示狥蓋道士

以夢怵人而女巫則以火肆虐爲禍更烈斬徇於市

孽不可活也

明隆慶中吳中以狐精相駭怪幻不一亦多病癘居民鳴鑼守夜偶見一猫一鳥無不狂叫有道人自稱能收狐精鬻符懸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卽以妖法剪紙爲狐精者斃諸杖下而妖頓止

愨庭曰左道惑人例有明禁此不待教而誅者也郡守之治道人與錢公之治女巫畧同皆以慧心得之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

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慤庭曰大抵邪術變幻只可眩惑俗目有識者自具隻眼豈能瞞過仙姑化身之妄早被此尉一眼看破顧遽斥其詐人或未信迨卒部曲各留一目于是人人皆識其妄直人人具一慧眼矣及知墮其術中而不覺者直是爲邪說所瞽耳

慤庭又曰聞昔晏元獻守穎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身緣索上飛騰而去莫知所往公大駭有牌軍白日頃在戍會見此等妖術未能遽出

府門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公如其言命衆軍凡遇非府中舊存之物即加斧斤最後至馬院得舊繫馬柱一枚以斧斫之其人乃獲大抵此等伎倆俗所謂有隱身法者是也若具慧心慧眼者詎肯為瞞過耶

三國時吳賀齊為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擊射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之器乃多作勁木棓選健卒五千人為先登賊恃善禁不設備官軍奮棓擊之禁果不復行所擊殺萬計

穀庭曰五行之性各有所忌知善禁兵者不能禁木

棓遂破其術以制勝賀將軍可謂善於格物矣

宋眞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懼每多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宋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邏者戒曰今日有白衣出入林間者謹捕來如言而獲

明嘉靖間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往

囊所攜物駭走督捕者疑其僞密遣健卒詭提衣囊夜行果復出掩之乃盜者蒙黑羊皮著鐵於手乘夜嚇人以取財耳

嘉靖中蘇郡城外夜有羣火出林間或水面聚散不常閧傳鬼兵至愚民鳴金往逐之亦有中刺者旦視之槀人也所過米麥一空咸謂是鬼攝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傳說其事勸人避之疑此道人乃爲賊游說者度鬼火來處伏人伺而擒之果糧船水手所爲也搜得油紙筒即水面物衆囂頓息

愨庭曰人情莫不好奇而喜新妖妄之興其始不過

一二憸人倡之或藉爲攫取財物之計或竟爲聚衆作亂之階從而千萬人和之道聽塗說鬨動郡邑而不可究詰此國家之大害也筦事權者所當靜以鎭之密審其所從來而徐爲痛除之則衆囂可息而奸宄不作矣王文正以下俱可爲法

明季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禁一日含青李於腮紿家人瘡瘇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

乃可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巫者

慤庭曰師巫邪說婦女酷信者多禁之不易禁也以詭疾破詭道令家人輩覼然一笑自翻然愧悔矣武人中顧有具此慧心慧力者安用毛錐

漢成帝建始中關西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者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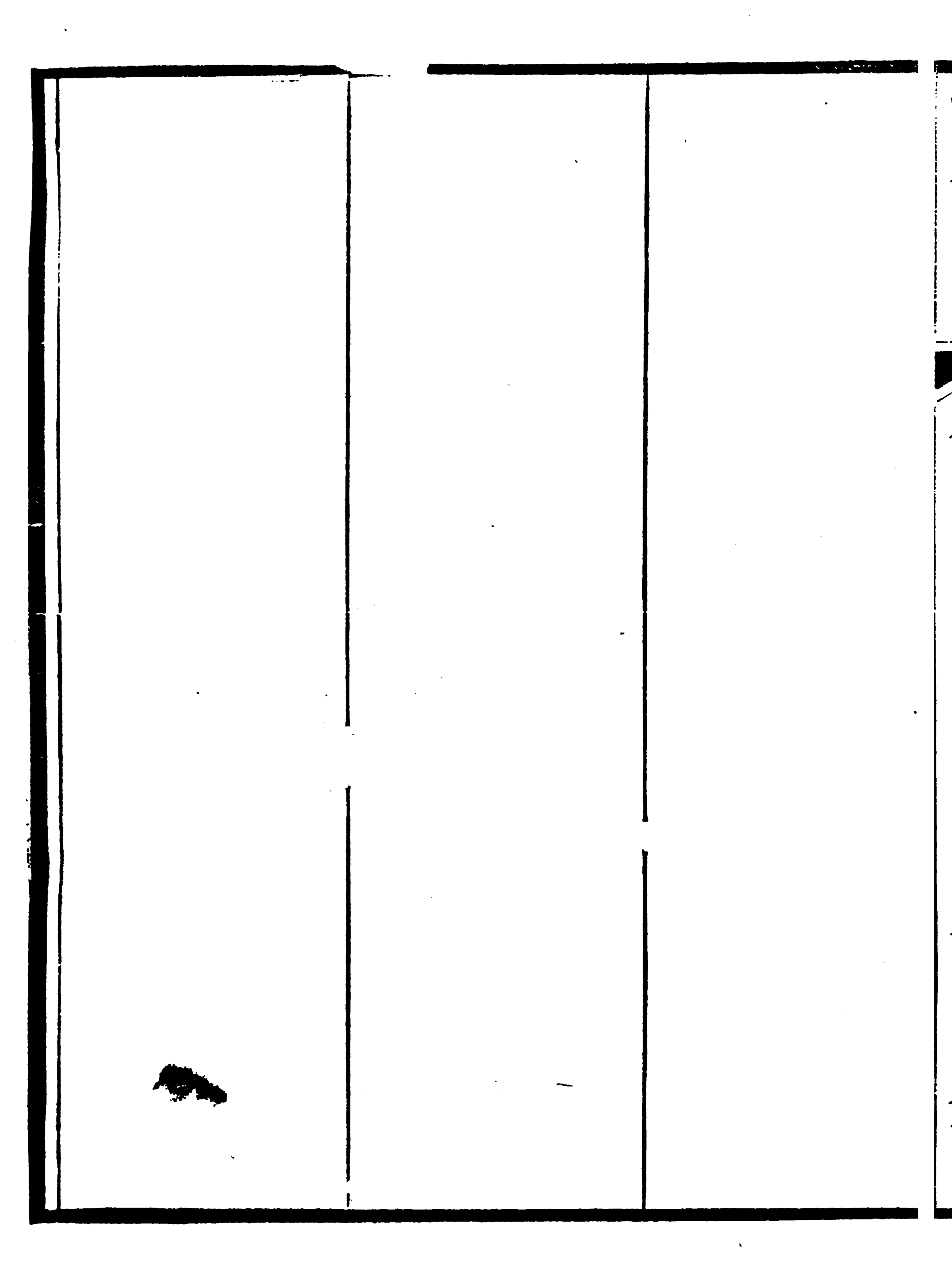
言也不宜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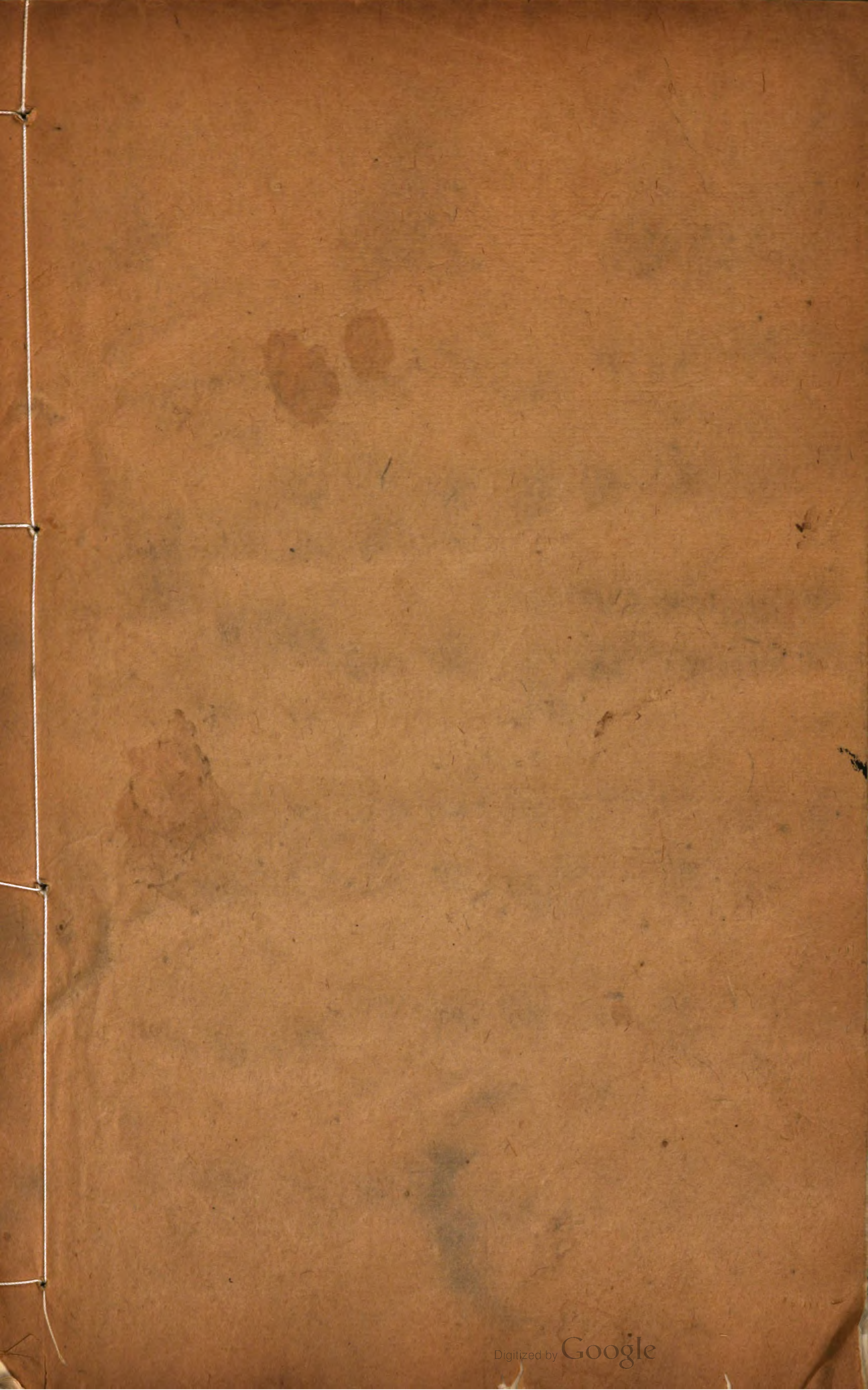
宋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以問王曾曾曰河決奏未至必訛言耳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慤庭曰京師爲輦轂重地豈宜輕有舉動訛言繁興之時唯當揆之以理而鎮之以靜庶可以息羣囂而定民志若在上者先自驚惶萬一奸人乘間竊發變故從此紛出矣王商王曾異代同揆具有大臣卓識

慤庭又曰聞有明萬歷戊午無錫某鄉構臺作戲娛

神有興於臺者優人不及換衣倉皇趨避觀劇者亦雨散口中戲云倭子至矣須臾傳徧且云親見錦衣賊由是城門晝閉城外塡湧踐踏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雖近妖設彼時當事者有能似王公之聲色不動而靜鎭於訛言四起之會何至驚惶失措遺禍平民故附識焉以爲不練事而鮮定識者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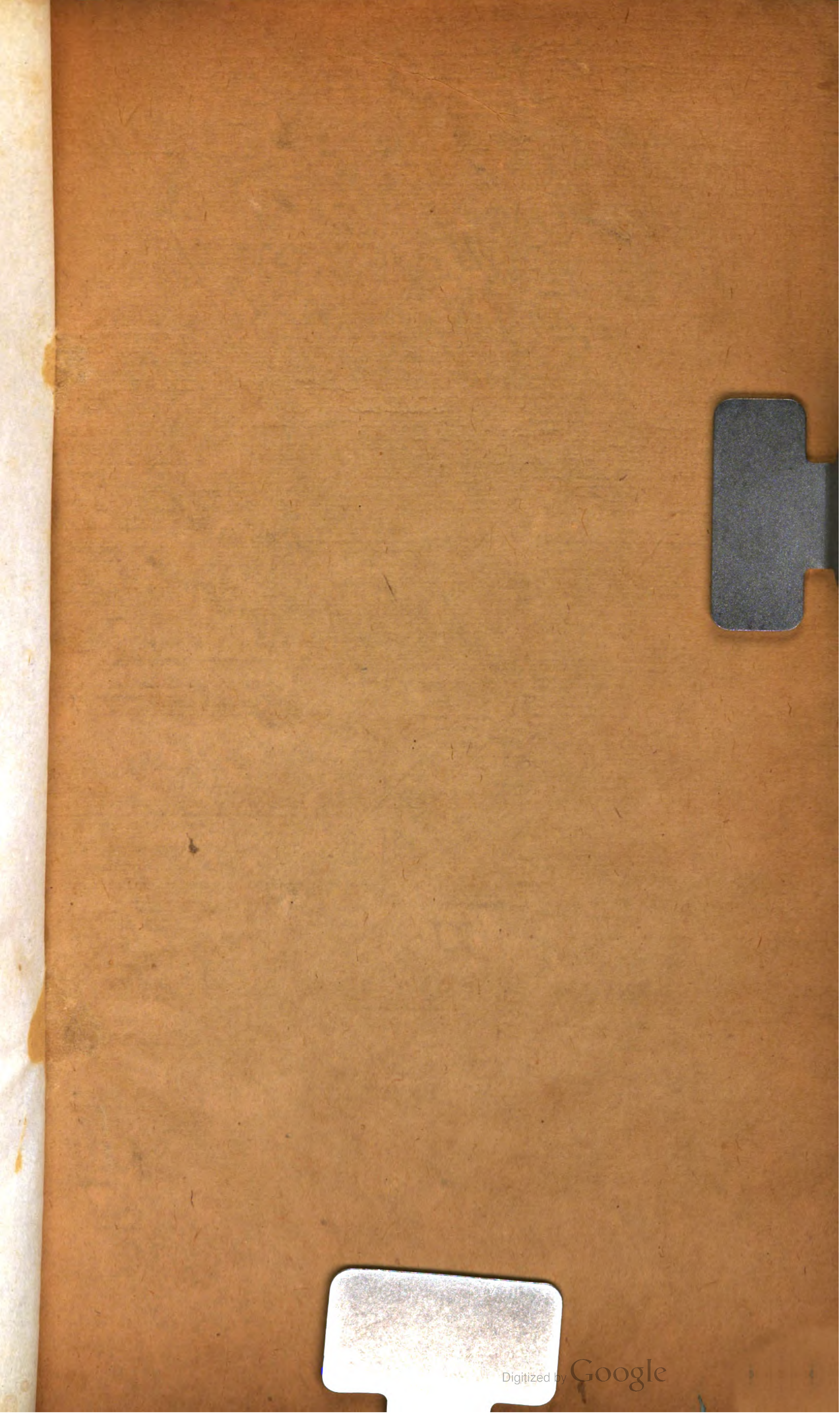




中經纂叢帙

仁方政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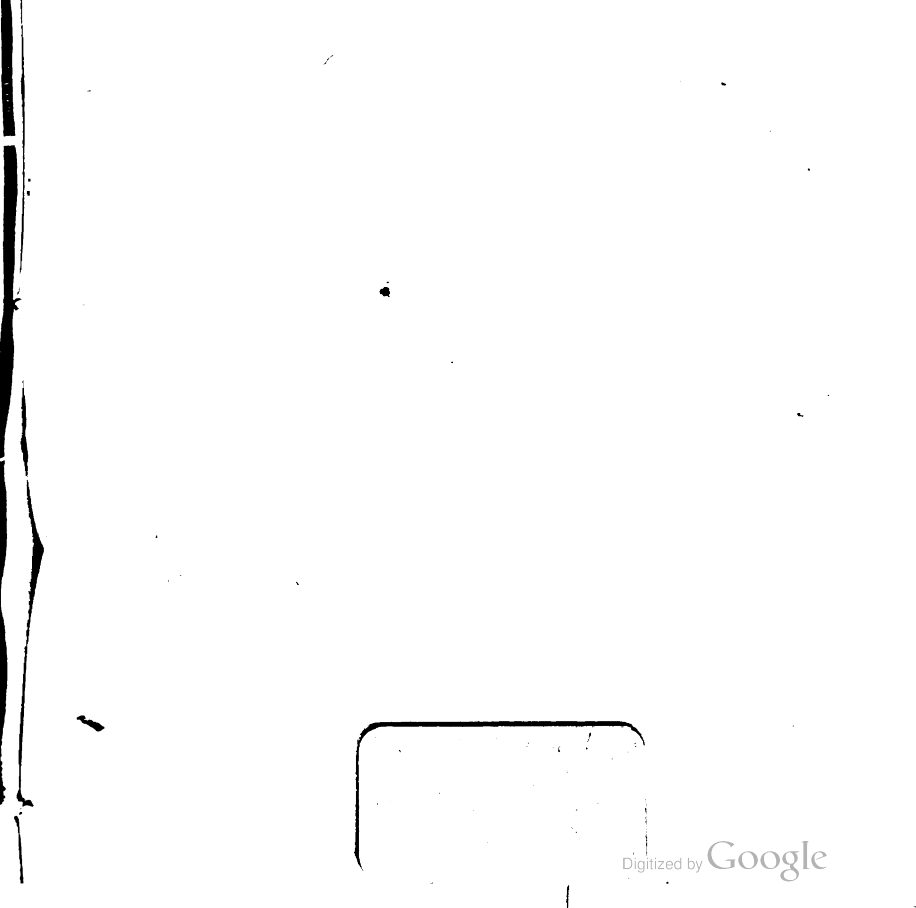
粒民折獄



中經纂襄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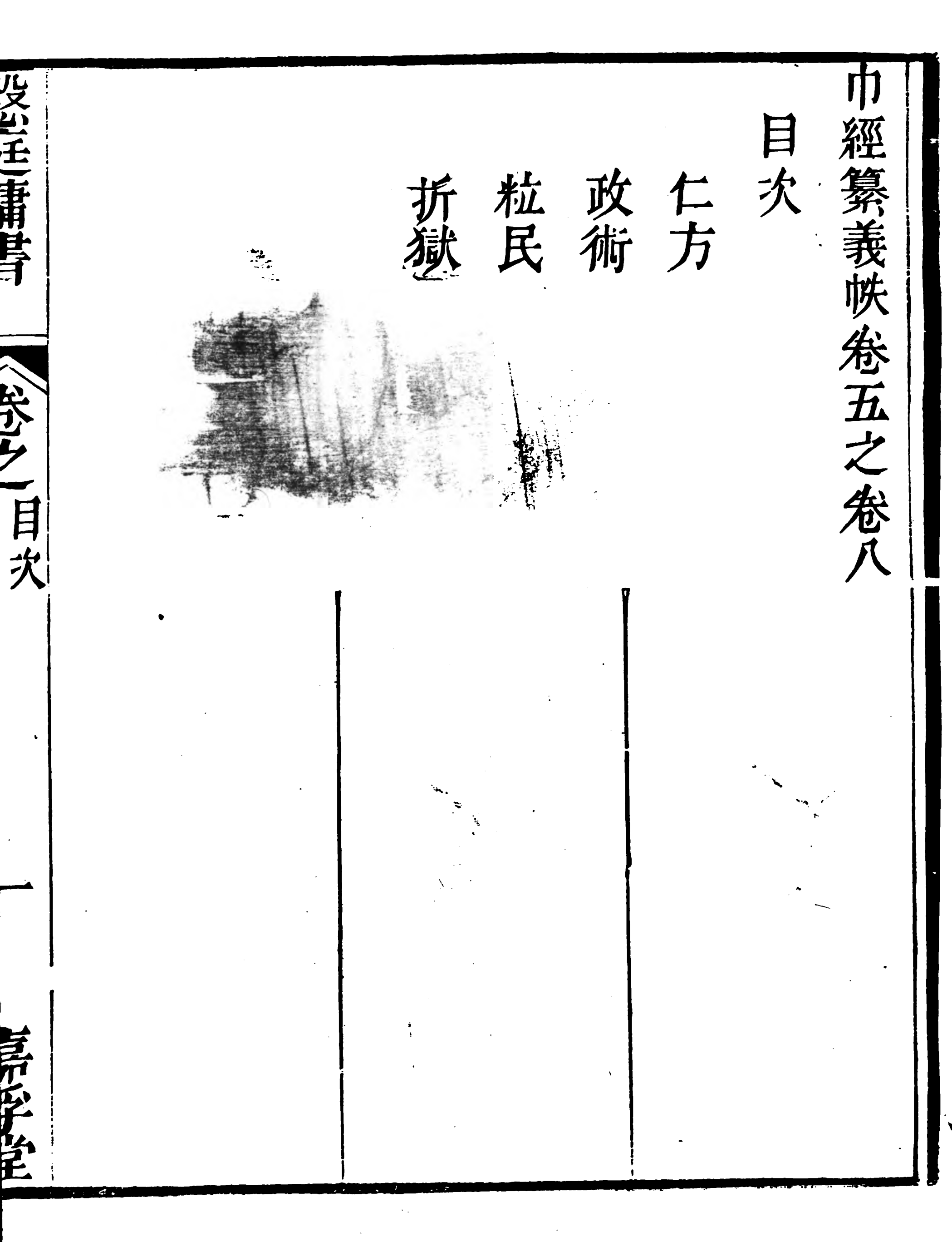
仁方　粒民

政術　折獄



巿經纂義帙卷五之卷八

目次



巾經纂卷之五　義帙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仁方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然四海大矣萬民衆矣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聞之程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可謂仁之方也已

晉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慤庭曰仁民愛物端自近始臧獲雖賤徒以饑寒之

故來投託命耳既用其力自當恤其身世俗不察以其下賤操之如束濕踐之如犬馬獨不思彼亦父母之體其堪恣我暴戾耶此亦人子一語仁者之言藹如也

唐元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候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民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邠何以過此乎

愨庭曰當去國之時猶不忘愛民之計可想見開元初政足以繫屬民心而終獲還京以副民望也夫

愨庭又曰楊國忠不欲留左藏庫積以資盜未爲非計乃明皇則惟重困赤子是慮而甯爲盜守其度量之相越遠矣說者謂卽此可見國忠曾不以民爲念宜其召怨而卒致殺身之禍也洵哉

唐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思布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隷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樂工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思布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

之座果寃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懿庭曰不恤彼之辱以恣吾樂其習而安焉者或正以罪無可原爲說耳公主卽刑人不宜迫至尊一語勘破舍曰不然則憐憫之心當有動於不能已者是罪之固不可狎而原之更不忍狎上聞而罷戲殆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宋熙甯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矣投劾而去何益

愨庭曰無偏可補無弊可救則曷需乎賢者有偏勿補有弊勿救又安貴夫賢者惟是偏而補之弊而救之蒼生之望槩繫在此而苟力之有可盡即爲分之無可辭投劾而歸自爲善矣如斯民何康節先生獨見其大覺言下便有痌瘝在躬氣象

愨庭又曰寬與猛常相須一於寬與一於猛其失則同政所貴寬而有制也而新法之猛猛於朘民是虐耳而甯直猛焉故此所謂寬亦直對虐說非對猛說正惟能一於寬乃可少殺夫虐縱不獲悉反其所爲

亦庶幾姑去其已甚是則仁人君子不得已之苦心凡有民社責者所宜隨事體察毋寶山空回可也

宋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慤庭曰朝廷之賞罰天下之嚮趨係焉以推勘蒙恩必爭以鍛鍊希寵其流極有不忍言者仁宗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宋神宗朝韓絳議復肉刑呂公著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議王珪欲取

開封死囚試以劓刖公曰刖而不死則肉刑復矣議遂寢

懿庭曰死者不可復生劓者不可復屬肉刑之慘使人欲自新而無由古法之不可行於今者此也漢文除肉刑實三代後第一美政韓絳議欲復之不仁甚矣夫三代盛時德教振興民情敦樸故獄訟簡少而犯者寡也至後世人情日澆法網亦日密萬一肉刑竟復恐天下幾無復全人矣賴申國始終力持其議得寢人之陰受其福者不亦多乎

宋李燔爲考亭高弟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纔爲

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

明蓮池大師、沈姓釋名袾宏勸人作善事或辭以無力因指櫈示之曰、假如此櫈攲斜礙路吾爲整之亦一善也

懿庭曰、人不能勇於行善而設爲自解者不曰吾所處之非其據則曰吾欲爲而無其力夫據與力之資於善固矣顧善藉此充所爲者豈離此遂莫可爲歟觀李說而知以非據諉是未中道而廢而曰力不足也觀沈說而知以無力辭是爲長者折枝而曰我不能也

宋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勉以詩曰、從

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頻散作十分春諸宰皆感動

慤庭曰此詩所謂仁者之言藹如昔王梅溪十朋守泉日會飲七邑宰亦出一絕勸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同時邑令率相勉爲循吏兩公之以言導人其爲民之心一也蓋惟心乎愛民者切故其言之入人者深凡居民上者宜銘之座右庶幾以下無負百姓者上無負九重耳

慤庭又曰嘗聞西山先生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要之百姓之有此色正由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而上至公卿皆爲能甘此味者則必皆知職分所在矣百姓安得少飯喫此誠仁人之言也堪與湘亭宴宰詩並爲從政金科因附志焉

宋曹武惠王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使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

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而誓明日城陷李煜旣歸凱旋入見剌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慤庭曰須看其步步遲留無非爲民命起見爲將而不嗜殺人允推曹王第一聞昔南唐攻建州故太傅章仔鈞妻練氏居州城城破其將以舊隸太傅麾下蒙練恩因遣使遺練金帛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當戒士卒勿犯也練還金帛并旗曰將軍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有與衆俱死耳何忍獨生將感其言城中人得以保全

此足與武惠功德相埒而練以女流尤足愧虎頭而冠者

明魯振之鐸爲舉人時遠行遇雪宿旅店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爭得淚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

慤庭曰恩推自近彼亦人子也言下便饒萬物一體意思嘗憶何師舉有詩曰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窮簷共賀黃棉襖誰似天公賜與均蓋當

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閻輒相稱賀爲黃棉襖子出也。氣象倍覺籠罩一切。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句。昔人謂契稷中人語。存心於愛物者。其尚三復焉。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哉。

宋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私刻稅印爲姦利者。十餘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由是風化大行。

愨庭曰。利者人所同欲。專之自上。而作奸犯科者多

矣然後從而羅織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而罔民者乎緩獄減死而民皆改行自新既不嚴刑以朘利亦非廢法以養奸文忠公所為遺愛在民而卒為有宋名臣也

慤庭又曰宋王質通判蘇州州守王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付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鉤致之公愀然曰仁人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遂緩出其獄按此則子野之用心與蔡文忠相似蓋皆有得乎哀矜折獄之意而以仁心為質者宗旦卽從事鉤致旋亦慙服而緩出其

獄猶爲不失其本心者因附誌之

明夏原吉天性寛平悃愊無矯節人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夜閱文書撫案太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吉曰我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愨庭曰歐陽公瀧岡阡表載崇公爲吏時嘗夜燭治文書屢廢而嘆太夫人問之曰此死獄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意與此正同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若二公者其殆庶幾乎

明宣德間永豐賊既平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布政陳智方賑饑乃下令曰苟無實宜自來衆悉詣官自白智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可轉禍爲福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全活甚衆遂釋不治

愨庭曰富爲衆怨所集告與賊通其中定有別情不然富翁類顧惜身家胡蹈不測以通賊者三百餘人之多耶陳公獨見其情而正值賑務旁午之際令其出粟自贖既不開訐訟之門卽藉以活瘡痍之命一

事而兩善備焉可謂一路福星

葉南岩刺蒲時有羣鬨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胸幾裂命且將盡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舁之幕廨委一謹厚廨子及幕官曰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一友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鬬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則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傷者平而訟遂息

瞉庭曰刺史親自搗藥以療受傷之人置傷人者而不詳加審覈當時或有笑葉公爲迂濶者矣然息事甯人多所全活而民不知其爲誰之賜且人情欲訟勝數語體貼人微洵爲千古聽訟者未發之覆苟非子諒性成其用心豈能如此周至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在斯乎

明呂叔簡著刑戒九章一曰五不打謂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五莫輕打謂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童生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曰五不就打謂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

醉勿就打。人隨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曰
五且緩打。謂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
見不眞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謂
已拶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
謂嚴寒酷暑憐不打。佳節良辰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
打。七曰三應打不打。謂尊長該打與卑幼訟不打。百姓
該打與衙役訟不打。工役鋪行爲修理衙門及買辦日
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謂禁重杖打。禁後下打。禁佐貳
非刑打。九曰五禁甚於打。小事用夾棍甚於打。夜間用
刑甚於打。決責不如法甚於打。濫禁淹禁甚於打。重罰

甚於打。

慤庭曰、敎笞不可廢於家。扑責不可弛於國。是刑之不可已也審矣。夫可已而不已。則小人之過於忍。不可已而已。則君子之過於愛。惟君子時存不獲已之心。以曲求得已之路。而遂似有不得不已之情。則呂氏刑戒。其憲章也。

明高皇微行。見一村翁。問其生庚。翁言年月日時皆與高皇同。高皇曰、爾有子乎。曰無。有田產乎。曰無。高皇曰、然則何以自給。曰吾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高皇默念我有京省。渠有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時相合之

符又問爾於蜂歲割蜜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採蜜不難結每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其自啖為卒歲計我以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為出以餬其口而蜂有餘蜜得以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他養蜜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高皇嘆曰民猶蜂也上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以為養民者法

慤庭曰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奪其天而朘民以

自封直忘其本而殘民以自削耳悟養民於養蜂明
高皇好問好察遂能印合到此吾則謂丈人殆寓意
於蜂以託諷焉者故其言條理井然是乃以蜂隱而
豈徒以蜂養者所可同日語哉

愨庭又曰財不自生賴民生之而民所生財止有此
數昔元右丞盧世榮建議立法治財欲財倍常歲而
民不擾秘書監董文用折之以爲牧羊者歲常兩翦
其毛藉日翦而獻之主者誠悅得毛之多矣然羊因
無以蔽寒卽死且盡毛又安可得哉民財亦然董公
此喻可與蜂丈人之言兩相印証夫民之於財視蜂

之於蜜羊之於毛等耳故棓尅之與生聚此說之不兩存者也亦思無財則安有民無民又安有財哉我朝百餘年間普免天下錢糧者再且蠲賑頻施賞賚疊沛藏富於民之政洵為千古所未有矣

明吳興沈萬三家富敵國太祖欲殺之馬后諫曰彼雖富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以疑而殺之遂得免後病劇不肯服藥上强之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服藥不瘳陛下甯不以愛妾之故而殺諸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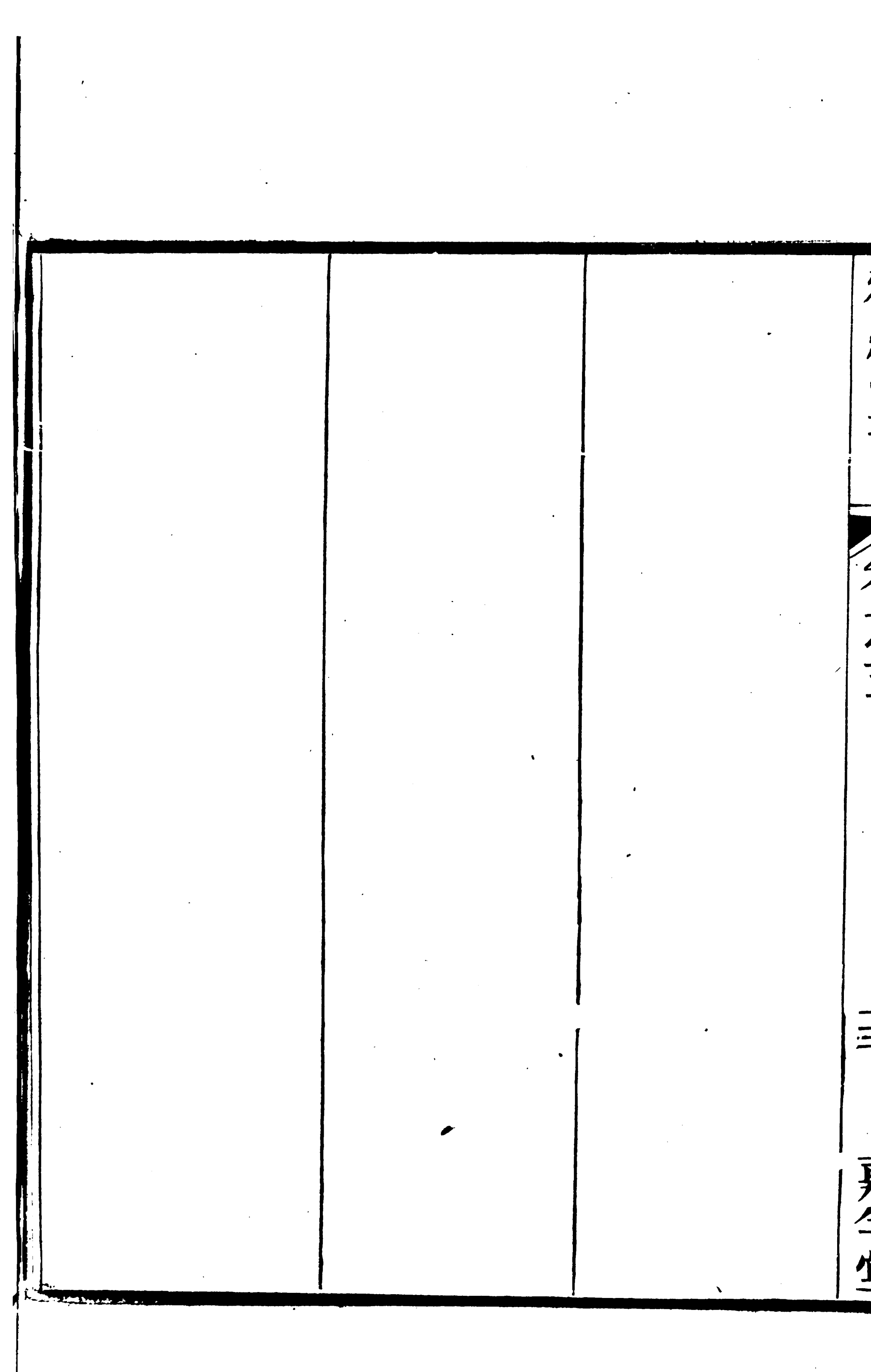
愨庭曰后性慈惠有大識明祖以威武治天下后常濟之以寬仁多所規益當初渡江時嘗謂太祖曰今

豪傑並爭未知天命所歸以妄覬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上深然之嘗以比唐之長孫皇后卽此二事以觀知其仁厚性生乃至彌留之際且慮及身後之妄殺嗚呼雖唐長孫洵何以加玆

明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晩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負錢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憩庭曰一盜耳委曲矜全如是旣徼厚德亦具苦心

非仁心爲質者豈易有此安得以市井目之
懿庭又曰近太倉有胡半癡者素有善行一日夜歸
遇賊入其室乃所識賣菜傭也遽呼家人具酒食與
之對飲詰其何因作此曰無本因出千文與之曰汝
將此善自販易可免饑寒矣其人急求去且留之曰
汝一貧漢今擕錢夜行倘遇邏者見之我錢反累若
矣天明始麾之去其人大感悔卒爲良民胡之子名
桂今已登賢書此與于事相類因並記之且以見報
施之不爽云



中經纂卷之六　義帙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政術

政有術乎曰有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苟無術何有政術者何有心術以端其本有學術以拓其用夫然後因時因地因人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庶有濟乎不然祖宗之法胥吏能言烏在其爲南面臨之者哉因摭曩軌凡有關治要者著於篇

晉趙簡子使董安于爲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告以曰

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慤庭曰政術本於心術爲治者以忠信爲主固矣雖然見有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則非敢不能忠於主根莠不除嘉禾不植則非敢不能信於令

慤庭又曰曩嘗聞之蒞官之法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怕之反乃爲敢故吾謂蹇老之曰敢者爲不善人說亦正不止專爲不善人說盤錯之會幾務紛乘非副以果敢之才力則事來不克盡其心而忠

於何見事變不能貞其志而信於何徵然則敢之繫

於何見事變不能貞其志而信於何徵然則敢之繫於政大矣竊意蹇老所云必合之事多莫怕一言而後其義始備

愨庭又曰從來論政者主於有爲則曰敢主於有守則又必曰忍呂東萊謂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或疑忍與其退敢與其進似乎說之不並存矣抑知非忍無以蓄其敢之氣而其失也爲喜事非敢無以厲其忍之氣而其失也爲畏事書不云乎必有忍事乃有濟濟則人止見其敢而不復見其忍耳要之兩者實交相成而不容偏廢故王沂公嘗

言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審是則離敢以言忍將不免啟退縮委靡之漸而離忍以言敢不又終貽鹵莽滅裂之譏哉吾故爲論政者引而伸之獨類而長之以庶幾於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之治焉

宋歐陽文忠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或問其術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公又嘗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

慤庭曰噢咻之仁惠葢甚小而適足長姦宄之風清淨之治事乃漸廢而且以開刑名之始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龜山楊氏嘗謂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刑而無赦夫有犯無赦此正所謂寬而非縱簡而非略而民鮮受其弊矣易避難犯此卽所謂不爲苛急不爲繁碎而民胥樂其便矣歐公以見諸政者冣諸吏其術固有操之至約而使民宜之者焉凡有斯民之責者盍亦於公取法乎

慤庭又曰國家之設吏盖爲民也民所不便何以吏爲嘗聞宋均有曰吏能宏厚雖貪汙放縱猶無大害惟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剝毒加百姓言似涉偏而饒有深味宜三復焉

宋趙德莊問政於晦菴朱先生而以寬猛並尚爲疑先生曰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猛

慈庭曰側聞善用嚴者當嚴於左右吏胥而不當嚴於窮困之赤子善用寬者當寬於百姓不當寬於奸豪猾黠之徒此正朱子尚寬尚猛之謂也世顧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百姓者是誠何心哉

慈庭又曰寬猛宜分亦正有不容分者舍寬言猛將不免已甚之爲舍猛言寬又不免養奸之失善夫豫

章羅氏之言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此正朱子寬猛交濟之旨矣要之猛而用之當則猛亦寬也故不直曰猛而曰嚴斯乃所謂威而不猛者乎寬而用之不當雖寬猶猛也故不直曰寬而曰恕斯乃所謂寬而有制者乎雖然法非徒立也徵恕則有所不行是分立與行言之嚴也恕也未容舉此而廢彼也合立與行言之則恕一而已固宜化猛之迹并不居寬之名夫子故云相濟而政是以和也昔張南軒嘗云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

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此心術也即政術也

宋劉器之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請問所以爲政之目曰勤謹和緩一人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

慤庭曰需爲事賊若之何以緩訓也此所謂緩蓋專爲欲速者言能無欲速庶治不流於苟且而民亦汔可小康故昔趙豫遇訟非急事每諭以明日來時因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蓋訟者卒一時之忿經宿

氣平或爲和解因而息者多矣則緩字之訣不但自不錯並可救人之錯又聞陸子靜知荆門軍嘗與僚屬夜坐有老者訴其子爲羣卒所殺語甚急陸判翌日至僚屬怪之陸曰子安知不在凌晨究問其子故無恙也夫象山之學以提得爲宗而蒞政治事乃復如許細心然則世有鹵莽從事動多舛錯者更何所藉口哉

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第無妨公不必究問呂蒙正對曰水至淸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受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愼勿擾耳

嶽庭曰盡塞鼠穴欲專利也窮及獄市望絕弊也抑思興一利必有一弊亦且除一弊必又滋一弊宋以寛政開基故其君臣相與儆誡如此昔聞明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和尙墨痕猶新傍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寛些子又何妨帝索其人不得時政尙嚴猛故以此諷可與蜂丈人語參觀

蜂丈人事

載仁方

宋陳晉公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公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恕爲稱首

愨庭曰言利之徒取之惟恐不盡是藉度支之名而下行商賈之事也正晉公之所斥者耳公久掌利權精於吏事觀其獨取中策歸於公私皆濟異乎朘民以壅殖者矣考公嘗被命具中外錢穀總數屢促之

卒不以進。眞宗命執政詰之。公曰。上方富於春秋。若知國用充足。恐生侈心。觀公此言。可謂識政體矣。丁謂權知三司。進會計錄以邀大用。賢不肖之相去。豈可同日語哉。

休甯程從元卓守嘉興時。或僞爲倅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覺。視爲奇貨。謂無眞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諭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

慤庭曰安民而不急於利乃是古大儒學問鄉批一

懿庭曰、安民而不急於利乃是古大儒學問卽此一語民已陰受其福而呈契換印一郡晏然誠能以實心行實政者可謂賢刺史矣

宋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靑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靑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仕途當以爲法

懿庭曰、新法之行固屬荆公之偏僻亦因當時諸君子爭論過峻激而成之也觀侁之置對者何等婉轉而民情之從違已隱見乎其中所謂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歟

慤庭又曰使天下盡如鮮于侁荊公當日亦必責成地方有司有令民不得不請者矣拗相公豈以民不願請而遂寢厥事者乎然細思侁於此時更有何法惟此等作用猶或冀其自悟耳卽不能冀其必悟而稍緩時日亦未始非軫恤部民之美意也

明王陽明先生爲政務以元默化民其知廬陵時縣庭宴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捕但書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已其不擾類如此

慤庭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所容私焉

而天下治矣。此莊子應帝王中語也。王公聰明蓋世。故宜見地到此。彼本領不濟者。反多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驅小民而奔走之。日取前規而更張之。殊不知上日勞。下日困矣。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父母斯民。尚其三復之。

明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胥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慤庭曰。廉而不明。無以止貪風。勤而不愼。亦無以絕弊竇。觀此數語。固爲政之善經。亦馭吏之良法。

慤庭又曰爲政無術弊在權歸胥吏詞不發房杖不妄行四不輕繫充此以往亦何事不可稍爲變通以清弊源乎

唐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旣而吐蕃果入寇敗去德宗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將解體矣且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傳四方將召巫風聞杜郵有舊祠請勅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上從之

慤庭曰上不違命下不惑衆事不得已只合如此周

旋

宋崇甯初、分置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疏冗選宗子之賢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爲難趙令鄰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鄰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頗有賴焉

愨庭曰法者天下之公器繩之以大公則宗子自知畏懼合長幼而罔不率俾矣以治天下亦猶是也何頑梗之爲患

唐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

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

慤庭曰傳曰內舉不避親魯論亦曰舉爾所知況宰相職總百揆佐天子以馭天下進擬庶官而可自避嫌疑以閡賢路乎祐甫之汲引公心德宗之信任不疑兩得之矣

慤庭又曰呂氏春秋稱賢主之所以論士者有八觀六驗通觀其所禮貴觀其所進富觀其所養聽觀其

所行止觀其所好習觀其所言窮觀其所不受賤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懼之以驗其持怒之以驗其節哀之以驗其神苦之以驗其志凡此正欲以悉其才行故爲術若是周且備也夫未悉者必求其悉而旣悉者反生疑畏則以人事君之謂何旨哉唐文宗嘗云宰相用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祐甫其深契此意者歟雖然此特謂親故之無足爲嫌而非謂親故之竟槪可舉也彼有藉口於避嫌之不爲公而毫無忌憚適以恣行其私者是直祐甫之罪人矣

宋張忠定公詠爲治不以耳目專委於人而探訪民間事悉得其實李畋問其旨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慤庭曰探訪輿情亦爲政之一術然專以耳目寄之他人或所委非人或奸徒煽惑棼亂是非者多矣忠定各詢於其黨而民間事悉得其實此卽論語以鄉人定好惡之法而君子小人之類要非有知人之明者不能辨則其權仍在我之見地也彼任耳目以矜明察者固非卽專任聰明以矜獨斷者又豈有當乎

宋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懋庭曰爲政者使人不忍欺上也其次則明足以燭奸而使之不敢欺顧欺所由來有廹於不得已亦有蹈於不自主者非原之隱曲之中辨之形迹之外而槩曰欺也則鮮有獲免者矣君子於此不恃渾厚而恃精明要之君子精明處正君子渾厚處唯渾厚故有所不忍不恕不察唯精明夫乃知恕所當恕察所當察是精明適所以全渾厚彼惟欲使人之不我欺而有犯必懲不復暇致詳者其於精明渾厚不將兩

失之哉。故吾嘗謂人患不厚。尤患不明。明而能厚。益見其明。厚而未明。並傷其厚。御下者宜留意焉。

唐侯君集等平高昌。適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會二君不逮乎。乃止。

愨庭曰。徵引盜馬絕纓二事。則萬均之帷薄不修。諒難解免。然功罪原可相掩。且於國體攸關。何如隱惡揚善之爲得也。徵在政府。多所匡弼。此可類推。

懿庭又曰按唐書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愧之曰彼有人心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此亦與處置高昌事同意夫彼其帷薄不修而簠簋不飭原皆有可誅之罪而一則新立戰功捨其過以持其體一則望隆勳舊抉其隱而愧其心蓋亦八議中所固當有也

宋范文正公仲淹爲叅政每取班簿視監司不才者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文忠公弼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慤庭曰安民必先察吏此政本所由清也顧昔賢又嘗有以若輩去若輩來徒煩迎送而不輕於更易者似與范公意旨相背馳然文正所謂不才者殆指監司之罔恤民瘼者言試玩一路哭之語可見益古竆奇渾敦之輩左傳亦止以不才子稱是正不容於明盛之世者也若尋常供職之人則棄其所短錄其所長或加之訓飭以成其材或需之歲月以責其效夫人才旣不甚高下而器使亦無容求備范公素稱長厚豈有輕於棄置而徒滋新故迎送之煩哉且監司職司廉察爲吏民所表率而乃頽惰闒冗甚至植苞

苴以自營其私此而不黜則尤而效之者且傴當路矣其何以澄吏治而除民慝此公較量於一路一家之間毅然舉筆而不恤者也然則兩賢所云雖相反而實相濟有察吏之責者惟權衡於二者之中而不失之縱亦不失之苛其庶幾乎

漢薛宣爲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愨庭曰傳有之曰侵官冒也國家置守所以表率屬縣之長吏而稽察其治行若事事而侵其權將安所

事令乎薛宣於是乎得政體矣

慤庭又曰吏民有罪縣長吏之責也使自行罰不自發舉陽以全其名實陰以專其責俾縣令平日不敢不留心訪察力爲化導也其表率屬吏之微權乎

宋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娼婦皆散走

慤庭曰不驅之驅眞得個中三昧

黃震通判廣德其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邀福於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卽令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愍庭曰自巫風甚而無識愚民樂爲怪異雖賢長吏未易家喻而戶曉也要其故不過邀福懼禍二事深中於其心耳至於身在行伍間亦爲此而不顧狂瞽之風尚可問乎杖而逐之所謂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聞風者自翻然悔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中大有妙用

後漢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覆蔽之失火者日屬范放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而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愨庭曰小民衣食之原上不得而禁也慮失火而禁夜作此與防噎廢食何異叔度亦無奇術不過因民之利以阜其財儲火之備以禦其患而已而來暮之歌至今猶傳頌人口爲政者盍審諸

漢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刼賊殺財主將往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收育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

大宜先拨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慈庭曰不先治刼賊而先棄子者殺人者死盜已殺人業當抵罪卽收捕少遲要不虞其漏網若在草不育頃刻間係一命之死生緩卽無及而又不可以殺人之罪罪之則其禍更慘於刼殺矣葢殺嬰一事傷天地之和賊父子之性其爲害於人心風俗者實非淺鮮而小民無知往往習爲常事爲民父母者忍坐視而不一救乎仲弓處此與邴吉不問鬬毆而問牛喘事相類可謂識政本矣

宋晏元獻罷相守洛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爲僕

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攜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慤庭曰舉子攜帶貨物誠爲不自愛惜倍輸其稅已足示罰奴僕告主有關風化非加重懲無以著儆君子謂元獻知所輕重矣

宋羅點守平江有主訟其逐僕欠錢者審問得實而僕狡黠欲汚其主自陳嘗與主之侍妾通點知其誣乃判云奴既負主錢又私其婢事雖無証卽其自供合從姦斷責還所負外徒配施行所有女使俟主人有詞日另究聞者快之

懿庭曰事涉暧昧司讞者不可窮詰蓋恐中有誣揑或徒喪其名節甚且陷其性命也家奴誣指尤可痛恨從重擬斷而置所指者於不問深得爲政之體

懿庭又曰張忠定公詠少好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爲妻乃止恣橫不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卽陽假此僕爲御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與羅公之斷斯獄同爲快事忠定雖任氣專殺而出奇鋤逆足懲悍僕跋扈之風并錄之

南史齊高帝時王敬則爲吳興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

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淸

慤庭曰一郡之中至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詰之不可勝詰也株連逮繫則波累者多矣治一偷而境內以淸袪除奸慝之術可云善哉

慤庭又曰令舉舊偷以自代或誣指良民妄希免脫柰何抑或利衆偷之所有藉此養奸不爲舉首又柰何曰敬則之爲此者必更有道以制之俾不致誣指而養奸也審矣

宋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

業專以脅取舟人錢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明道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卽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

愨庭曰捕一人而使引其類與王敬則之治吳興無異而能洗滌舊惡抑復與之爲業化莠民爲良善而莫知爲之者具見大儒作用

愨庭又曰妙用全在卽使挽舟爲業且令稽察惡類則不逞之徒皆有責任萬一復有乘間竊發之事罪有攸歸無可躱閃處矣不然而徒以恩結之焉保其

故智之不復萌耶此等處正非煦煦者所知

明永樂時萬觀知嚴州七里瀧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繇是無復有警

慤庭曰編船戶為保甲俾之晝地自守此弭盜之良法也後之為民牧者陂塘藪澤所在俱宜倣而行之

唐崔安潛節度四川出庫錢於市置牓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不服曰與我同盜贓皆平分柰何捕我潛曰汝知我有牓何不捕彼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

者。錢寘盜於法。諸盜與其侶相疑逃散境內盜絕。

宋李公擇治齊州。齊素多盜痛治之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問其故曰此繇富家爲之藪。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止擒一人以首則免也。公擇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始清。

慤庭曰。以盜治盜。自是一法。妙在懸牓賞捕使其夥類自相猜疑。則不驅而自散矣。至公擇嚴治藏盜之家。尤爲拔本除根之策。葢盜有窩藏。雖嚴刑峻網不能禁絕也。保甲之法。亦正爲此。

慤庭又曰、編查保甲之法所以清戶口而便稽查也戶口既清則奸宄無所容其身而一切賑卹平糶借給籽種以及舉報老民老婦諸善政俱可按籍查對不致臨期草率其效正不徒弭盜已也無如行之至今往往視爲具文塡寫門單止憑舊册身任地方者旣不肯挨戶稽查親自散給以致鄉保領發門單先索盤纏使費而吏胥勒索紙筆飯食等項亦復多其名目又其甚者門印亦索規例矣是民未受保甲之益而先受保甲之害及至有事所存册籍與現在戶口並不相符奸宄無從覺察而賑賚等項又豈能無

缺濫乎故編查保甲必須親歷鄉城挨戸查明塡注細册即令書吏照塡門單按圖簽發并諭軍民人等毋爲胥吏鄉保愚弄任其需索如此實力奉行自有成效庶乎可以復古矣惟是澈底清查事屬煩瑣印官設遇繁劇不能獨任舊例在城官員俱令分辦設官少者戸口必少戸口多者設官亦多查辦既畢各就分查都圖戸口造具文册申移印官備案據報上司而印官遇公出時就所到地方相近之處未經親查者順便抽查毋任虛揑查辦既淸自然按籍可數現在所定章程亦復如是而實力奉行與虛應故事

則必有分矣長民者盍亦加之意乎

劉宋時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世稱諸傅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時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山陰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懿庭曰儉以養廉酒能移性日食升米而不飲酒卽諸葛武侯澹泊明志遺意於以飭簠簋而戒荒腆用保乂民爲令治譜雖不盡於此要莫先於此世有長民之責者尚取鑑焉

漢卜式爲郎爲武帝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遇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勿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

慤庭曰莊子雜篇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知大隗之所存因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治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卜式所言深得此旨至高歡初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歡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榮遂屏左右而訪時事此又是英

雄御制之術未可與卜式比而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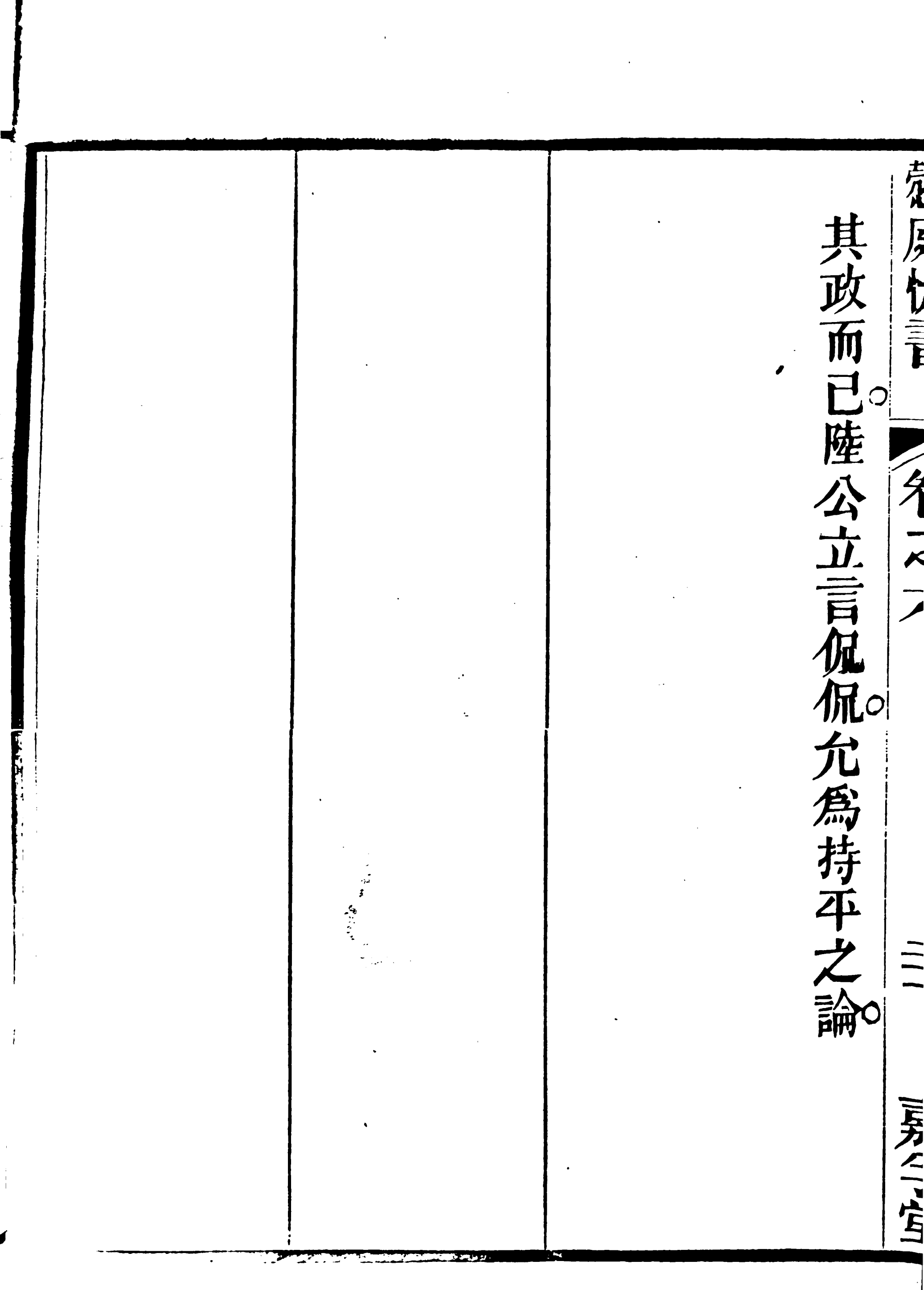
宋李相沆眞宗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也憸壬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

懿庭曰漢詔有云悃愊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盖國家舊章具在率由不愆自可養天下於和平之福少年喜事議論風生名爲便民實則厲民皆希進憸

人也厥後王荆公爲政好爲紛更而朋黨之禍相延而起李沆之言歷數傳而驗若符劵浮薄之流貽害人國若此揔政本者其亦知所宜先哉

明平湖陸太宰光祖初爲濬令有富民枉坐重辟相沿數年官以其富恐涉嫌疑不敢爲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上臺或曰此人素以富名柰何驟出之陸曰但當問其事之枉不枉不必問其家之富不富果不枉夷齊恐無生理如枉陶朱亦無死法

懿庭曰法者天下之公器也狥人之私而故出之避己之嫌而故入之皆骫法耳其失政均也君子亦平



其政而已。陸公立言侃侃。允爲持平之論。

巾經纂卷之七 義帙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粒民

天生五材人利賴焉土爰稼穡而金鏃木穫火熯水汪歲或不登則粒食之道幾窮區畫而挹注之長民者之責矣夫民爲邦本食爲民天酌盈劑虛良法具在可勿亟講歟

唐劉晏謂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則蠲救之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荒歉有端則計官取贏先令蠲某物貸

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晏則以爲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蓋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況賑給多僥倖吏羣爲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災沴之鄉所乏糧爾他產尙在賤以出之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易蔬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遞遠自免阻饑

蕘庭曰天災流行何時蔑有則粒我蒸民不能不望於爲其上者矣顧損上以益下上之所損者已多下

之待澤者無盡豈能盡民而食之哉養民者恤民之艱因地之利以濟天之窮蓋地不愛寶菽粟之餘豈無他植而民力普存鄰近之地詎並凶年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農賈可通市價可平不待奏報而民困已紓矣晏之多賤出以濟民誠爲補救之良法也、

明嘉靖中廣東僉事林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五急曰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

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懿庭曰救荒之策林希元言之備矣而其要莫先於審戶其病莫甚於拘文蓋非覈審其戶則民之冒支漏澤者必多而重繩以文則官之畏忌需遲者不少故惟戶口既清斯侵盜濫遺之弊自絕更爲稍寬文法則緩急權宜操之自我而荒政舉矣雖然任非其人則戶口不可得清而舞文轉易緣爲奸也是在爲大吏者慎選乃僚以分董其事而少假以便宜爲長吏者按戶閱實無苛無濫擇士民中之素行敦篤家

道殷實者令其就近給發而絕不假手胥吏庶有豸乎。

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糴三輔宏農諸郡穀以供京師。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民甚便之

慤庭曰、常平之法治於李悝以為穀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甚勸視歲上中下熟上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價平則止小飢則發下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上熟之所斂而糶之雖有凶年糴不貴而

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强耿壽昌亦師其法而行之耳而民食於以充裕斯誠救荒之善策顧委之不得其人且將叢奸而滋弊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工部尙書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卽委社司簡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者卽以此穀賑給

慤庭曰義倉之法爲救荒之善政然委任社長而舞弊或不減吏胥則遴委宜愼當社立倉而道里或相

隔遼遠則稽察宜勤以至勸民出粟多寡貴從其願市陳易新出入必當其時故社倉雖以民主之而凡所以籌畫而經理之者皆長吏責也自唐以來此法至今不廢而奉行之善者莫如朱子編甲之法後人誠倣其意而行之庶無弊耳

宋乾道四年朱公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歉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食詔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民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秋時缺本即無以賑之莫如兼制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封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便也

愨庭曰社倉即古之義倉也而捐輸出納之法悉主於官則非復義倉之初制矣今宮保桐城方公總制畿輔倣朱子之意行義倉法籌畫分晰立制周詳計地之遠近量建倉座直隸凡村集三萬九千六百八

十有七。為倉凡一千有五。擇烟戶稠密。形勢高阜之處。俾四鄉道里相均。捐輸旣便而周賑易通。每倉選鄉耆之誠謹殷實者一人為倉正。穀多處所添設倉副以助之。其勸捐之法。每年於秋成後。州縣設立印簿。令紳衿耆老數人。轉相勸諭。聽捐戶自登姓名穀數。無抑勒。無假手。出借時量鄉之寬狹與穀之多寡。以按戶支給。一聽倉正副主之。州縣官惟核實轉報而已。至取息。計年之上下。大約歲收八分以上加一息。米六七分以下免息。五分以下緩至次年。分別加免。或遇祲歲。則卽於倉所設粥廠。極貧民賑粥。次貧

民賑粟。一鄉之貯。足以救一鄉之飢。使民知雖在官。而猶積於家。既無胥役之侵擾。亦無往來道路之苦。誠美制也。至其樂於輸納者。獎勵有差。而頑戶抗逋者倍罰。正副揑銷侵蝕者。倍罰。諸所經理。井井有方。繪圖精晰。勒成義倉圖說一書。俾按冊而稽。瞭如指掌。行之才十數年。積穀已及四十萬石。庶幾事歸實濟。一復古義倉之舊。雖有偏災不時。而我畿甸之民。可免流亡之患矣。予承乏茲土。嘗與籌其事。故畧書其梗概如此。令後之人有所採擇焉。

慤庭又曰。考亭社倉之設。誠為良法美意。合諸陸象

山平糴一法可以歷久遵行。然有治人而無治法。倘行之非其人。容有强民之從而自為封殖者矣

周顯德中。淮南大饑。上命以米貸。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必其償也。

慤庭曰。民飢而貸以米。已為補救一時之計。若凶荒有備。固不藉假貸小惠耳。或且以貧不能償為慮。此後世俗吏之見。豈足與籌國計哉。夫元后作民父母。自是休戚相關。樂歲則小民竭蹷輸輓以急上供。是子之養其父母。歲或不登。而發倉出粟以賑救之。是

即父母之食其子也君民實屬一體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一語大哉王言可謂民之父母矣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騰貴諸州競平其價公獨榜通衢有米者許增價糶之于是商賈輻湊價因頓減

慤庭曰物價貴賤謂之行情明非法與勢所能强之使一也設彼方居奇而我特厲其禁則商賈裹足米愈少價愈昂矣要知足民之計首在通商商販雲集價不期其減而自減則粟自有餘而歲不能災不必其自我平之也趙清獻故昂其價以招商賈之來其

智慮奚啻加人一等耶

宋文潞公在成都米價湧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牓通衢米價頓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氣燄而價終莫平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懿庭曰此與趙清獻事略同趙增價潞公減價而一時市價皆爲之平蓋商米宜增增則米之來其地者多官米宜減減則市之射其利者奪而其價皆可不抑而自平矣兩公所値之時地不同而所以爲民籌其食者則一後世有司牧之責者倘遇荒歉而境內

少米則淸獻之法可行或廩有餘粟則潞公之策可舉亦因時因地以補救之可耳若第區區限升斗抑市價以冀民食之無缺也豈不謬哉

宋曾子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野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又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民自實穀數總得十五萬石即令所在富民出粟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遂平

懿庭曰移民就粟不特有轉徙之勞而饑民所聚穢氣鬱蒸恆有疵癘之患固天災之流行亦人事之未

盡也。卽令所在富民出粟。視常平價增以予之。而貧民得就近受粟。既無奔走之煩。而亦不患疫癘。此平糶救荒之善策也。後世勸民平糶之法。亦似此。而故抑其價。則富者不甚踴躍。而市價亦卒不能平。於荒政曾何裨焉。

范忠宣公在襄城時。久旱不雨。公度來歲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候缺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愨庭曰文正籌之於旣荒之後而米價得平忠宣籌之於未荒之前而民食無缺是皆救荒之良策牧民者所貴隨時盡心也

宋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遊晏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民使工役傭力之人皆得仰

食於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愨庭曰損有餘補不足爲政之善經也而富室恆樂自據其有餘而不恤人之不足道在因其情而順導之杭俗好遊而縱民競渡杭俗佞佛而大興土木則富室已爲貧民之母矣寓裒多益寡之意於隨俗逐波之中此文正善於補救處不識時務之監司何足以語此

宋慶歷中河北京東西患水大饑人相食知青州富弼擇部內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

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廩之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瘞之謂之叢冢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或聚民城郭積爲疾疫相枕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死名爲救而實殺之公所行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

懿庭曰勸民出粟自漢以來已有是法後世亦間有行之者然或處置失宜委非其人侵尅分肥徒滿奸胥之慾壑而惠不下究無救於垂死之民而富民已

告痒耳觀富公處此井井有法生有以養死有以瘞歸有以資調劑適宜而所活至五十餘萬之多孰云救荒無奇策耶

愨庭又曰此以民粟賑民之法也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州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

東南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云是又以納鍰爲救荒之備蓋彷韓魏公廣惠倉之意而變通其法留心民瘼者固未可徒拘前人納鍰之議而即河漢其言唯是一省之中獄訟之繁簡不齊牧令之賢不肖雜出若每年拘定穀數而不能足額則不肖有司必至藉口臺使風旨枉罪屈罰或以贏餘見才或以苛斂營私恐貧民未獲涓埃之惠而富民先告杼軸之空矣且必至徒流以下概與納鍰不暇更爲原議則豪强俱得漏網甚者反有恃而橫行此所以自漢以來皆以此爲納鍰病者也唯

在地方大吏正己督率悉心體察務宜酌量情罪凡其可准納贖者勿拘數目勿定年限要在有無變通上下共白庶可歷久行之而無病耳

宋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我豈以是爲私惠哉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慤庭曰爲糜食餓小惠未徧也然身先率屬而所活至數萬人則其惠甚大異乎後世之僅僅以勸捐塞責者矣觀公爲河東轉運時奏除石炭稅減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可謂識政本矣豈徒以噢咻爲仁

如孟子所譏惠而不知為政者哉

元大德中行紅帖糧初賑糶糧多為豪右嗜利之徒用計巧取不能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乏之戶之數置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氏口數逐月對帖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常減其一與賑並行

慤庭曰此與宋廣惠倉之意畧同皆所以振貧窮者亦善政也蓋天下唯鰥寡孤獨為無告之民籍其戶口之數以賑給之使得仰食於官而吏不得因緣為奸矣後世之留養局養濟院可彷其意而行之

明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籍山東河北流民犇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以賑之所全活數十萬人初流民奏至上於稷橋上讀之大驚曰饑死吾百姓矣其奈何已得發廩奏乃大喜曰好都御史

愬庭曰民飢而就食嗷嗷待哺之勢刻不容緩必待奏報而後賑之民之死於溝壑也久矣不則攘臂奮呼相聚而為盜耳明季流賊之禍皆徇牽文義期會簿書者有以釀成之也若王竑者可以寄百里之命矣

宗元竊聞之昔呂東萊論荒政謂禹湯水旱民無菜

色。其制已不可考。如李悝之平糶。豐年收之。凶年出之。亦其次矣。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餓莩之養養之。賑散糜粥。策又其下者。大抵荒政。如漢載粟入關中。販粟者免稅。以及勸民出粟。散在鄉里。皆古法之可行者。他如富鄭公在青州。散處流民於城外。就近給廪。即用寄居遊士。分掌其事。不任胥吏。趙清獻公在會稽。令有米者。增價糶之。而米商輻輳。價爲頓平。此二條亦可行之法。又如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民承佃。爲廣惠倉。以給鰥寡孤獨。皆惠政也。迨至荆公用事。變爲青苗錢。古法盡廢。而民不聊

生矣其言甚詳迺予嘗論之古無荒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卽三代之荒政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其家自爲計不必有散財發粟之費而蓄積足恃此政之救於未荒者也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立法可謂詳盡而又有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待艱阨廩人周稽民食若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蓋所以積貯而勤恤之若此未荒既有以備之而既荒則又籌畫周救不遺餘力故其時有荒歲無荒民也後世生齒漸繁民食或缺古法既不能行於今則如李悝之常平長孫平之義倉法皆可行於今日顧常

平義社諸倉亦皆籌之於未荒之前者也間歲或不登而不足以資賑給則臨時策救之善者如富鄭公之勸民出粟文潞公之減價趙淸獻之增價諸策皆一時之良法要在得其人以任之耳蓋苟得其人則雖荊公之靑苗本意亦在利民不得其人則常平義社亦足以養奸而滋弊也至若韓魏公之廣惠倉元世之紅帖糧用以賑濟窮乏尤見法外之仁司牧者誠參於諸法而酌用之則緩急有備賑給有方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矣余故備載諸公之事而並採東萊之語附論於後以資求莫者之取擇焉

巾經纂卷之八 義帙

元和宋宗元愨庭氏著

折獄

法吏之案如山小民之口如川鉤深而文致之折其詞矣無以折其心奈何夫簡於五辭徵於五聽尚多疑焉乃或片言判決而兩造帖然者抑又何歟因集其事以資明愼者之考鑒云

唐柳公綽節度山東行部至鄧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謂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慤庭曰上之所以治下者法而已矣法亡則何事不可爲耶二者相較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柳公非臆斷也

宋歐陽燁治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燁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遣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觀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涕泣服罪

慤庭曰飲食慰勞間而能決人所久不決之獄蓋其體察入微乃能洞照如神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

不留獄惟愼則明故刑罰中而無留獄也其斯之謂與

明正德中殷雲霽知淸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係素仇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有祝明者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何殺鎧明大驚曰鎧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懿庭曰寫書呈字恐字跡適有雷同而無辜難免被累況奸徒或先已窺測及之則筆跡何難稍爲變易

以逃法網雲霧當亦苦一時無從下手特假此以發其機而恰爲湊合耳惟是得匿揭而知嫁賊緩治其見實有超出乎人者故吾謂雲霧之政術在此苟舍此而僅以比較字跡爲可操之術則其術亦未遂盡善也

唐咸通初楚州淮陰縣東鄰之民以莊劵質於西鄰貸得千緡約來年加子錢贖取及期先納八百緡約明日償足方取劵兩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謂必無他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西鄰諱不認訴於縣縣以無証不直之復訴於州亦然東鄰不勝其憤聞天水趙

和令江陰片言折獄乃越江而南訴焉趙宰以縣官卑且非境內固卻之東鄰稱冤不已趙曰且止吾舍思之經宿曰得之矣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壖口言獲得截江大盜供稱有同惡某請械送來唐法惟持刀截江鄰州不得庇護果擒西鄰人至然自恃農家實無他跡應對頗不懼趙勗以嚴刑囚始泣叩不已趙乃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物汝宜籍舍中所有辯之因意稍解且不虞東鄰之越訟遂詳開錢穀金帛之數並疏所自來而東鄰贖契八百緡在焉趙閱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爲諱東鄰八百緡遂出訴鄰面質於是慚

懼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罰之。

慼庭曰。越境斷理。尤為邑令所難。乃苦心剔決。備得其情。抑貪詐而惠孱弱。能為人之所不能為。亦獨為人之所不肯為。豈惟一時良吏。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育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耳。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汝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壻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

前赴質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尙敢有其業耶詭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愍庭曰據其貲而不顧其子無良已極嗚之於官張老縱有遺言亦不得爲治命使者更其句讀以示之令彼無所置喙遂至今傳爲美譚蓋壻所恃者券書耳奪其所恃不煩言而自判而情理允協乃能簡爭有衆其殆師呂命察辭於差之意而善用之者乎

漢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娠長婦胎傷弟婦生

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因而放手。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責問乃服。

褧庭曰、史稱黃霸治郡。米鹽瑣碎。無不經理精密。所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即此一事而察言觀色。備極周詳。雖威鳳片羽。已足徵其五德矣。

宋陳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爲比隣者。姊素不孕。妹生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詭言產子。夜燒妹旁舍。乘亂竊其兒以歸。妹覺之。往索弗予。訟於府。無証。祥佯白

語必殺此兒事即了耳乃置甕水堂下曰吾爲溺此兒以解紛密諭一卒謹視兒而叱左右詐爲投兒狀亟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顛仆堂下而姊竟去不顧䛘即斷兒歸妹而杖姊妄一郡稱神

北魏孝文時李崇爲揚州刺史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証郡縣不能斷李崇令二父與兒分禁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荀泰聞即號跳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

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慤庭曰、此皆祖黃霸之故智變而通之而眞僞立見遂致神明之譽然則居官臨民者循吏傳不可不讀

慤庭又曰、陳祥以溺兒試眞僞妙在猝不及備李崇以兒疾暴死試眞僞妙在故久不問一遲一速而妙用存乎其中矣可知循吏治獄卽彷照成案亦必相機而行若畫依樣胡盧而不能神其用未有不僨事者也舉此可以類推

宣彥昭仕元爲平陽州判官天大雨民與軍爭簦各認已物彥昭裂而爲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

民曰汝自失簽於我何與卒以聞彦昭杖民令買簽償軍

范邵為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喜者繫庭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古折獄之法也而辭之難於閱實者多矣裂簽與絹退而察其言色則眞情自露具見巧心濬發

魏李惠為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憩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服罪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饅饊於都市者。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無以証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稱碎者。紐折分兩。賣者乃服。

元江淮省游平章顯治。為政清明。有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認得。鄰不服。爭詈不置。游行馬至。問其故。嘆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及杖得銀星。遂畀其鄰。

愨庭曰。此皆細故耳。而三公之慧心妙會。已可概見。於以息忿爭而儆刁風。舉而措之裕如矣。

懿庭又曰昔有一令斷獄如神民有販芝麻者與米客爭一栲栳遂成訟令曰栲栳所值有幾而致使兩人爭訟罪宜坐栲栳判杖三十觀者咸目笑比杖得芝麻米客乃服此種斷法正禮所謂悉其聰明以盡之而見性甚捷且出之以暇用之以奇雖黠者無所容其詐矣

宋侍郎尹洛有賈者挾銀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不伏侍郎得其情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即當時押下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後引二賈

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刖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遂面付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慤庭曰非得贓証則無以塞盜者之口搜取鎖匙令人莫測而潛往取銀遂成信讞此侍郎巧思濬發處不愧神君之目

吉安州民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饑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醫也婦有癖疾令我相隨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証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

辱莫大焉盜潛入矣出必不識婦請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服罪

懿庭曰無故拘繫婦女律有明禁所以厲廉恥而肅閫範也老吏深得政體更妙以他婦出對而黠盜之破綻立見誰謂胥役中無幹才耶

宋劉宰爲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蘆去曰不盜者明旦蘆自若果盜明旦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蓋慮其長也盜遂服

宋陳襄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拄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卽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叩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慤庭曰以神道設教不煩刑訊而盜情已得否則同繫者俱不免於株累矣安得如宰與襄等百數輩而以折獄之任寄之庶無冤濫

宋包希仁令天長有盜割人牛舌未得主名命其主殺而鬻之因坐告私殺者

戇庭曰盜割牛舌定係夙有嫌隙之人潛令殺之卽以私殺訐告則不問而知其誰某矣穆昌叔令華池亦有此事並載之宋史

戇庭又曰希仁歷試外職遇事明決政治肅淸時有包鐵面之謠宋史本傳稱其政尚寛仁蓋明決者公之用而寛仁者公之心唯其明決故能濟其寛仁否則姑息養奸闒冗貽害欲寛而適得暴欲仁而適得虐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彼煦煦者何足與言哉但無識者自第見其明決而不知其卽是寛仁耳史蓋得春秋微顯闡幽之意乎包公之名數百年來婦

鑒皆知而寬仁之曰史氏後無復及此者因備論之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甯有衛三楊眞等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衛三刀殺張迪其刀卻內鞘內眞等不知至明店人追眞等視刀有血痕囚禁考訊眞等苦毒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恆覆推恆命總追店人十五歲已上畢至爲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至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其面貌果有人問婆使君作何推勘如此三日並是此人恆令擒來鞫之與迪妻姦殺有實

慤庭曰殺人以凶器爲憑固也然事有出於常情之

外者不察其情而泥其跡則元兇漏網而無辜者被陷矣蔣公此舉大快人意而太宗之清問下民哀矜折獄者亦於此可見嘗聞明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縄鬻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去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縄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

能解矣然則折獄者憑凶器而凶器或不足憑據眞贓而眞贓又不足據古聖人之所以愼言刑也爰附識之以俟仁人君子之深心考索云

松江婦人訐其夫通海作亂太守李公問婦與夫爲結髮否婦言夫雖結髮然謀反事大恐害及妻孥故來出首李曰當卽拘究婦出李乃判狀封付吏曰狀雖准且莫行牌三日內有人來探問此事卽拘來見我至三日果有人來問前日婦人首夫事狀已面准何不行拘吏紿之曰牌已送簽少待卽當領出其人果留吏入白守守命拿其人令吏持所封狀來使之自開狀中判曰婦

告夫世所無來問者是姦夫其人見之大驚失色守嚴
訊之果與婦姦而誣謟其夫者遂並婦正法
愨庭曰、婦訐其夫事出情理之外此中情弊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但通海事重難容縱弛凡遇此等事未
有不悉心推勘以昭愼重者卽使聽斷分明不致糊
塗了事而無辜被累已不堪問心矣況或拘於成見
或怯於擔當或取勝於駁辯或屈服於嚴刑者乎李
公於首告之來便已洞悉底裏不費一詞以十二字
定案有罪者旋正典刑受誣者無纖毫拖累神君慈
母之譽殆兼而有之矣世亦知膺折獄之責者非明

決不能勝其任然必如是而後可謂之眞明而後可謂之眞決若執偏見以爲明逞武斷以爲決顚倒是非變亂黑白必致顯遭國法陰受冥誅其害人以害己者又可勝道哉

元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子以爲盜也瞰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尸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爲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慈庭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孝子擁厚貲

而致父於行竊不孝之罪莫可逭矣置之大辟以正
典刑不亦宜乎

宋杜杲爲六安令有嫠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杜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之最也

懿庭曰就析產而論則妾固無分法就其子而論則父命不應有違聖人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由此旨也杜君判斷酌乎天理人情之至當書曰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杲也有焉

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之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當以逆論人以爲允

愨庭曰爲其父也妻者則爲其子也母其父被殺則夫婦之倫絕而母子之義廢矣季彥引經據古以春秋斷獄議論極爲醇正

明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讎家是

不孝也。乃置之法。

愨庭曰若孤寡不能自存。因從母再嫁。而賴繼父教育以俾成立則撫字之恩亦不可忘禮爲繼父同居者服期烏得以讐家視也割股而置之法未免矯枉之過然婦無二夫子無二父禮之經也割股愈繼父而有司以孝聞將何以爲死父地乎坐之以不孝固似武斷而亦足爲過情者戒

明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縣官判其詞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慤庭曰合巹非禮也況母旣嫁而與父絕乎判語以俳體出之亦見此令之風雅

慤庭又曰母出與廟絕禮也然母子天性終無可絕之理宋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顯達爭迎養其母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母所欲歸遂一言而定大凡為人子而遭此等事實人倫之不幸聽斷者固不得以私恩廢公義亦難盡以公義廢私恩朱子謂曾莊公宜誠敬以事母朱買臣養其妻與後夫終身史猶稱其忠厚揆度於恩義之間經權亦有宜參用者華亭令之判歸

按此人係反賊李順之黨甫就撫者故斷

差經也蔡京之斷迎養權也能當乎人情亦當不悖乎天理因附誌之

宋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詠知益州時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詠曰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吏俱悚懼

賊有殺耕牛逃亡者詠許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

語尙有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尙猶顧望四句此公所以誅之若只殺牛而逃其罪尙不至此也或日其誅以不孝余謂誅不孝固然然非叛黨先不肯拘其母矣懿庭氏所引係名臣言行錄之文而首句以李順黨中四字改爲賊字又節删斷語竟似專爲殺牛之賊乖崖公初次治蜀雖嚴此事似尙有可議余故考而著之以見古人作事斟酌至當讀書者不厭詳求也　梧岡氏識

再拘其妻一宿而來因斷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

懿庭曰首二條忠定用法誠似過於嚴峻然蜀當兵火之後人心反側非加懲創不足以伸威信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蓋亦因地制宜耳湘山野錄載其在蜀時斷事必爲判語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大抵以厚風俗篤孝義爲本則公之治行可知矣東坡謂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兩公遺愛皆至今尸而祝之也然則公豈專尙刑殺可與酷吏同日語哉

明南昌祝守以廉能名甯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

愨庭曰時甯藩驕縱不法儆擾閭閻視郡守爲贅疣祝以諧語判牒能令聞者解頤而被訟之民獲以安堵大是可人又聞有兩家牛鬬一牛死祝爲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亦平允亦了當因附識焉

浙右富人捨竹園於鄰寺其子後貧取其筍僧執爲盜聞於官守判云當初捨園皆望福田旣無福田還他竹

園。

慤庭曰、爻捨園而子取笋拘以爲盜而訴之官寺僧負恩已極斷還之後尙宜加以重懲判語以戲筆出之趣極。

成都守蘄水魯永清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謠適有以姦訟者一曰和姦一曰强姦臬長不能決以試魯魯令隸有力者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魯曰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他犯卽供作和姦訟遂決。

讞庭曰和之與強科律懸殊詎容濫入人罪褫其衣者所以杜彼婦之口也具此機警故爾庭無留獄邑無廢事魯不解擔之謠當與誰嗣之歌並傳矣

潮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氏不欲夫行已鬧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沈趙而復詭爲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以不來孫氏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異與孫分路遍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

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呌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愨庭曰邀其夫而遽呼其妻此中顯有疑竇縣尹畧而不省此踈忽之過也直至楊廷評一語道破遂為千載定案可知聽理詞訟勘閱案牘俱當以細心求之

新鄉縣人王敬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敬自戍所還索牛進云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縣令裴子雲令送敬付獄呌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

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欵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㸷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曰此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但念五年養牛辛苦令以數頭謝之一縣稱快 一作武陽令張允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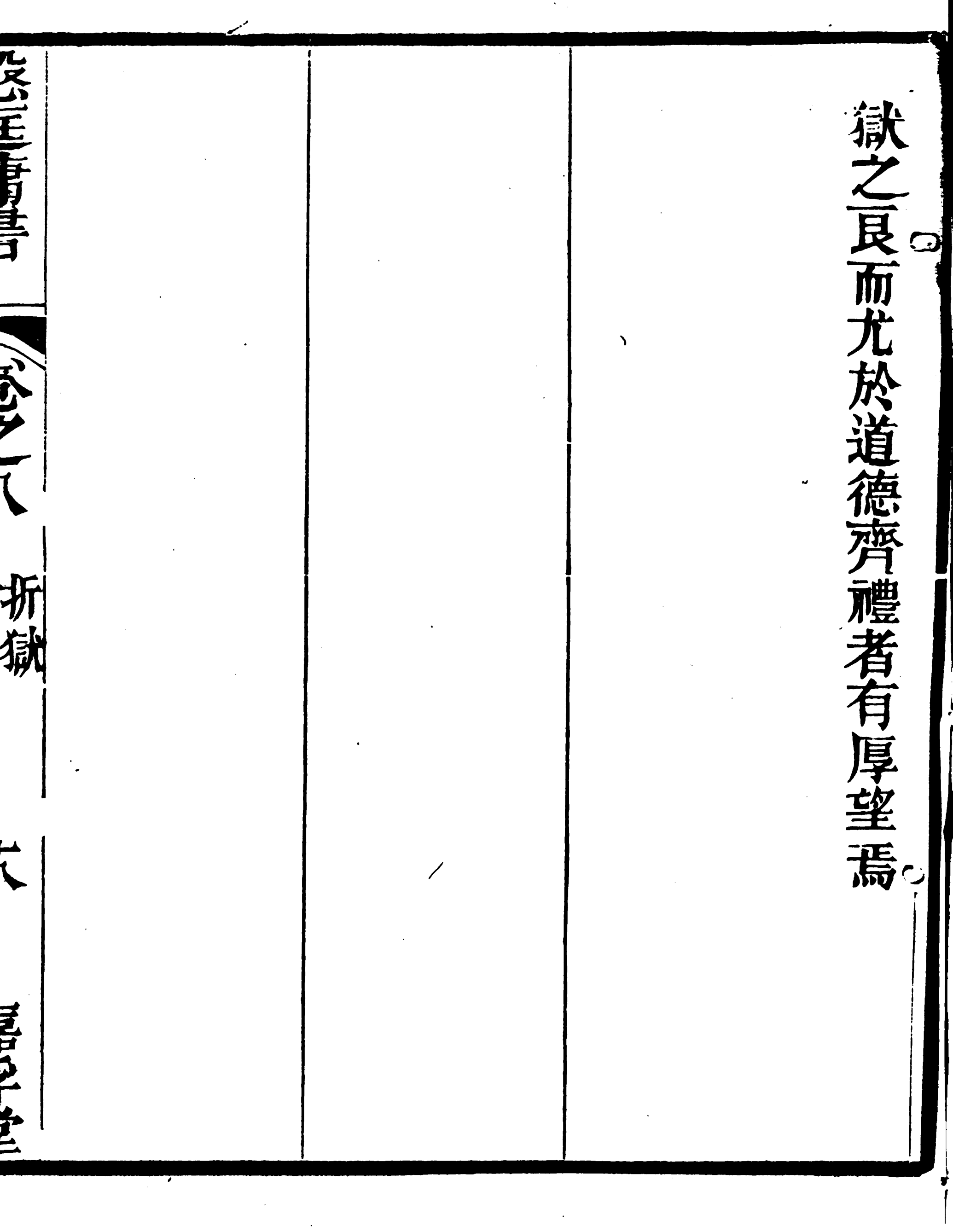
慤庭曰產犢至三十頭附近村坊定有見聞然一經推究爲甥而懲舅有妨渭陽之誼乃詭以盜牛逮問使之自吐委曲可爲神妙所斷亦極允當

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護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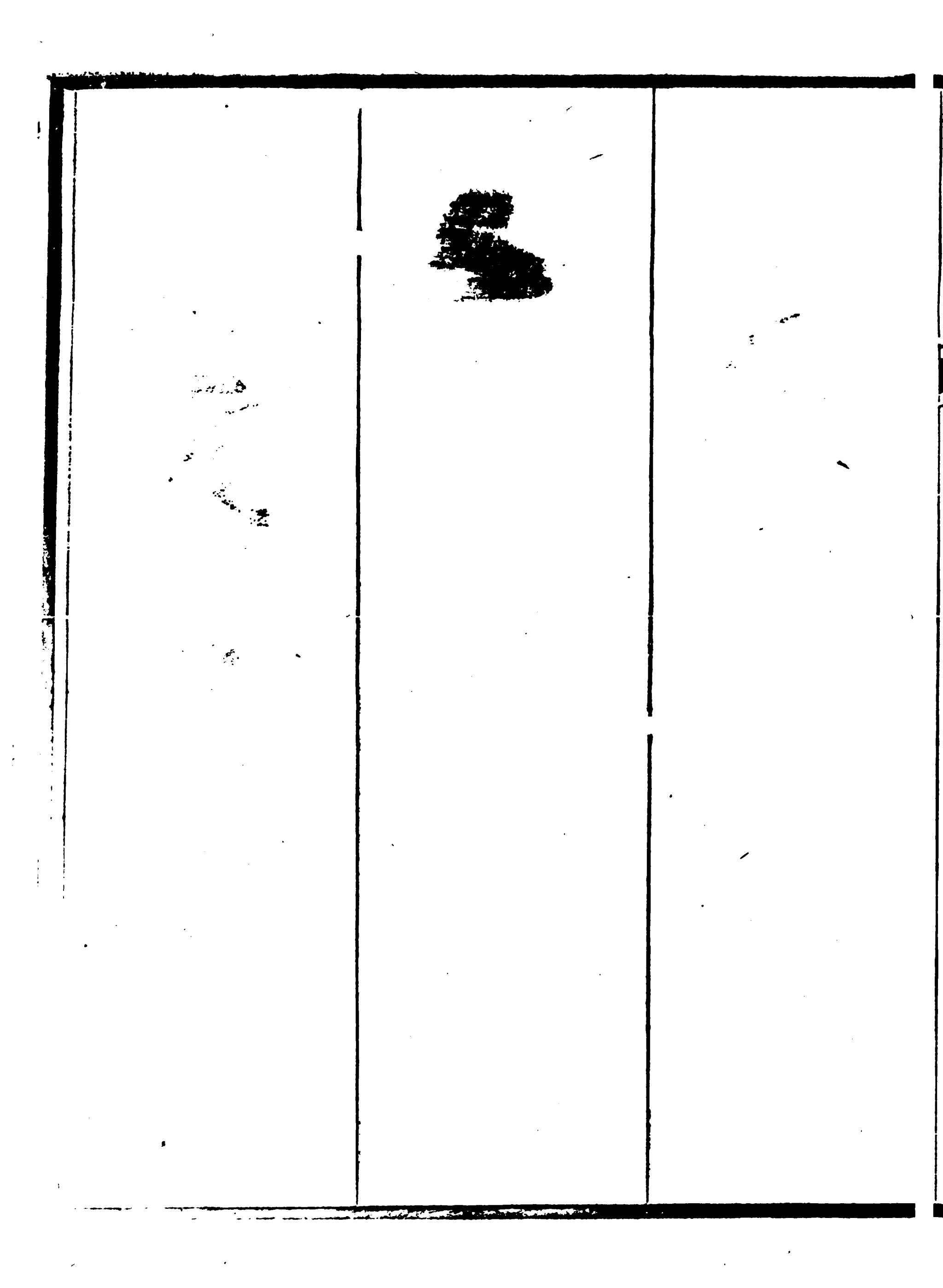
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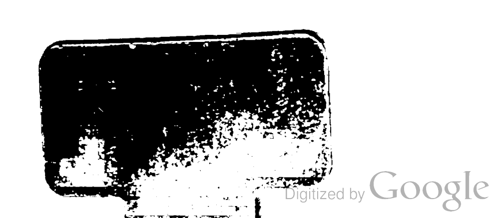
慤庭曰張湯幼作磔鼠文其父見之以爲如老吏斷獄今此公出自游戲而居心平恕善推物情另是一種手筆

宗元竊按聽斷之法不一酷者鍛鍊之能者折服之最上愧厲之昔韓忠獻守安陽人將鬬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耳夫爲守令而能令民以訐訟爲恥則其德政之入人者深矣夫子嘗曰必也使無訟乎又曰有恥且格若忠獻者庶其近之吾故敘折



獄之良而尤於道德齊禮者有厚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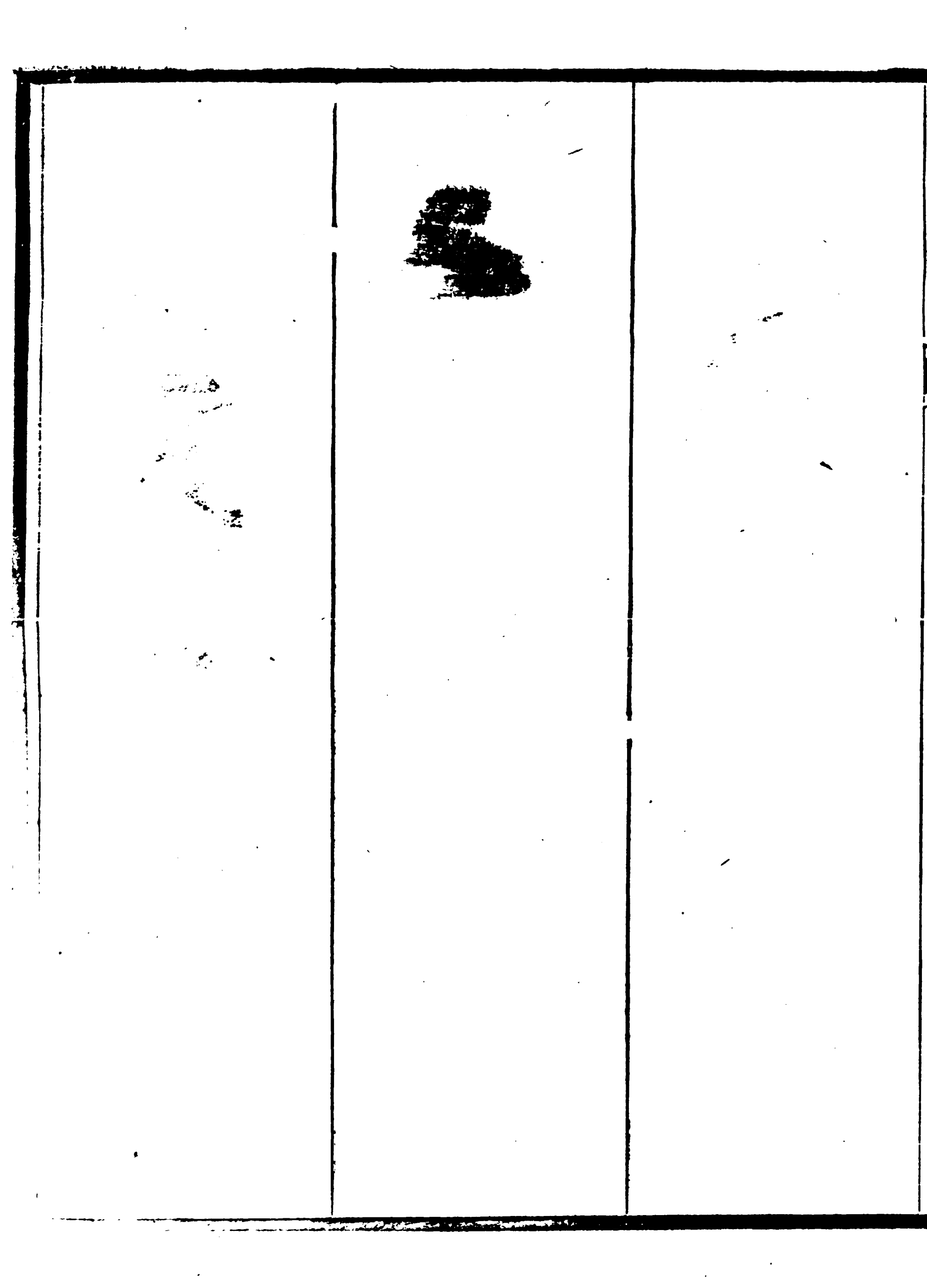






中經纂禮帙

師謀經務
諷諭說辭





十經彙禮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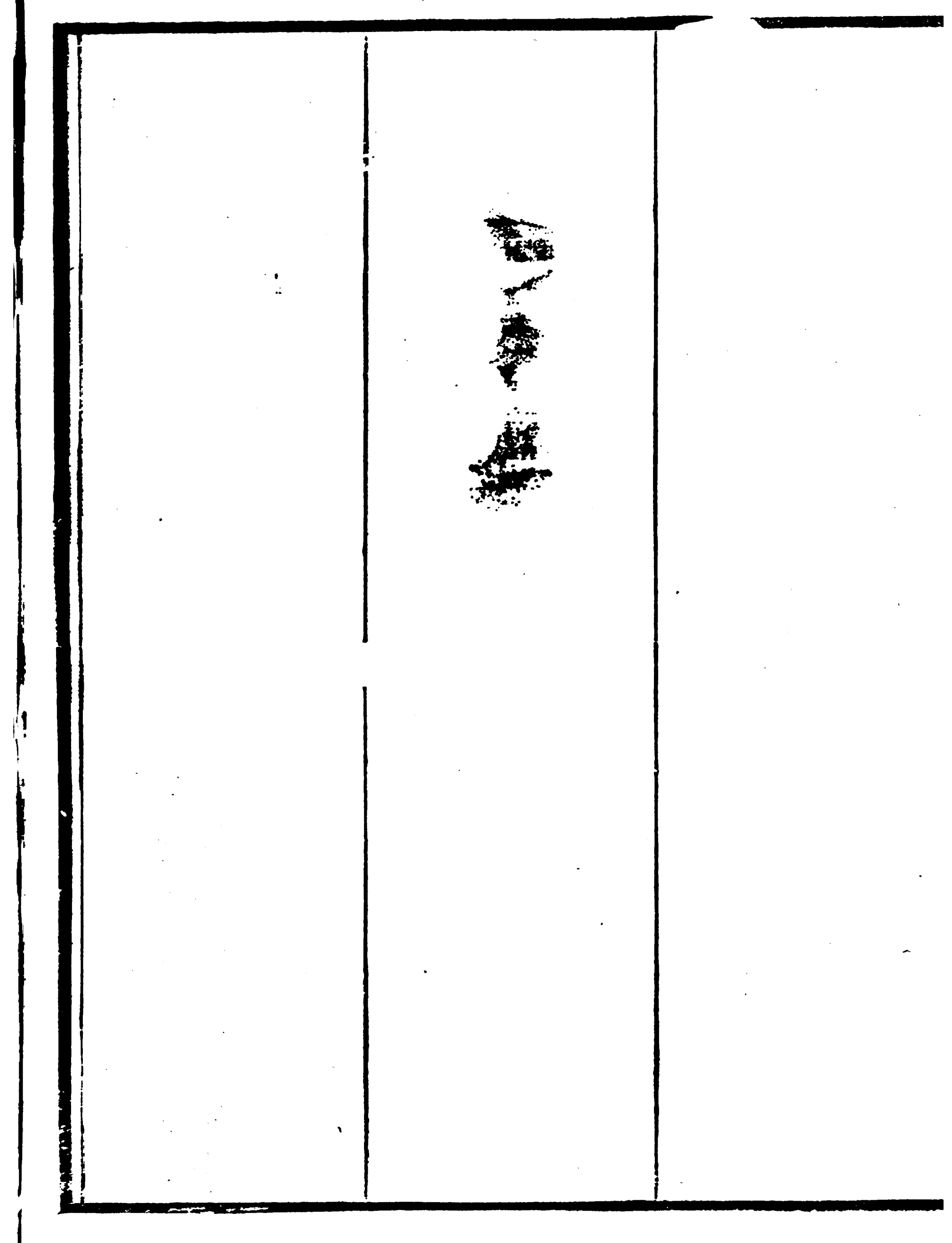
師謀

經務



巾經纂禮帙卷九之卷十二

目次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師謀

將而無謀以其師予敵也而謀之不臧與無謀同世所傳韜略奇正之書與其說之散著於史傳百家者非無可考顧爲將之道在乎一心臨機御變不可端倪脫執紙上陳言以爲閫外秘略此讀書傭趙括所以敗也愼無令孫吳笑人哉

魏龐涓攻韓齊田忌救韓直走大梁涓聞之去韓而歸

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兼程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亂大敗。龐涓自剄。

慤庭曰、救韓而直走魏都。此出奇擣虛法也。減竈以

致師伏兵以殲將尤其善於用怯處

漢末羌寇武都遷虞詡爲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軍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乃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其故詡曰賊衆我寡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賊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并兵急攻於是數十強弩共射發無不中羌大

震退詡出城奮擊多所斬獲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賊果大奔掩擊大破之

毅庭曰臏減竈而詡增竈此眞善學孫臏者也陽請濟師以分其兵倍道疾趨以奪其氣設伏掩擊以乘其怠虛虛實實此能以少許勝人多多許

宋王德征秀城賊邵青諜言將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變秖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我師乘之遂殲賊衆

懿庭曰田單用火牛以殺騎刼而破燕師何邵青用之而以自殲其衆耶盖單乘燕人之所不及覺而青先爲諜者所告飛矢發而牛卻走固其宜耳至如陳濤斜之車乘亦是古制而車牛股慄以致四萬義兵同日就死前人成法有用之而勝有用之而敗可知行兵之道全在操縱一心也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姚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宵遁

宋檀道濟伐魏累勝至歷城魏以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食盡引還有卒亡降魏告之魏人追躡衆洶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全軍而歸

慤庭曰以虛爲實祖與檀同一機括一則示以有餘而驅之速去一則掩其不足而令彼不逼均妙術也然亦逖之智畧濟之威名有以懾服敵人耳向使殷深源到彥之輩爲此必被敵窺破底蘊矣此亦止可有一不可有再

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定河東

愨庭曰欲渡正不欲渡也此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同意信以偏師出關而破趙襲魏以及於齊不旋踵而定洵爲國士無雙歷觀古來名將能以少擊衆終身於師旅之中而臨陣未嘗敗衄者信與武穆兩人而已

漢黃巾賊十萬人據宛朱儁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南儁自將精兵五千掩東北

遂乘城而入

漢七國反太尉周亞夫擊之堅壁不戰吳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慤庭曰遇亞夫則雋窮設有知彼知己者奔東南而竟攻東南則亞夫又窮運籌之道微乎微乎

慤庭又曰朱雋之掩東北亞夫之備西北只是信得眞斷得定耳若胸無灼見顧此慮彼又豈能專用其精銳而制勝於一舉乎

梁劉鄩敗晉王於河曲欲乘勝潛走太原慮爲晉軍追

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

宋畢再遇與金人對壘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豫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相持數日始覺之則已遠矣

愨庭曰史稱劉鄩用兵一步百計設疑兵以綴師潛走太原以襲晉也爲存勗所覺而其計不遂晉軍方盛爲兩方陣以攻鄩而鄩爲圓陣以居中爭持日久全師而還則鄩之智勇可知矣畢再遇留旗幟以愚敵亦祖鄩之故智蓋皆餒於中而佈疑於外者乎

晉元興間桓元既敗留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設羽翼旗幟於一舟而身寄他舟時何無忌欲攻之諸將曰澹之不在此舟雖得無益無忌曰彼不在此守衛必弱我以勁兵攻之成擒必矣擒之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則我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果一鼓而舟獲鼓譟唱曰斬何澹之矣賊駭惑竟瓦解

愨庭曰澹之虛設羽翼亦是疑兵之計乃明知之而故即之兵法所謂先攻其瑕也行軍之道隨機應變斯學古而不死句下矣

唐初王世充與李密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

而匿之戰方酣使牽過陣前誤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明王文成與甯王戰值風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奮督各兵殊死戰忽見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中大聲呌渡漁船移棹請渡竟送中軍

慤庭曰軍心一亂數萬之衆不戰而自潰矣是知兵不厭詐顧其謀畧若何耳然李密不聽魏徵之言以至於敗宸濠不聽婁妃之言而陷於戮皆所謂自貽

伊戚也附識於此以爲剛愎自用覬覦非常者戒

唐天寶中令狐潮圍睢陽城中矢盡張巡縛稾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

彀庭曰借矢於敵東萊之策甚奇迨敵知其賺而又卽出死士以乘其不備愈出而愈奇矣按巡守睢陽日與尹子奇戰欲射子奇而不識令剡蒿爲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令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睢陽固多奇計卒以援兵不至力盡而敗惜哉

宋開禧中畢再遇被圍於六合軍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又敵嘗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戎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急放水櫃旋知其非也意甚沮急出師攻之敵遂大敗

鬆庭曰此即張睢陽故智亦善於用疑者

唐調露元年大總管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餽糧數爲鈔掠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

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慈庭曰突厥之俗長於奔突而喜於擄掠嘗之以所欲狃之以故常我乃得厚集其勢而盡殲其族此因彼所長而制之之法也

漢桓帝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反交阯詔度尚爲荊州刺史尚設方畧擊破之窮追入南海軍士大獲珍寶賊帥卜陽潘鴻遁入山谷聚黨猶盛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宣言陽鴻作賊十年習於戰守我兵未易輕進當須諸郡悉至幷力攻之軍中且恣聽田獵兵士大喜皆空

營出獵尙乃密遣所親潛焚諸營珍寶一時畧盡獵者還無不涕泣尙親出慰勞深自引咎因曰暘鴻等財寶山積諸卿但併力一戰利當十倍也衆且憤且踴尙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出不意赴賊屯一鼓而盡殲之

慤庭曰駑馬戀棧非破其所積而空諸所有則士卒不可得而用也誘其出而悉焚之既絕其所戀復歆以可欲則見利踴躍氣自百倍矣此謂見明手辣

隋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寂不聞聲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敵人隨分

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敵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明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低頭執牌挨次前進聞鼓聲而遲留不進卽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則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慇庭曰握奇之妙不過奇正三代而下言陣法者如漢之諸葛唐之李靖胥不出此張威撒星陣可分可合變化因心善用奇戚繼光鴛鴦陣絲牽繩貫指臂

相聯善用正其能事並不讓古人。

宋政和中晏州卜漏反據輪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疊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穽官軍不能進時趙遹爲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乃遣壯丁捕猱數千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之猱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猱上旣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救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

慤庭曰此亦似師田單火牛餘智而於林箐崖壁間敎猱升木尤爲奇想天開

魏主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大軍至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慤庭曰晉人見幕上有烏而知楚師之遁魏儲見賊營有塵而知柔然之擾料敵之明古今若一然兵家

虛虛實實不可一律推之倘執是以槩其餘將有如欒枝之曳柴僞遁者又必墮其計矣故知兵無常法貴隨機以應變不可求之故紙堆中也

魏韋孝寬鎭玉臺高歡傾山東之衆來攻直至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歡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

布為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并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智勇俱困因發疾遁去遂死

懿庭曰當時魏分東西二玉壁為關中門戶賀六渾所欲滅此而朝食者也乃兵臨城下百道俱進而隨機應變訖不能拔致合智盡力索塹恚告殂俾黑獺無東顧之憂成鼎峙之基者孝寬之力也古稱墨翟

善守當不過是。

侯景之圍臺城也。初爲尖頂木驢來攻。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鏃。灌以油擲驢上焚之立盡。俄又東西兩面起土山臨城。城中驚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無勞設備。車動果倒。賊既頻攻不克。乃築長圍。朱异等議出擊之。侃不可。异不從。一戰敗退。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後大兩城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把爲木城以斷其路。而徐於內築城。賊卒不能進。未幾侃遘疾卒。城遂陷。

懲庭曰梁武暮年老將至而耄及侯景之變朱异實爲厲階迨臺城被圍勢在孔急羊侃多方布置聊固我圉又復不用其言而取敗以致國士扼腕身亡而城亦隨陷庸臣之誤國如此按宋徽欽時汴都初被圍李綱居中調度以退金師迨綱出而金人復至二帝相隨北狩矣國之存亡繫於一人長城之寄豈虛語哉

隋楊智積文帝姪也楊元感反攻燒城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懲庭曰元感一呼而應者十萬其兵勢之盛可知憑

城燒門危如累卵乃以火濟火得以全孤城挫賊鋒智積誠諸楊之佼佼者春秋時楚王出亡執象燧以奔吳師秭歸之敗先主令趙雲燒鎧仗以斷後亦是此意

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晉王濬作大筏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着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鎔液斷絕舟行無礙

㲄庭曰長江天塹尚不可以限南北豈鐵鎖之所能斷絕者吳之君臣誰爲此謀斯亦愚矣每讀唐人千

爭鐵鎖沉江底之句不覺啞然失笑

晉王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王彥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醉起更衣引精兵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火鎔鎖因以巨斧斬斷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

慤庭曰彥章諱名王鐵鎗忠於所事歐陽公作五代史表而出之以愧長樂老一流人時値梁晉虎爭晉軍魏州梁勢日削敬翔捄韡刀以諫薦用彥章期三

日而克敵亦云偉矣卒令晉人氣索議欲劃河分地
會易以段凝晉王始得自鄆襲汴而梁遂亡其乘流
鎔鎖與王濬略同然孫皓爲昏暴之君而存勗爲英
銳之主難易正自判然

周瑜使甘甯據夷陵曹仁圍甯甯困急請救呂蒙說瑜
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日
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者皆舍馬步走
兵追蹙之獲馬三百匹

瀫庭曰南之所以不如北者大半以北饒馬之故此
北魏佛貍有有足無足之辨也呂子明爾時尚未著

名而卽具此遠謀可復以吳下阿蒙忽之

隋兵與陳師戰退走數四賀若弼輒縱烟以自隱

唐哥舒翰追賊入隘道賊乘高下木石擊殺甚衆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會東風暴急賊將崔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

慤庭曰一縱烟以自蔽一縱烟以蔽人用之各得其當而皆以制勝若弼固稱健將乾祐亦是劇賊

金有勁兵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名拐子馬號長勝軍郾城之役以萬五千騎來岳武穆戒兵卒以麻扎

刀入陣勿仰視但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敗之

慤庭曰索貫拐子馬金之所恃以制中原而百戰百勝者也武穆以麻扎刀斫馬足獨出心裁遂以取勝學古兵法能如是乎

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璇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梟其渠

師郡境以清

愨庭曰此與田單之破騎刼相似但以牛易馬作用有不同耳可知古人成法善用者用其意不善用者用其法

宋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各帶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於下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

宋畢再遇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遂大

勝

慤庭曰以香餌用之行軍亦兵家之小數而可以制勝良因彼有足而我無足耳

宋襄城被圍張貴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竪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

明末流賊犯江陰縣人以鐵菱角布城外淖泥中縱牲畜其間賊爭掠豕悉陷著菱角不能起擒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

慤庭曰誘敵之計千載如出一轍乃襄城則敵雖少衂而圍終不解江陰則賊一破創而後不復來亦有

幸有不幸耳。

唐初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同河間王孝恭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鎭進至夷陵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嶺外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

矣今若急之彼必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趨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慤庭曰諸將請緩而靖故急之孝恭欲速而靖固止之一進一退間受其約束者勝違其節制者敗藥師之料事亦神矣哉至盡掠其舟艦而棄之以疑援兵尤非尋常智慮之士所能及

宋狄青在涇原嘗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遽聲鉦再聲再却敵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追奔數里前臨深澗敵忽壅遏山嵎青遽鳴鉦而止敵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奔命之敵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殘寇不足貪也

宋儂智高反邕州詔以狄青為宣撫使擊之或言賊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遇騎兵必不能施願得西邊蕃落民自從或又言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及行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一軍肅然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將佐次夜晏從軍官三夜饗軍校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數使勸勞座客至曉未退忽有馳報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

闘迫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靑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靑匿騎兵於後使步卒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士畏靑莫敢退靑登高山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束我軍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慤庭曰軍無紀律是以軍予敵也武襄號令嚴肅故能所向必克至兩軍相當得地者勝固是兵家常法然使地處兩岐要必乘其不覺始得奪其所據以臨

敵武襄之夜半取崑崙關是也迫至薄戰而勝算已自我操賊兵雖盛不足平矣

懿庭又曰武襄夜半取崑崙關其妙有五假上元節故作逗留一也具糧休卒明示五日之期使聞於賊二也明示五日矣突於第二夜偏師直入三也乘夜出師偏直風雨四也稱疾暫起欵留座客并不令全軍知覺五也凡此五妙或遲或速或隱或現總在安頓賊人使不設備耳蓋奪取險要務在出其不意一鼓而得稍有疎漏彼卽據地利以拒我此取敗之道也武襄具此妙算自能百不失一

明韓公雍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令當斬具聞請釋

慤庭曰行軍成敗利鈍移地換形事事聽候進取勢必坐失機會將領此舉實有可旋之功自可贖應誅之罪雍仍問斬而後請釋者蓋恐開倖功違令之端防微而杜漸也

後漢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同赤眉伏道側旦日赤眉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之

唐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兵合糾奇兵七百易番兵服夜襲敵營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進之賊驚疑伏兵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

愍庭曰赤眉吐蕃皆以變易服飾混亂其軍而敗蓋以赤眉烏合之衆本無紀律而吐蕃志在寇掠部伍不整故也然非我軍訓練有素如管子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者亦未易出此馮異與王晙可謂知彼知己者矣

夏侯惇守濮陽呂布遣將偽降徑刼質惇責取貨寶韓

浩勒兵屯營門外敕諸將按甲毋動遂入詣惇所叱劫質者曰若等兇頑敢劫我大將軍耶吾受命討賊甯以一將軍故縱若促召兵擊劫質者劫質者遑遽叩頭乞貸物浩竟捽出斬之惇得免曹公聞而喜之因著爲令由是劫質者遂絕

愨庭曰封疆爲重豈可以一人而悞大事此亦師鄭公孫申之故智而行之者正所以救被劫者耳乃竟著之爲令此又是曹瞞甯我負人伎倆

唐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

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宋馬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偽蜀將上官進嘯聚亡命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掩至此烏合之衆耳可持重以鎭之待且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進斬於市

慤庭曰按呂翰據嘉州叛曹翰奪其城賊約三鼓復來攻翰密戒司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此與秀實延更相合至如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忠義但使守更吏撾鼓鳴角

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此又即馮瓚促籌之策神而明之無不宜之所以孫臏減竈虞詡增竈變化因時何曾執着死法

慈庭又曰變故驟起總須靜以鎮之秀實與馮瓚作用不同其爲靜鎮則一也若秀實於朱泚之亂倒用司農印追轉韓旻卒之殺身成仁又不可以此比例矣

巾經纂卷之十 禮帙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經務

昔周公制作號稱多才六官所載事無鉅細莫不經理有方學者讀書十年出而不能辦一事經事之謂何矣夫能者身逸而功倍不能者心勞而功半蓋才地之相懸洵未可同日語也故亦有其人曾不足取而一事之智並從節錄是猶集腋采葑之意云

宋祥符中禁中火時丁謂營復宮室患取土遠謂乃命

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簰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公門事畢却以折燬瓦礫灰壤入於塹中復為街衢省費以億萬計

慤庭曰太凡經營之始務須通體籌畫方免臨事周章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備焉鑿衢而取土近便一也成塹而庀材易達二也事竣而朽壞沉灰卽以實塹不煩更事徵發而復成街衢三也三者既得費不期省而自省矣具此區畫晉公才自不凡

宋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設醮紅桌子三百隻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桌相類者

三百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如期而備
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立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
諸瓦舍妓館不拘竹簾蘆簾貫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
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

愨庭曰輦下徵發本無期會承辦正費周章況中官
有意窘之乎乃一日之內俄頃之間而醮桌列炬應
之裕如由其經理有法也趙尹洵不易才

宋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
雨郡與漕司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丁以錢鏹分俵
關廂鋪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倍

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宋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不及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

懿庭曰猝辦之事每每令人棘手要在任事者出自心裁因事制宜庶可尅期取辦若膠柱鼓瑟則跬步不可行矣臨安令之造殿辛幼安之建樓與夫趙從善之猝辦紅桌火炬皆有得乎裁制妙用於以成務無難矣

明正統時邊事甚急。工部移文巡撫周忱。索造盔甲腰刀數百萬。其盔俱要水磨。公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不可。暫令擺錫。旬日而辦。

慤庭曰。事關軍需。較諸尋常興作尤重。公則取諸羨餘。依數立辦。具見平日撙節物力。未雨綢繆。至計至以擺錫易水磨。既不至於愆期。而外觀有耀。亦可藉壯軍容。此尤其善於變通處。

正統中。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敕江南上供甚急。時巡撫周忱以議事赴京。遇諸塗。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牛皮歲久朽腐。

請出煎膠應用俟歸市皮還庫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

慤庭曰新舊互易一轉移間而兩得其便唯其胸有成算所以處之裕如宜乎王振之欣然樂從也

明汪應軫守泗州鄰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問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即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縳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

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州

愨庭曰明武宗時中涓用事車駕所至每多驛騷之憂汪公以謫官典州而能從容靜鎮不爲倉猝所搖卒之事集而民不以爲病洵經世之能臣也觀其自言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則知其平日惠澤之及人者深矣

明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未得方圓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厚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

値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牣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

慤庭曰旣具深心亦昭大度仍是以財相市而獨能以惠相爭淺急者當此未有不僨事者矣按王弇州書公墓誌云公初爲尙書一日大設宴家人疑其有上客也至暮召衆僕至令就食手卮酒囑之曰吾以書生受朝廷厚恩列官尙書若曹從吾久今與若曹約每日自晨至昏應門灑掃外皆若曹食息時也若

干與公事倚勢爲暴者有如此酒觀此可知公益素性斂抑曾無明世豪紳氣習者顧肯以廣巳宅而强買鄰人地乎

明陶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時都御史韓公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公令出如山羣寮皆不敢應魯踰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相累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卽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平價語之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檄魯隸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峽多賴其力累遷至方伯

慤庭曰。一縣丞耳。而逾列以任人所難任之事。由其胸有經緯。欲借是以脫穎也。論者謂此本商鞅徙木立信之術。兼趙清獻增價平糴之智。洵然。

魏曹冲字倉舒。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輕重。以訪羣下。莫能得策。冲曰。置一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較可知矣。冲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慤庭曰。稱物比較。輕重自可立剖。冲以毀齒之年。而能見事如此。三國多才。皆當遜其夙慧。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榻

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甯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旁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蘇郡葑門外有滅渡橋。相傳水勢甚急。工屢不就。有人獻策。度地於田中築基建之。既成。濬爲河。導水繇橋下。而塞其故處。人遂通行。故曰滅渡。此橋巨麗堅久。俗云魯班現身也。

愨庭曰。水次工作。而於陸地設施。其說似剏。而一則

舟腐而復新。一則橋成而不圮。備見匠心之巧。

明嘉靖時倭夷發難。郎土諸路兵援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江。撫臣屬推官吳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置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即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其在松禦倭。歷有奇績。寇勢逼甚。士女趨保于城者萬計。或議閉關拒之。吳悉縱入。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聚。壅污蒸而爲疫。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以出。明年

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乃盡撤屯戍第以强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曰淖濘彼安能登果無恙時内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北走因建議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至平望阻水不得進我兵尾而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無算

戇庭曰倭夷不靖而遠徼郎士以自衞此封疆大吏

之失計也時來一節推耳當客兵騷擾之時而部署彈壓動合機宜至賊寇憑城尤屬危急倉皇之會而獨處以鎮靜奠厥民居俾得貯蓄有資疾厲不作列柵修城尅期而辦卒能扞圉殲敵以全一城之命觀其種種設施劉宋之臧質蕭梁之羊侃庶幾彷彿

晉王丞相茂宏善於國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製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湧貴乃令主者賣之每端至一金

慤庭曰練布單衣想見茂宏高致而斂重斂輕之術已隱寓於其間即小徵大藉以紓國用而拯匱乏之時

人每比之管夷吾良不爽也

晉謝安鄉人有罷官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唯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握之士庶競市價遂數倍愨庭曰此與王丞相之練布同意乃茂宏以之裕國庫安石以之濟所親其用有公私之異斯仁風所扇亦有廣狹之殊

宋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貨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擾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文彥博曰如此是愈惑擾也乃召縑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

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慤庭曰、出縑帛以納鐵錢。而市中之訛言自息。無事令行禁止也。潞公一生總以靜鎮爲表率。即此可槪其餘。

南宋時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檜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十當二錢犒之。諭曰。此錢數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鑷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見錢頓出。又都下貨壅乏見錢。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

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縣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之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大昂鏹溢於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慤庭曰作用亦不減於潞公然潞公以誠喻民檜以詐愚民誠與詐之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乎而救時之略自不可沒

唐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逬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千諸倉出米若千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慤庭曰米價之騰貴由於富戶之閉糴抑令賤糶必不免於滋擾州主下車之始觀聽叢集以一言而競發所藏足覘令狐公經濟

慤庭又曰歲儉而抑勒賤糶此立窮之道也須知一方偏災鄰省州縣未必盡屬荒歉全賴商賈販運以資接濟價值太賤商賈必裹足不前而境中稍有蓋藏者亦顆粒不肯糶賣矣語云價高招遠客惟不戛戛於抑勒則商賈自集而囤積之家亦必乘時出糶米多則價減民自無艱食之虞父母斯民者所貴洞悉世務也

明州縣辦解俵馬馬販自外來先所經處攔截買足然後放過馬頭枉受責比價益騰踴求速反遲陳霽嚴知開州故緩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密諭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馬高者反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甯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買易得許之不責一人而去各馬販氣索爭願賤賣兩日而辦在他屬刻期爭市騰價至四五十金惟開州無過二

十餘金者

慤庭曰善爲市者急而以緩示之解馬既有定額各縣又復先行急之則各馬販得操我之急以要我緩之則我反得操其所急而貶價售矣此亦駕馭商販之一道也辦公者不可不知

唐劉晏爲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倚辦嘗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可達使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使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慤庭曰制利權於掌握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自充晏

之有造於唐室大矣而議者動以言利黜之何耶

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胥吏工匠皆有贏餘

慤庭曰晏之在唐爲興利之能臣豈肯戾糜國帑者蓋國家興一役則吏胥工匠無不仰給於中費需五百而給以千庶此五百緡之工程絲毫皆歸實用而趨事赴工靡不同心協力大易所謂說以勞民民忘其勞也忘其勞而一勞乃可永逸下無奔命之重煩上無虛糜於再舉其效有昭然不爽者若沾沾焉錙銖是較需五百而僅以五百給之不留餘地以子人

吏胥匠役斷不能枵腹從事將見無弊之不生即奚翅導之爲奸而況任其事者動以節省爲功甚且費需千而至欲以五百集其事旣鹵莽以使之亦鹵莽而應之規目前之計而不爲久遠之圖苟且塞責其工必不堅其圮可立待至圮而復修勞民傷財費益不貲是欲省而反縻耳昔有兩幹僕並奉主命各監置一屋規制悉同而工費迥異主因賞其省者而罰費者不數年間受賞者之所置已再葺統計前後工價反倍於受罰者而受罰者屋尙屹然完固茲細事也可以喻大

懿庭又曰人之吝於財者誠欲專其利耳殊不知能公天下之利以理其財斯能有天下之財而享其利故太史公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釋者謂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斷斷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是故吝財者莫保其財專利者偏亡其利劉晏榷利之臣也何能留有餘以規後效彼徒以朘剝爲務者曷足與有爲乎善乎大蘇有言天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儉之小

人。洵千古不磨之篤論哉。

晉陶侃在荊州時。敕監船官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始莫解其意。後大會。値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

懿庭曰。竹頭木屑。皆適於用。惟士行精神足以貫注。乃覺天下曾無廢物。彼以細故爲弗屑者。適見本領之不濟。而衆材之棄者不少矣。其於用人亦然。

明景藩役興。王舟錦纜。涉淮而牽者五萬人。諸郡括丁夫候役。呼召甚棘。范櫝畧不儲待。漕撫大憂之。召與語。

櫝謾曰明公在何處漕撫怫然曰乃欲委罪於老夫耶櫝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櫝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入閘在此守候月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但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給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其數具矣都御史稱服歎曰吾不能及也

慤庭曰庶民有往役之義然豫爲括夫則守候動淹時日小民亦已憊矣櫝惟先有成算於胸故能不事徵發而尅期立辦旣不病民又不悞役洵是幹才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圮。僅築三小城。又遭李罕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始至。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又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每縣除令簿主之。民力耕織。

蠶麥善者至其家召老幼親加慰勞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牛如何不助由是民盡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人在任四十餘年招懷理葺復爲强藩

愨庭曰張全義于唐之季屈跡朱梁淟涊含垢其人瑣瑣不足道歐陽五代史於其本傳從畧蓋鄙之也而其治洛之績詳在張文定縉紳舊聞者若此宜乎廟食之奕世不替矣後之君子地處創痍之餘師其

意而行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宋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深以爲苦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太宗大喜因識其名由是大用

慤庭曰米濕而不聽其輸租其困在民貯諸倉而不即支發勢必浥爛而不可食其累在官納其租而爲之奏請先支則民不困而官亦無所累矣於此可見小人之尤者必非無才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諷諭

苦口者良藥也逆耳者忠言也顧或戇或激直且賈禍豈盡聽者之過哉夫納約者牖其明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亦有諍友其用廣而其揆一也罕譬者曲爲喻於易取諸巽於詩取諸風進言者之前事有足徵者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
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

鬷庭曰夫子論五諫而曰我從其諷諫乎所謂言者
無罪聞者足戒諫之最善者也未有不戮一人句似
非聖人語氣然觀此可以喻知道矣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
中期說秦王曰悍人耳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
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鬷庭曰人未有不好名者以明君桀紂相形潛奪其
憤怒之氣而顯予以樂受之名雖有悍辟爲之意消

矣此莊子內篇所云因人之所感而容與其心也後
世明臣直之說亦是此意

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使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時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勞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固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懿庭曰始皇剛愎自用固難批其逆鱗而二世昏暗尤未易理喻不逆其意而使之自覺其不可所謂巽

而善人也俳優中有此大奇

楚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林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大夫禮棺槨葬之左右爭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櫲樟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以馬屬太官毋令天下人聞也

懿庭曰此與晏子諫殺馬事畧同而語意更饒諧趣昔人謂淡不可以救濃唯爲之窮到濃之極處則其意自淡矣詎謂優伶中無解人哉

齊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

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懿庭曰人主之勢非特萬鈞也盛怒之下逆鱗難批況圉人固不能無罪特不至死耳歷數其罪而失刑之徵隱然見於言外宜景公之改容易慮也晏子誠善於畜君者矣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懃庭曰此與數國人之罪同一諫法皆假將順之術以濟其匡救之權正善於匡救者也晏子長於譎諫其卒以君顯宜哉

齊景公煩於刑時有鬻踊者（踊刖者所用）公問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屨賤於是爲之省刑

懃庭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見多寡市價貴賤一肆長之職而以問於相景公於是乎失問矣乃卽因此而陰諷以尙德緩刑之旨傳稱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楚莊王卽位日夜爲樂不聽政者三年令國中曰敢諫

者死伍舉入見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一蜚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遂罷淫樂聽政楚因以霸

懿庭曰以隱語爲諫大奇後淳于髡諫齊威王並用此語而齊亦治然亦唯遇英明之主故進隱易入耳

唐德宗時或告郜國大長公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

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邪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且陛下不記建甯之事乎上曰建甯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代宗常懷危懼臣臨辭日

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太宗太子）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幷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甯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復。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幷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

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泣曰非卿切言朕今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乞骸骨

愨庭曰愷切詳明足令聽者驚魂動魄卒以感動君

心莫安儲位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按鄴侯在唐歷事三宗彌縫匡救周旋父子骨月間者不啻再三世多以比漢張子房吾以爲鄴侯所處較子房爲倍難蓋子房之所遇者豁達大度之賢君而鄴侯所値者猜疑不振之中主也

懿庭又曰廢立之際人所難言爭之不力不能回其意爭之過力又或激其怒從來骨月危疑之日其緘默以保祿位者固不足道即有一二敢言之臣而徒以訐直取禍卒無益於儲位庸愈於緘默者乎觀鄴侯當德宗盛怒之下懇欵盡言一以至誠感動尤妙

在卽引建甯近事以爲殷鑒。因其所明者反覆開諭。而德宗之意已回矣。允可爲大臣進言之法。

吳大帝權嘗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諸葛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顚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幼。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隷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大恩。自陷罪戾。臣糾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

愨庭曰。現身說法。而隱然動其故舊之恩。故能不煩言而自解。按吳志稱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諭。未嘗

切謬。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卽此可以槩其生平。

宋熙甯四年、右諫議大夫呂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藥乖方。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喻朝政也。

蕝庭曰、語云、上醫醫國。國之有相。猶人之有醫也。人本無病而醫者誤以藥投之。國本治安而妄人以多

事壞之鮮不殆矣神宗之世中外晏安正當優游休養之時迨安石相而新法紛如此南榮趀所言人猶未病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按宋史王安石初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獨上疏曰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可與表語互相發明至是託之於病以引其端其言曲而中其義微而彰而其驗亦著見於十數年之後如公者誠所謂退不忘君者乎

唐武后一日召狄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曰雙陸不勝蓋謂無子天其儆陛下乎后感悟即日迎還

廬陵王。

懲庭曰因夢以進諫其心之不忘君可知當武后時唐祚之不亡者如綫矣梁公以孤立老臣委蛇於二張諸武之間卒能彌縫匡救成李氏再造之勛中宗復辟推仁傑爲首功觀此可以槩見

唐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荅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

懲庭曰此與戰國左師之諫趙后一例乃一則計以長久而破其溺愛之私一則觸以至情而動其母子

之愛現身說法保護皇儲當不在狄梁公下

賈詡事曹操時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嘗欲廢丕立植一日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對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丕位遂定

慤庭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以操之奸雄立嫡以長之說豈不知之而頓思廢立則其溺愛之私難以理奪矣然操能不顧名理不能不懼後禍袁劉之事乃其生平所目擊而唖笑者今日肯自我而蹈之乎不再計而割愛正嫡操非能順乎理也惕於旣也知懼

既自順乎理矣事有反言之而曲當者此之謂也詡於當塗謀士中最稱多智即此見其立言之妙

唐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目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陛下爲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之毀觀

慤庭曰孝衰於妻子大孝之終身慕父母者罕矣太宗聞獻陵昭陵之語而爲之毀觀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而徵之善於諷諫此可槩推明天順復辟一日登翔鳳樓見石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

撫甯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妄如此上始疑亨
此事跡涉傾陷然亨等貪奪門功恃寵恣行馴致亂
階未易以卒除也吳瑾所對與魏徵獻陵之語同一
口氣而僭妄一語遂爲石亨讞詞定案眞覺字挾風
霜其作用與王文正去丁崖州等

明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囘顧文皇見詩有感命夏原吉
迎太子於南京

慇庭曰甚矣詩之能感人也五言一絕當作二十字

章奏讀。蓋當時高煦萌奪嫡之謀。兩宮猜忌漸成。縉借此進諷。卒全文皇父子之親。此等應制詩。乃非無所爲而作者。楊龜山謂詩尙譎諫。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旨哉。

唐莊宗好獵。踐民田。中年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

懲庭曰、絕奇罪案。絕好諫書。

唐蘇世長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對曰臣爲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懿庭曰諫獵而引太康洛汭之遊疑過於訐卻得於臣爲狂於陛下爲忠二語私計國計分晰甚明言簡而味長與谷那律諫獵語正同而此較竦切

唐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懿庭曰語近唐突似非對颺之體然當馳騁佚樂時

非得此奇雋之語豈足以動主聽而不失爲巽語之繹耶

唐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惻然乃左遷京杲

懿庭曰有功之家猶蒙十世之宥夫豈無邪辟賴前哲以免也李君眞得忠厚報功大義而微言婉諷能令上爲惻然更見苦心

唐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

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苦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慤庭曰唐肅代時有議遷都洛邑者賴郭子儀之諫而止至憲宗朝中外粗安然淮西甫平杼軸尙空宮闕頹敗未易修整無論驛騷矣度切實敷陳而僅請假以歲月無煩斷剃切諫而成命遂寢具得輔臣獻納之體

唐穆宗見柳公權書蹟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

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懿庭曰因事納誨古大臣格心之道類然

唐貞觀中王珪多所規切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帝指謂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朕已明言之乃問朕是非何也曰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姬仍在側竊謂陛下以爲是耳帝默然

懿庭曰責人則明恕已則昏以太宗之賢而猶不免此珪因其問而折之正因其明以導之也

蜀漢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淫具先主大笑而止

懿庭曰先主初定巴蜀武侯爲政承劉焉父子積玩之餘濟之以猛權時變也然至以釀具爲人罪殊非修省之道簡雍以詭語出之不覺令人失笑而釀具之禁其失顯然矣殆滑稽之流與

南唐昇元初近甸亢旱一日宴於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毋獄市之間違天意與時關司榷稅甚刻商人苦之樂工申漸高因乘詼諧進曰雨

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

慼庭曰、一言而動主聽。回天意。非詼諧不爲功。此種諫法、皆、祖、晏、子、之、譎、諫。而、以、俳、語、出、之。則、其、言、尤、易、入也。按漸高雖以音律事烈祖。然當烈祖受禪疑吳舊將周本。恐其難制。因宴便殿。引觴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巵。均酒之半。跪進。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并飲趨出。遂以是夕卒。則其忠愛之誠。有過人者。固非徒滑稽之尤也。

明正德中。秦藩請益封陝之邊地。朱甯江彬輩皆受賂

許之上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毋與事遂寢

懿庭曰詞嚴義正利害判然卽草制爲諫書妙裁獨有千古彼恐爲後虞者終是本領不濟耳具此大識

力大手筆縱事不寢亦當有善其後者矣

魏文帝問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否則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蘐庭曰不貴異物古先哲王之明訓也而楛矢之貢越裳之獻有不期其致而自致者德有以招徠之耳市珠西域魏文特以珠爲足貴故不惜求之耳直謂求而得者爲不足貴自覺索然意解不必陳說古今爲金鑑矣其有得於納約自牖之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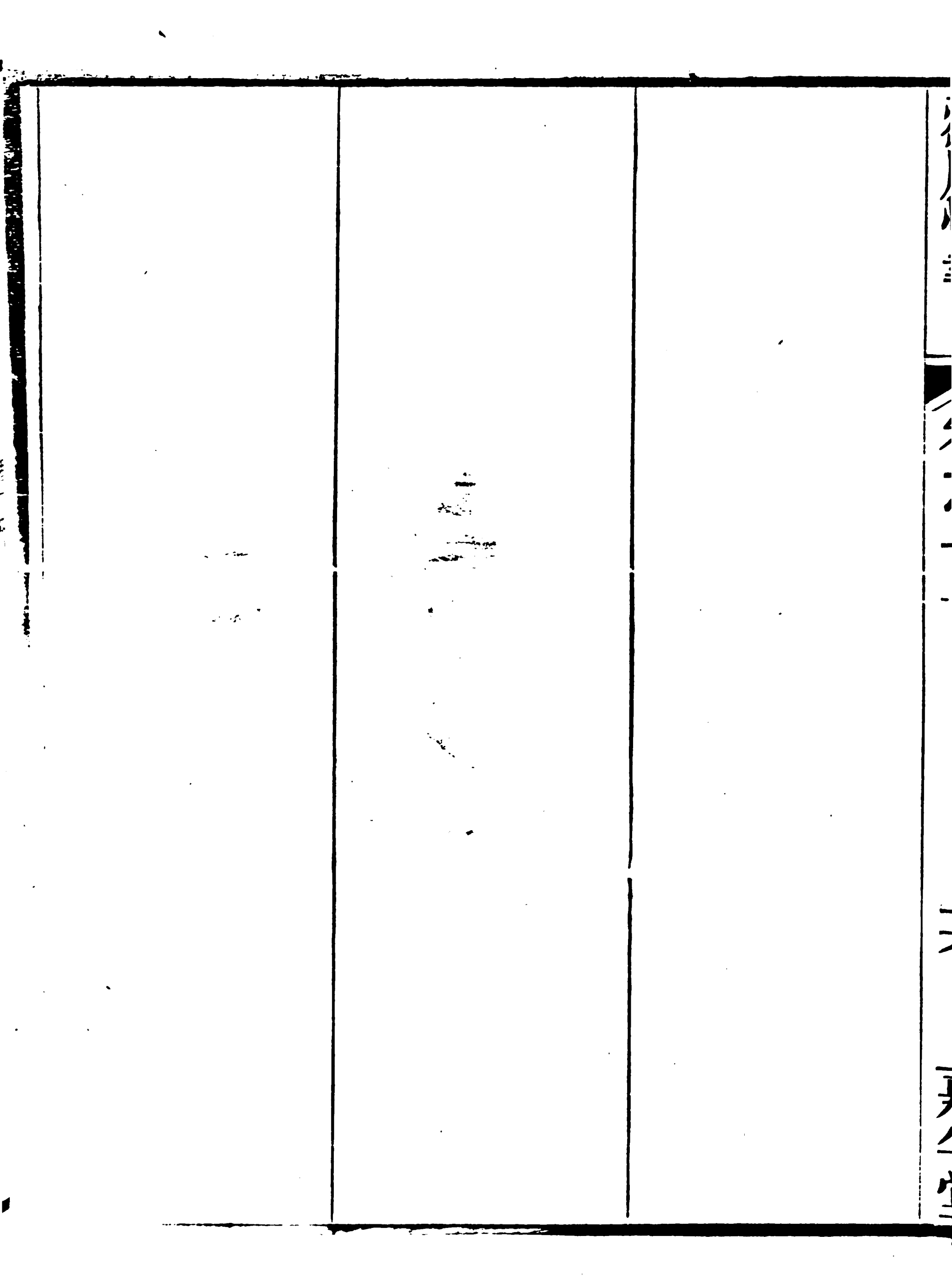
元脫脫當國有神童來謁自言能詩脫脫令賦擔詩即

成絕句云。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蓋諷之也。

欵庭曰、脫脫當國之時。何時也。元政不綱。土寇蠭起。身兼國鈞。責任綦重。苟非有定力以維持之。鮮不至僨乃事者。史稱脫脫輕貨財。遠聲色。禮賢好士。恪守臣節。有古良相風。而惑於羣小。急於私怨。卒至督師南征。功在垂成。為哈麻所譖。身死淮安。而國亦隨以覆亡。蓋由其平日未能權於輕重之宜。故不能擔荷大任也、神童擔詩。與具茨小童收馬之對。何異。其善於規諷者乎。惜乎其忽而不悟也。

宗元竊聞論者謂諫之有諷善矣然則古大臣之蹇諤自將直言盡忠者顧不足爲訓耶余謂不然夫所重諷者若堯舜之時都俞吁咈有之乎無也三代之盛謨命訓誥有之乎無也夫上有明聖之君下有直方之佐道德合而心術同舉錯當而刑罰中卽偶有待匡弼一指陳而無不順應矣而奚事於諷諷者諫之不得已而出於此者也且其所謂諷必爲旁引曲論甚或巧言詭論多類於俳優滑稽之流豈大臣垂紳論道以殿陛之尊嚴天威之赫濯而動以諷進幾何而不爲諸劇之場乎然則纂之者何曰談言微中

可以解紛倘令進諫者知各因勢利導何莫非挽旋
補救之一助夫子之取諷諫當亦因春秋時勢而設
詎敎人槩以施於明盛之世也矧諍子之於父諍友
之於士亦皆可類推以神其用也哉



巾經纂卷之十二 禮帙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說辭

士掉三寸舌。強於百萬師。固非辭不爲功。而或者槩以騁辯少之。何歟。夫言語之科。聖門所貴。專對之才。智者其難。正笏而決大議。奉圭而修鄰好。茹吐之間。榮辱隨之矣。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懌矣。辭之洽矣。民之莫矣。蓋辭之不可已也如是。

吳徵會於諸侯。衛侯後至。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

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侯是墮黨而崇仇也嚭說乃舍衛君

慤庭曰黃池之會爭長中夏夫差侈然有霸諸侯之心焉衛後至而藩其舍以討貳也說之以墮黨崇仇不特能動宰嚭之聽千古來兩國相交時衆人心事事機成敗四字中實已包括盡淨語奇字警他人紛紛爭論從未嘗出此窠臼卻說來總不能如此明白了當聖門言語之科首推端木有以哉

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

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請行遂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

臣交爭也而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令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子貢南見吳王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强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强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

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伐小越而畏强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見越王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怠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與吳王

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國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也今王誠發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興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倣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子貢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於吳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且請自

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奉藏器甲二千屈盧之矛步
光之劒以充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
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
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
王於是吳王遂發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
聞吳與齊將戰彼戰不勝越亂之必矣戰而勝必以其
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
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
破齊師果以兵臨晉與晉遇黃池之上晉人擊之大敗
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去晉而

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破吳故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慤庭曰按此事純用詐以行其說直一傾軋之士所
為與捭闔縱橫家何異子貢聖門高弟決不出此當
是戰國說士偽託太史公好奇遂以摭入本傳耳東
坡謂予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
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太史公
所記皆非也茅鹿門亦謂子貢救魯事必當時傾謀
之士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策可觀今事之眞
偽亦不必深辨而其立言之妙批郤導窾揣摩曲中

正如庖丁解牛恢恢遊刃固可謂善爲說辭者矣因
記而并論之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講計
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緩計之緩辭曰此非臣所
知也王曰雖然試言之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自殺於房中者十六人其
母聞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
六人是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
從婦言之必不免於妬婦也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秦之不

復攻我乎對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後也此非臣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此自盡之術也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從樓緩之說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

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且秦虎狼之國也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王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趙搆難天下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在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虞卿聞之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

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樓緩聞之逃去。

愨庭曰。秦之所以能并六國者。不獨恃其兵甲之雄。亦往往放其遊客於諸侯。而爲之反間。以資其力之所不及。如張儀之於楚懷王是也。樓緩之說趙。無異張儀之誑楚。徵虞卿。則此六城者。幾何不折而入秦矣。究之以地與秦。何殊以肉委虎。何世主之不察也。細繹其言。畢竟理勝於辭。

慤庭又曰六國之亡非秦之能亡之六國自亡之也當戰國時六國非小弱也秦雖强其力猶足以相支苟內修政事外連鄰好彼秦者安能狡焉思逞耶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聽遊士之浮言而甘心自削以奉秦剜肉補瘡而其瘡乃愈劇也亦愚之甚矣獨不思我之地有限而秦之欲無厭以有限之地供無厭之求勢不至盡折而入於秦不止故六國所以致亡之道非一而其最甚者無如割地之議虞卿坐而地盡一語可謂切中其病惜乎不終於趙而以窮愁著書終也殆亦早見及此歟嗚呼於六國之士吾

必以卿為巨擘焉。

契丹乘宋有西夏之憂。遣使來言關南之地。（地是石晉所割後為周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見契丹主曰。兩朝相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以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今本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

就使幸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

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弼還報帝許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

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奪自遣人來議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

慤庭曰使臣立言亢則易啓釁端卑則自傷國體劉宋當日者西陲不靖詎可復挑北敵富公所處極難觀其應對之間不亢不卑有卓然不拔之槪而無溢美遷令之失可謂不辱君命者矣

唐段太尉秀實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甯節度使白孝德以汾陽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請署都虞侯旣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吾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何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還散入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具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旣

慤庭曰對軍士則稱尚書副元帥以懾其奸見郭晞

則稱副元帥以開其轍大聲疾呼探龍頷而得珠入虎穴而取子剛正之氣磅䃭四塞矣至其始則藉諧語以入軍門繼則托疾而留宿好整以暇皆所以奪兇暴之氣而隱示以屹然難犯之形與昌黎之宣慰成德軍後先輝暎豈不偉哉

唐長慶二年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韓愈宣慰其軍時庭湊不解深州之圍愈至境庭湊拔刃弦弓以迎之言曰所以紛紛者皆此曹所為非庭湊心也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

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順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其子孫尚有在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當卽出之因與宴禮而歸

懿庭曰辭嚴義正有泰山巖巖氣象而喫緊處只在汝曹尚能記先太師一句爲之追溯舊勳曲相開導

不詭不隨何頑不化哉按唐鑑僖宗時黃巢反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留後王敬武已受巢官爵王鐸遣判官張濬至鄆敬武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媿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舍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師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此與昌黎之諭成德軍相似因附錄於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遣司馬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次。韓最居上。未聞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甯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拜受。

愨庭曰、說來入情入理。關壯繆縱然護前。不得不必

折而退聽矣

宋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宰相黃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欵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得罪第今日勢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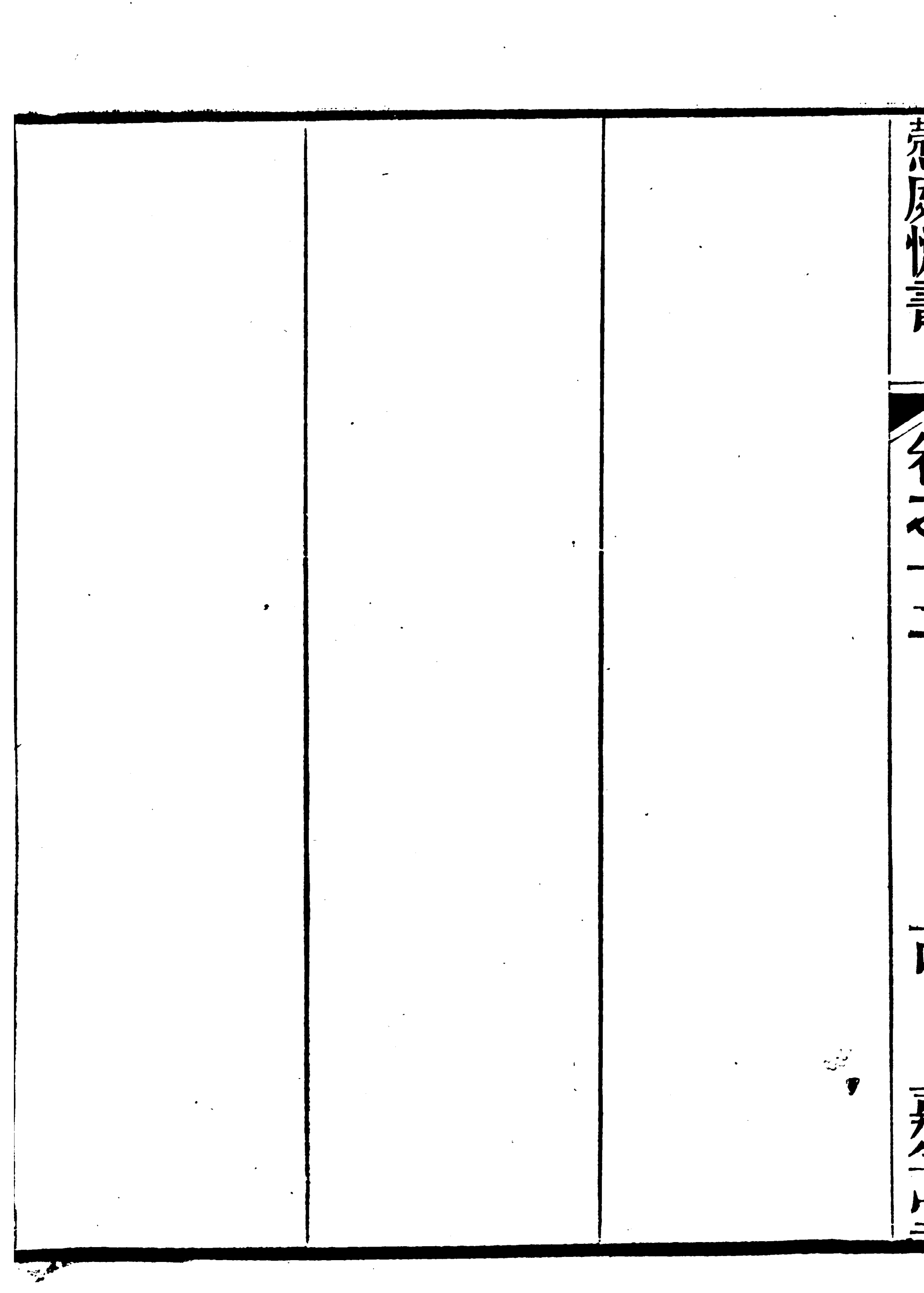
慤庭曰伯紀當國步艱難之時需才孔急而潛善爲上所信任若顯示異同勢必從中掣肘善爲說辭使之欣然樂就其言愈婉而其用心益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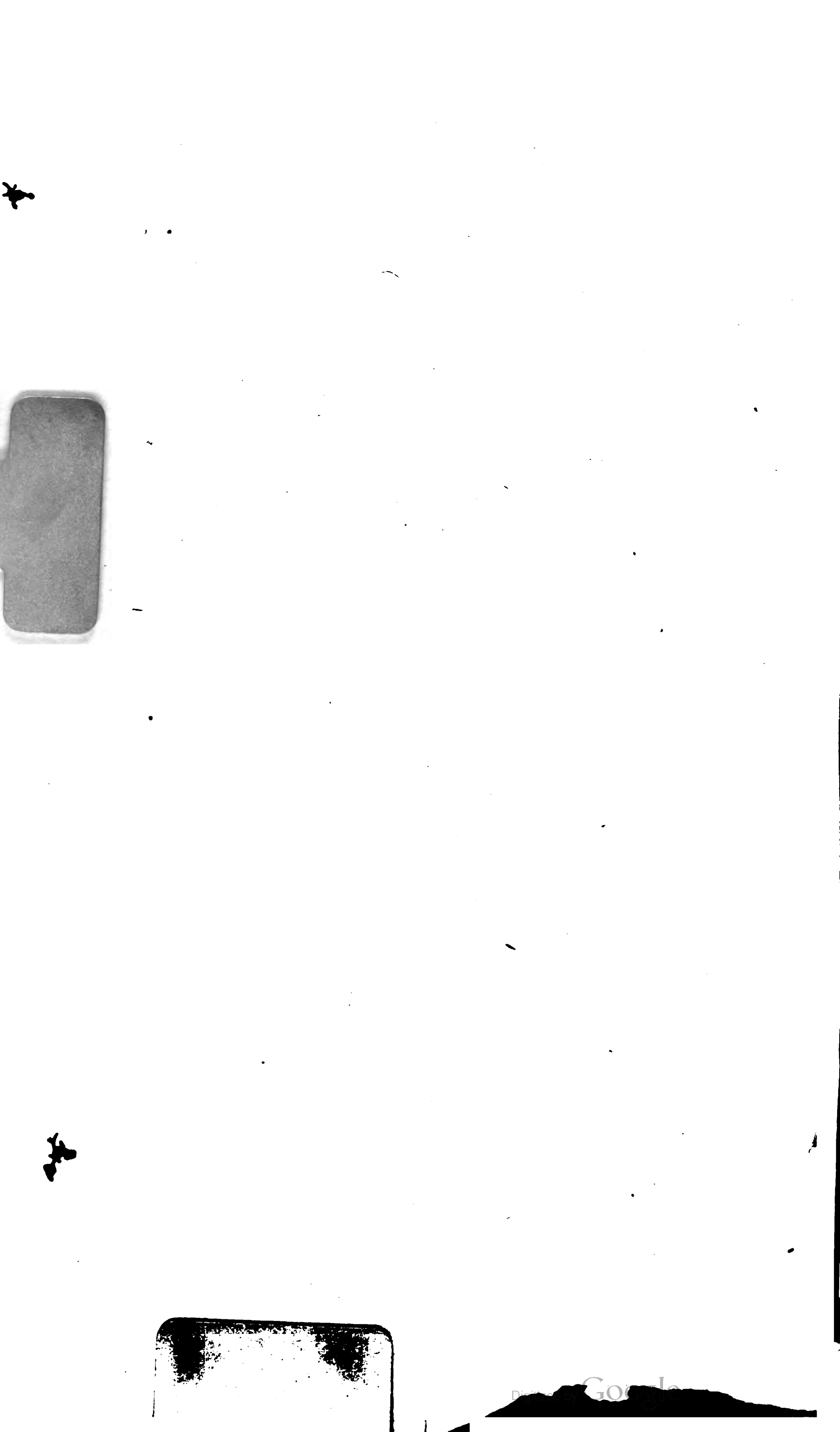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妄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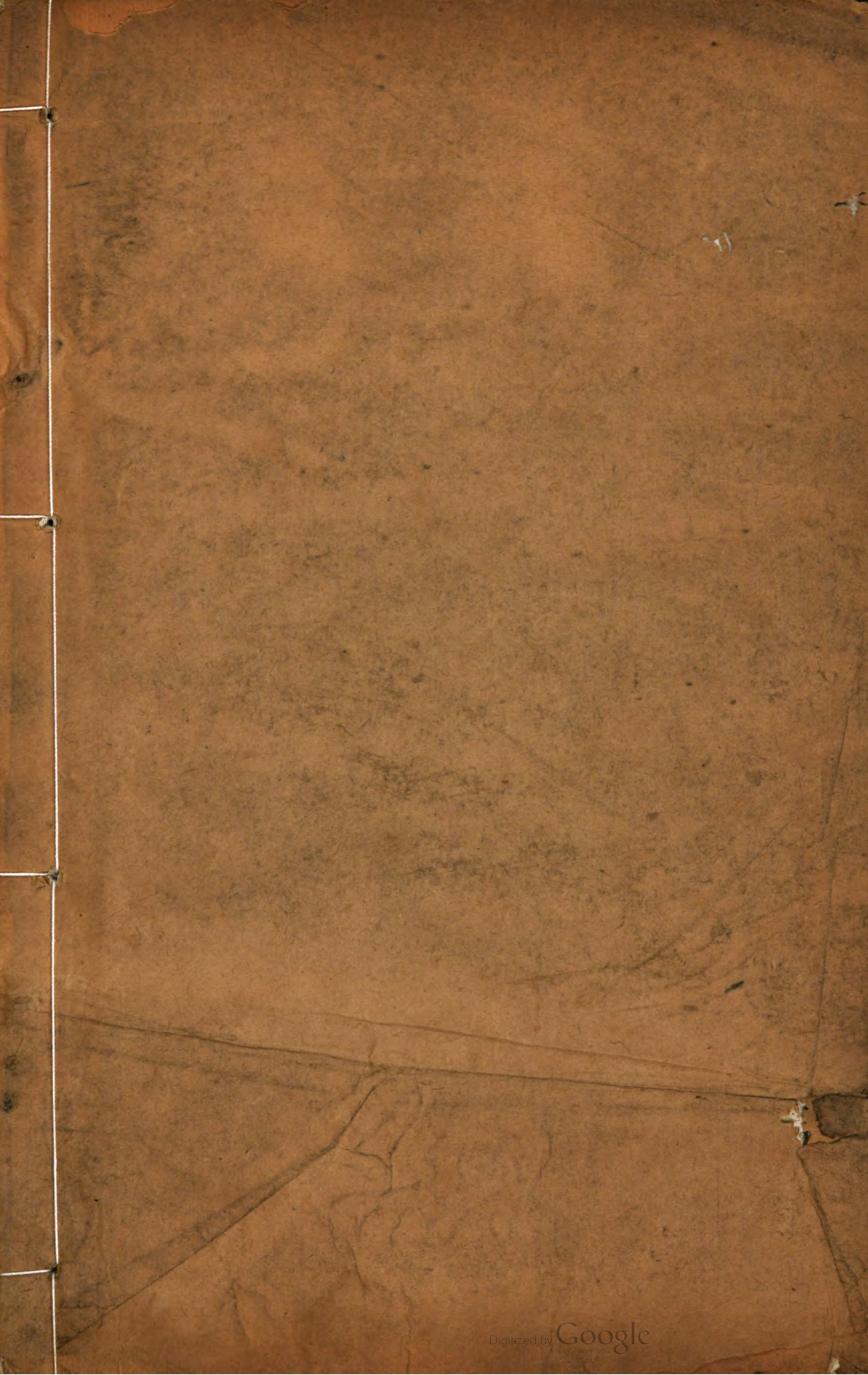
懿庭曰入官見嫉此紈扇之悲所由來也乃謠諑之傷至誣以祝詛危矣引對何等正當心跡不辨而自明千古女師匪兹誰屬鬼神有知四語崇信鬼物者當書之座右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慤庭曰武氏臨朝大開告密之門來俊臣周興輩鍛鍊周內不恤民命唯有功治獄平允所全活甚多引對二語歆動其惻隱之心亦自見忠愛之意藹然仁者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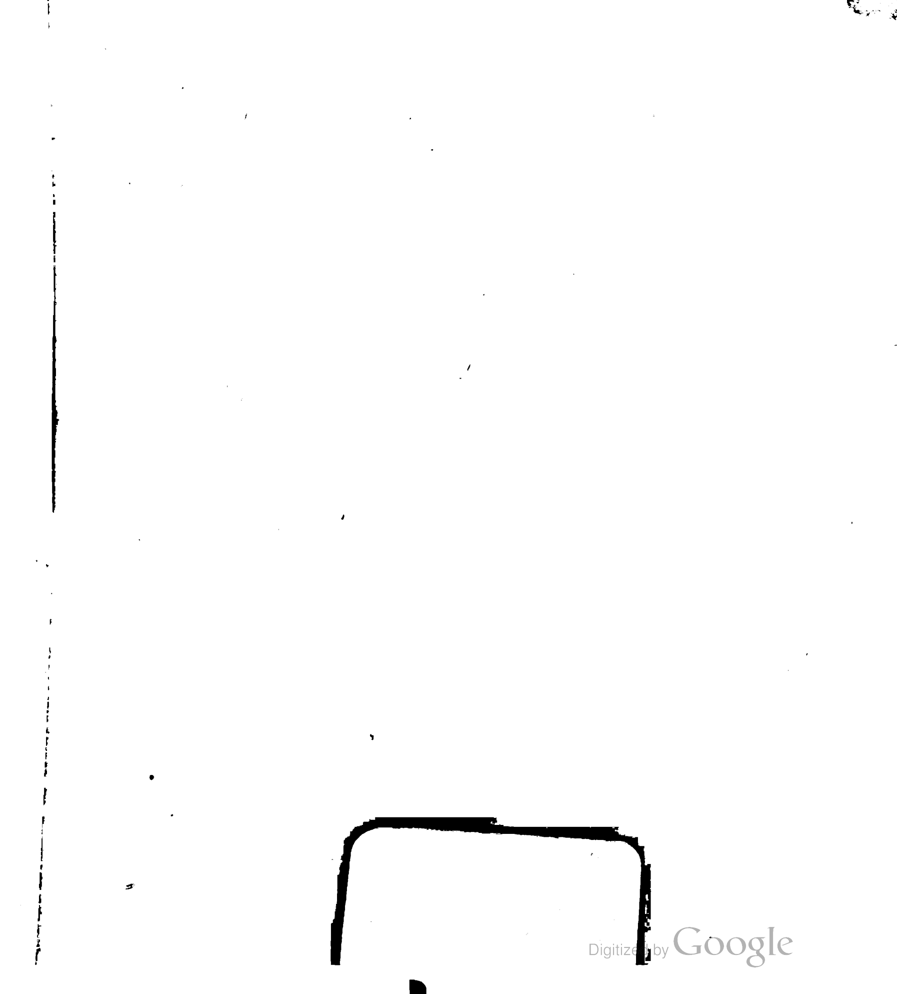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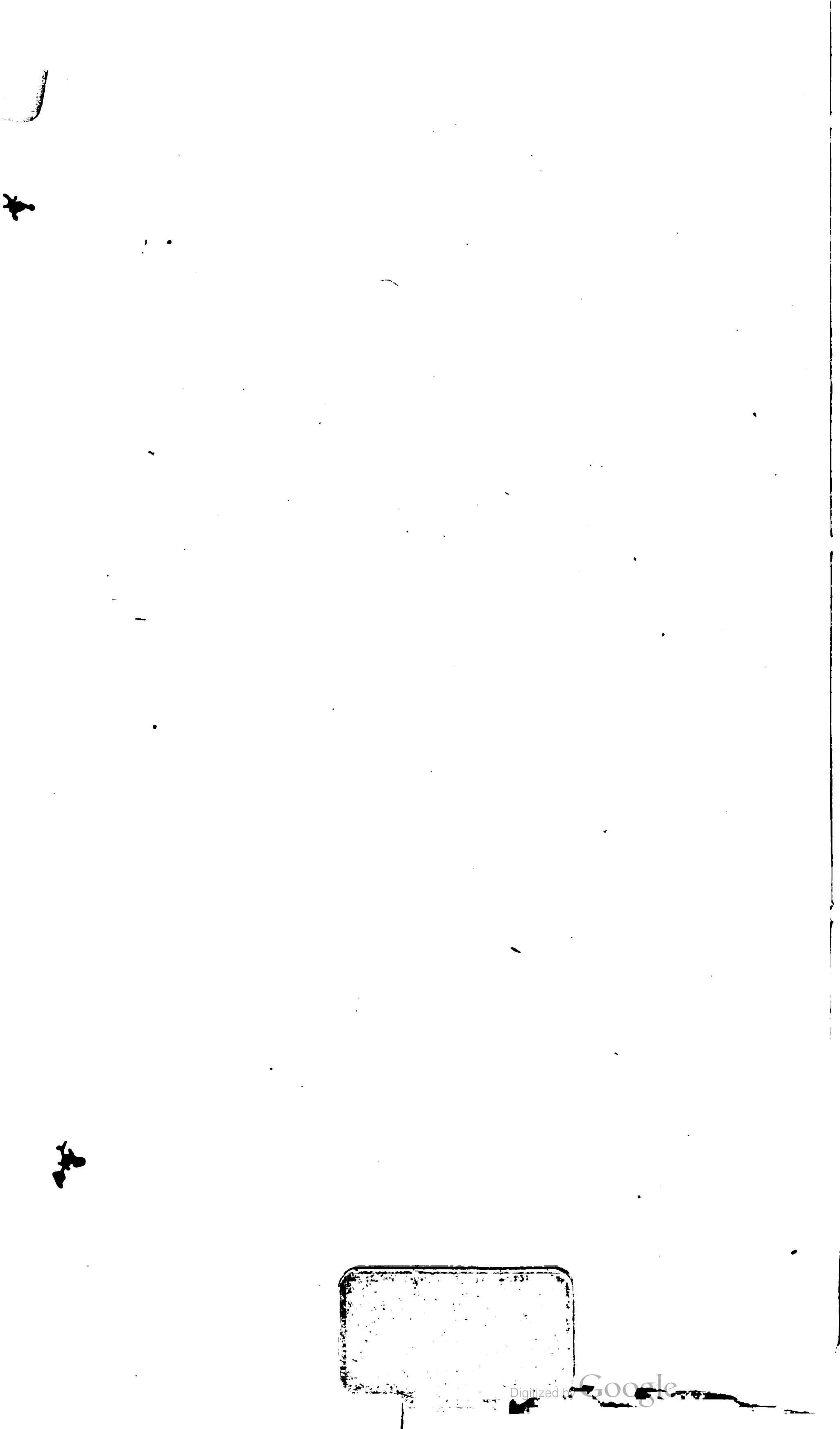


經
知

控馭

妙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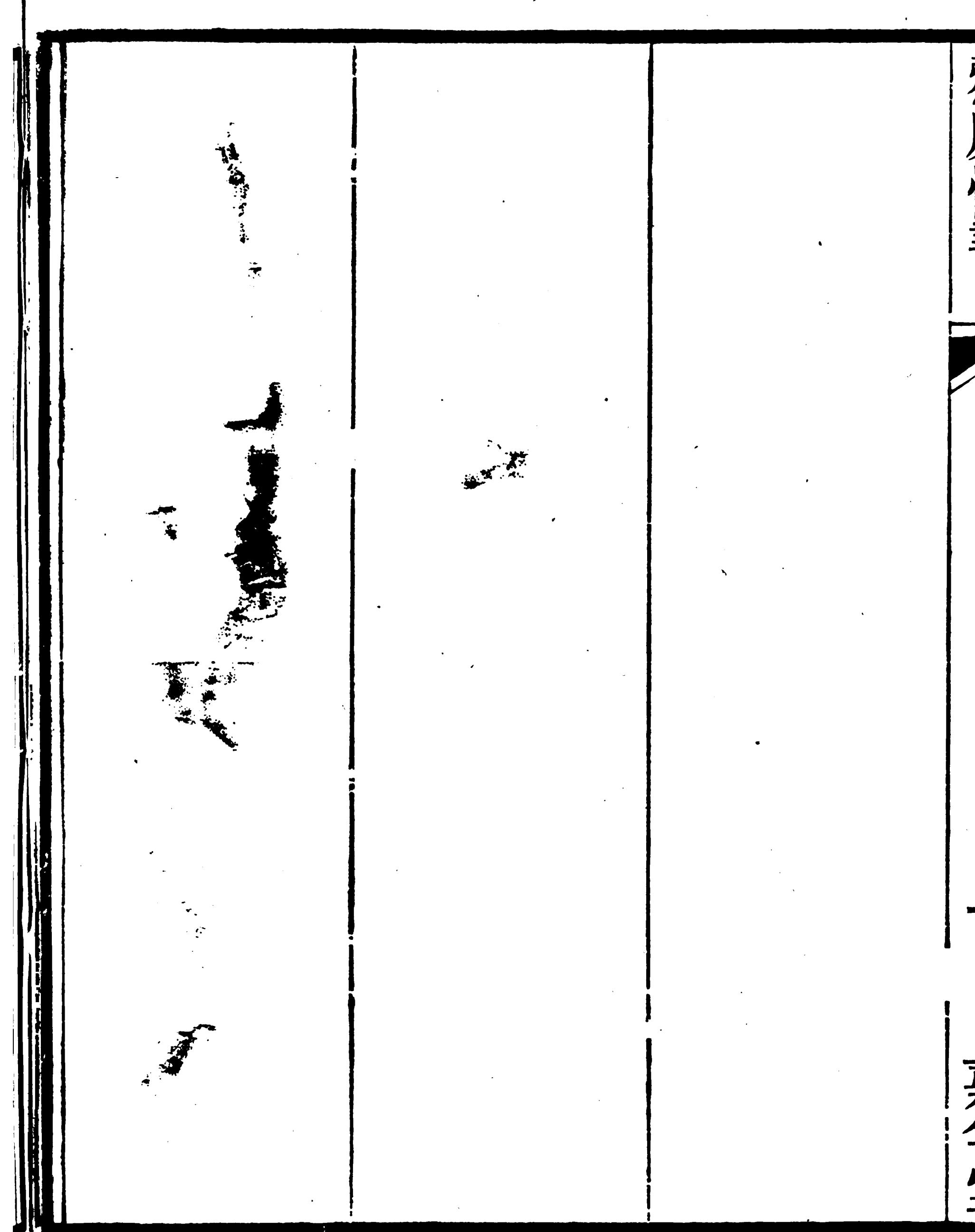
巾經慕知帙

控馭 妙應

物導 究繞

巾經纂智帙卷十三之卷十六

目次



巾經纂卷之十三 智帙

元和宋宗元懿庭氏著

控馭

馬之力大於人乃執策而臨之進退惟命者六轡在手也惟人亦然馭之得其策則疆以戎索遠人可以羈縻入我牢籠姦宄隨所操縱雖有要駕之材踶齧之性無難鞭箠使之矣詩曰抑罄控忌抑縱送忌蓋不獨善駕馬者有艮造也

宋眞宗時曹克明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曰

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遂以箭刺蠻股傳以藥蠻立死羣蠻慚懼而去

愨庭曰未達不敢嘗聖有明訓況新附之蠻其心叵測乎藥由蠻獻而即以蠻驗藥則蠻之詐僞立見而不敢復施其詭計矣此爲控制苗蠻設也若羊叔子之於陸抗饋問互通而坦懷相與又不可同年而論

宋時于闐使者入朝過泰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食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謝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敎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

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懿庭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蠻使而待以客禮殊不免有褻國體宜譯者之藉其勢以肆騷擾也先召其譯而愓之以法復絀其使而示之以威遂令纖毫無犯一境安然希亮才畧加人一等矣

懿庭又曰外藩恣橫大抵皆由內地奸人導之乃至銜命職貢而亦肆行橫暴無忌甚矣寬之則隕中國之威治之又失柔遠之義先得其要領而制之使不

敢發然後威可得而行恩亦可得而示矣

宋熙甯中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時蘇軾通判杭州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甯然後受之

慤庭曰外藩不奉正朔不共孰甚焉易書而後受所以定名分也至嚴飭押伴者以駕馭遠夷與希亮同是一法

明武宗南巡中使絡繹於道恣索無厭汪公應軫知泗州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至者斂戢不敢肆而汪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

愨庭曰中人性貪而陰懦倚勢縱恣索取無厭亦所在選愞官吏望風屈抑有以釀成之也汪公當逆瑾用事之時而能懾服羣璫恩威並濟遂令斂戢不敢肆行深得馭之方

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禁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

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

慤庭曰史稱德宗性多猜忌駕鶴之受代與否未可懸擬而禁軍地處肘腋亦不嫌於過慮祐甫此策做陳平僞遊雲夢故智所謂乘其不備而使之不及措置也誠足爲駕馭悍將之法

梁劉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王僧粲謀反湘部諸郡蜂起應之前鎭軍鍾元紹潛謀內應坦偵知之佯爲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元紹不敢發明旦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尚

在坐收兵還具得其文書本末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即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安

懿庭曰變故初起之際人心反側一露矜張未有不僨乃事者妙在偵知之而佯爲不省設疑竇而俟其自來密案其狀而收之脅從罔治闔郡晏如何等靈便

懿庭又曰首謀伏誅餘黨尚衆人人自恐事變尚未可知斬紹而焚其書而人心始帖然安堵矣不然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何嘗不疾不仁哉

宋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衞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懿庭曰握重兵於上游跋扈之形已彰急之則速其叛緩之漸不可制乃能於造次之頃不遺一矢而叛臣伏誅一軍安堵子羽大有辣手

愍庭又曰光世撫衆語簡而要叛軍卽時解散此處煞是緊著與劉坦焚鍾元紹逆書同一作用儻必窮究餘黨一時株連多人往往又生事端矣固知臨變不可無識

東漢眞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旣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眞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眞定

震怖無敢動者。

懿庭曰、乘其猶豫之際。好言以勸其來。鎮靜以安其心。優禮以招其黨。使楊氏兄弟不覺而盡入其彀中。遂聚而殲焉。不煩擾攘而禍亂已弭。非智勇過人者而能如是乎。

唐高仁厚攻東川楊師立。夜二鼓。賊黨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楊茂言寨。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寨見副使走亦走。賊直薄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賊大敗。仁厚念諸棄寨者所

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唯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繼隨既而審其虛乃復還耳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

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令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復出後君雄斬師立出降

懿庭曰楊茂言不可不誅諸寨之走者又不能盡誅敗敵諭追仁人之用心良苦卒之誅首竄而三軍懾服還俘虜而敵人震疊從容談笑中恩威兼濟高公其得仁者不殺之意矣

唐德宗時陜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

以李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三面懸絕，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朕方用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謀成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將，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

思節必不害臣矣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之功曰軍中頗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賫版幣祭節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行也上籍陝將預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

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而抱暉遂亡命

慤庭曰唐中葉時天下多故藩鎮中往往有戕主帥以求節鉞者順之則醜惡而長奸誅之則勞師而動衆鄴侯於危疑之際單騎請行出不意以奪其奸謀部署安閒不戮一人而能使悍將潛踪全軍歸順由其德望素著而撫馭有方也傳稱泌好大言然具此作用正不妨作大言乃所謂大而非夸耳

漢末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以請邑爲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爲河東太

守固等以兵絕陝津譏不得渡或謂須大兵譏曰河東
二萬兵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於固固
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
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
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
郖津渡范先欲殺譏固曰殺之何益徒有惡名且制之
在我遂奉之譏謂固先曰衞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
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
督行丞事將核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
陽事譏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譏患之說固曰夫欲為

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宏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

慤庭曰輕身入敵於中取事而敵反爲我用以陰散

其黨而徐爲之備則守可固而援可待矣杜畿其智勇膽畧俱備者乎

明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戸詗事還即召入與談所詗事甚析大喜曰寒矣乎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食即並金巵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戸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

懿庭曰賞不行則立功者不奮賞行而未快人意則我猶非有國士之知人亦未遽有國士之報大抵功名中人皆意氣肝膽中人也一姝之惠而奮身思效

語云士爲知己者死信然

愨庭又曰史載越詔事汪直當時與陳鉞有兩鉞之謠其人不足言也而牢籠死士緯有奸雄手段擬之於古其得曹瞞之譎者乎

宋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二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子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

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眞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慤庭曰易代之際內豎最易弄權唐之季世可鑒紿繼恩而鎖之書閣而中宮之異議片言可息呂公臨大事而詳審如此所謂小事糊塗者恐亦是大度包容不屑以察爲明耳豈眞糊塗者哉

明土官安貴榮以從征香爐山有功加貴州布政司叅政心猶怏怏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撫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

禮之守仁貽書貴榮畧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將執法以繩之遠至二三十年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議其後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土地人民未之或改者以其世守天子禮法不敢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之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且剗除寇盜亦守土常職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世有其土地人民若爲流官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

弗行則有方命之誅若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後驛得不滅

慤庭曰安貴榮席累世富强之資驕蹇縱恣非國家法禁所可得而馭也陽明先生當遷謫之餘爲之敷陳利害剖晰詳明使獷悍之徒惕然於王章之不可假易回心嚮化而不自知易稱有孚之亨信及豚魚其信然哉一紙書勝於十萬甲兵遠矣

唐建宗元年曹王臯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誣劾以死國良恐據縣

反討之再歲不能克皋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爲京杲所誣者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攻法破將軍非將軍所度也國良疑未決皋卽日單騎稱使者造其壁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大驚趨出迎拜叩頭請罪皋執手約爲兄弟盡焚其攻具散其兵有詔赦之

慤庭曰以再歲不下之叛將馳尺一之書以招徠之單騎造壁泥首聽命直是賀六渾翦馬手段

漢袁盎患爲宦者趙談所害兄子種爲常侍騎謂盎曰

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自是談不復能陷盎

瞉庭曰附大義以行其私幾爲傾軋故伎然用此以陰制近倖實亦足以遠害且車前數語至今讀之猶懍懍有氣色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

晉王敦用温嶠爲丹陽尹置酒爲别嶠懼錢鳳有後言因行酒至鳳未及飮嶠僞醉以手板擊之墮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眞行酒敢不飮鳳不說敦以爲醉兩釋

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敦曰
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嶠得還
都盡以敦謀告帝

愨庭曰此與袁盎事相類一則止爲身圖一則乃心
王室作用雖同而秉心各異也醉後擊幘遂爲千古
佳話江左多才應推太眞爲第一流人物

明甯藩既獲駕忽巡遊羣奸意叵測陽明甚憂之適二
中貴至浙陽明張燕於鎭海樓酒半屏人去悌出書簡
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數與之二中貴
感謝不已陽明之終免於禍多得二中貴力脫此時挾

以相制則仇隙深而禍未已矣

慤庭曰新建此舉非於宦官委曲周全也亦非第為身謀也蓋武宗南下時宵小盈側非得其要領而為之彌縫於其間恐至別生事端故假此以弭其隙而作用特奇後之東林諸君子若能知此意以善為調劑其流禍當不如是之烈

元和宋宗元愨庭氏著

妙應

事來而不知所以應之有手足無措者矣或乃倉卒談笑而隨機赴節動中窾郤抑又何歟夫人之才分名有所至靈心闢而特進一籌更事多而倍饒肆應節取其事不惟其人試探夫囊底智要足以博因應之資云

齊晏嬰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嬰也辨於辭嫻於禮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將事行人曰天子請

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烏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愨庭曰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不斥其僭而僭王之罪自見矣使入其國而必明斥其稱號之失不足以正其罪適足以啓其釁耳晏子以冷語折之而夫差已帖然自革其號於此見名之不容假易至戰國而秦王稱天子雖唐睢亦順之矣又時世之不同也吁可慨已夫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於君王后齊襄王之后太史氏曰齊人多智

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擊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

愍庭曰漢呂后時匈奴遺書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等語樊噲忿欲擊之得季布之言而止秦以玉環遺后比於謾矣取椎擊碎以不解解之此即斬亂絲手段史稱君王后用事四十年不被兵即此可見其明智

唐李尚書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番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議和當擇練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則年少於揆者後無所避矣揆不敢辭揆至番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

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慤庭曰盧杞蟠踞政府忌嫉老成凡朝臣有夙望者盡皆置諸危地如顏魯公之假手李希烈是也吐番無親要盟難信而以揆當之難乎免矣妙在詭言遵晦而爲國爲身得以兩全李公不愧當時第一人矣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詞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知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慤庭曰時南北並峙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歸化之人

難以憑信況大創之餘甲仗匱乏豈可使聞於隣國帝一時失問而飾詞以對善於彌縫琛可謂有心人矣

吳魏濡須之戰孫權嘗乘大船來觀曹軍曹軍弩弓亂發箭著船旁船偏重權令迴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懿庭曰箭均則船自平自是一定之理乃於矢石蝟集時而能從容整暇如此生子當如孫仲謀此碧眼之所以見推於魏武也

唐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

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寢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未有言懷光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嘿然

慤庭曰涇源兵變德宗倉皇出奔微懷光勤王之師

則奉天并爲朱泚陷矣咫尺行在求一見而爲盧杞所抑懷光之不終德宗致之也然當時反形已露晟以孤軍屹立勢甚危虓所恃軍心輯和以敵王愾奈乘輿播遷府藏告匱朔方之犒賚既不能以議增神策之廩餼又不容以議減誠有難於置喙者因懷光之激而厚自貶抑陽示以不敢專主之意實陰以收士心而奪其謀何其敏而善應也卒能匡復王室戡平多難西平之智慮遠矣

岳飛知金惡劉豫可間而動會軍中得金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

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以會合冦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淸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共計謀金事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報金太子太子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懿庭曰金之立劉豫出自粘不罕非兀术意武穆何等機警自所稔知因其諜而剪除之可以不勞而定此行軍神機非詭譎小智者所能測觀此知武穆之戰則必克者豈徒以神勇爲能事哉

安祿山反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弈蔣淸首以徇

河北顏眞卿紿諸將曰吾素識燈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而藏三首

慤庭曰唐天寶之季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所以漁陽一鼓而天下風靡河北正當賊衝尤易動揺持頭以徇祿山之猖獗極矣紿之以僞以安人心收斬來使以申天討而後衆志始固此雖魯公應變一端而四十六州中已爲有一無兩

宋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

以為襲已盡殺之

戇庭曰借刀而殺此即兵家反間之法而出之以奇眞神於用間者武穆胸中豈止有十萬甲兵

宋統制酈瓊縛呂祉叛歸劉豫張魏公方宴僚佐報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樂飲至夜乃為蠟書遣死士遺瓊書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金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戇庭曰德遠不聽武穆之言而誤用酈瓊以致叛亡咎實難逭卻能於初叛之際不露圭角遺蠟書以疑敵乃其善於補救處否則瓊為金用安知其不先驅

以圖我耶此與曹武穆事相同然瑋之所逃亡者僕屬散卒而浚之所背叛者出自將領其戒心更甚故其作用亦更密

漢元帝不喜太子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同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覩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太傅師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愨庭曰猜嫌一啓往往易於見過且恐有小人從而

中傷之國本便易動搖矣師丹身自引咎以善全父子之間可謂老臣深識矣而措語婉妙所以易於感動

唐肅宗爲太子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說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惜

穀庭曰人子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肅宗非能盡孝者特當時操危慮深耳一轉移間而親之喜怒頓易此其善承顏色處

漢世以來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

漢世以來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illegible]丈六銅像於

瓦官寺旣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戴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爲減胛遂不覺瘦

慤庭曰達摩入中國對梁武帝曰廓然無聖可知佛未涅槃前此身尚爲虛幻於像設何有乃鑄丈六銅像而更爲之較量肥瘦亦惑之甚矣仲若斟酌裁損以通工之窮不曰面瘦而曰臂肥機巧過人

宋太宗時一宮女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迴不欲殺之然恐無以示懲皇城使劉承規會其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時領出潛納尼寺中遠嫁之旋取猪心肝一具盒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艮久密揭

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懿庭曰、行仁不能盡法。則宮闈無以著儆。盡法不能行仁。而君心又恐重傷。承規於此。既以全君之仁。亦復彰國之法。可謂應變之巧。

明高皇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用賢人心肝。然後成。高皇信之。入以語后。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卽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爲。高皇大悅。乃於國子監取而用之。鈔遂成。故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置尙寶司局中。永爲定例。

慤庭曰取心肝以造寶鈔不過工匠借以自綴其私耳而明祖果於誅戮一時遂動殺機未可以口舌爭矣妙卽如其說以將順之假兔園之殘編賁虎觀之碩士而使聽者不覺故能一語回天也馬后仁而且智宮中多所規益觀此可以概見

明周之屏在南粤時張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獞猺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周云何曰相公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慤庭曰古者周索戎索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天下大矣豈能一概相繩況猺獞素性獷悍未可以法度齊之者乎特秉鈞者發令之始難於有所異同耳善會其旨以行之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大是解人

明黔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謂朝弼紀綱之卒且萬人逮恐激變張居正擢用其子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

慤庭曰擢用其子則衆有所歸朝弼縱欲拒命誰與同惡朝廷之國憲得伸沐氏之世勳弗替情法於是乎兩全矣隨事順應而措置協宜世稱江陵爲救時

才略非虛譽也

宋趙方爲荊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軍心一言而定

憝庭曰將士覬賞而不足以滿其所望猝然之變容有不得而制者唐德宗涇原之卒可鑒也詭言相歆而禍亂自弭葵少時便能爾爾宜其秉樞建閫剪除劇賊斬李全於揚州而爲有宋一代之名臣也歟

明張佳胤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謁直入堂階公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言此何時大尹猶倨

見使臣乎公稍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設香案敬附耳公意頗疑遂延入後堂敬拉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壩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與章共出匕首置公頸公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我即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即不匕首能奈爾何且爾既稱朝使奈何自露本色使人窺之非爾利也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安得多金敬出劄記如數公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官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幸甚但爾兩人槖中能裝此耶抑何策出官舍也賊

曰公慮夏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illegible]
詔逮故事不許一人從從即先刺公俟吾黨躍馬去乃
釋公耳公曰逮我晝行邑人必困爾即刺我何益不若
夜行便二賊稱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識亦非爾利邑中
多富民願如數貸之既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
公計公傳語召吏劉相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
吾不幸遭意外事君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
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
得辦此公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
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符五

千金數九人素善捕盜者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相會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飲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賊益信之酒半釂所招九人各鮮衣爲富客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如數作哀祈狀二賊聞金至且觀來者豪狀不復致疑公呼天平來又嫌几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章曰汝不當代官長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刎樹下生縛章拷訊又得王保

等三賊盡捕誅之

愨庭曰不難其心計之巧口給之捷而難其意度之從容不難其意度之從容而難其籠罩二賊於不知不難其籠罩二賊於不知獨難其意喻劉相而相即嘿會是蓋在平日之知人臨時之善任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乃足以辦此

宋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可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遽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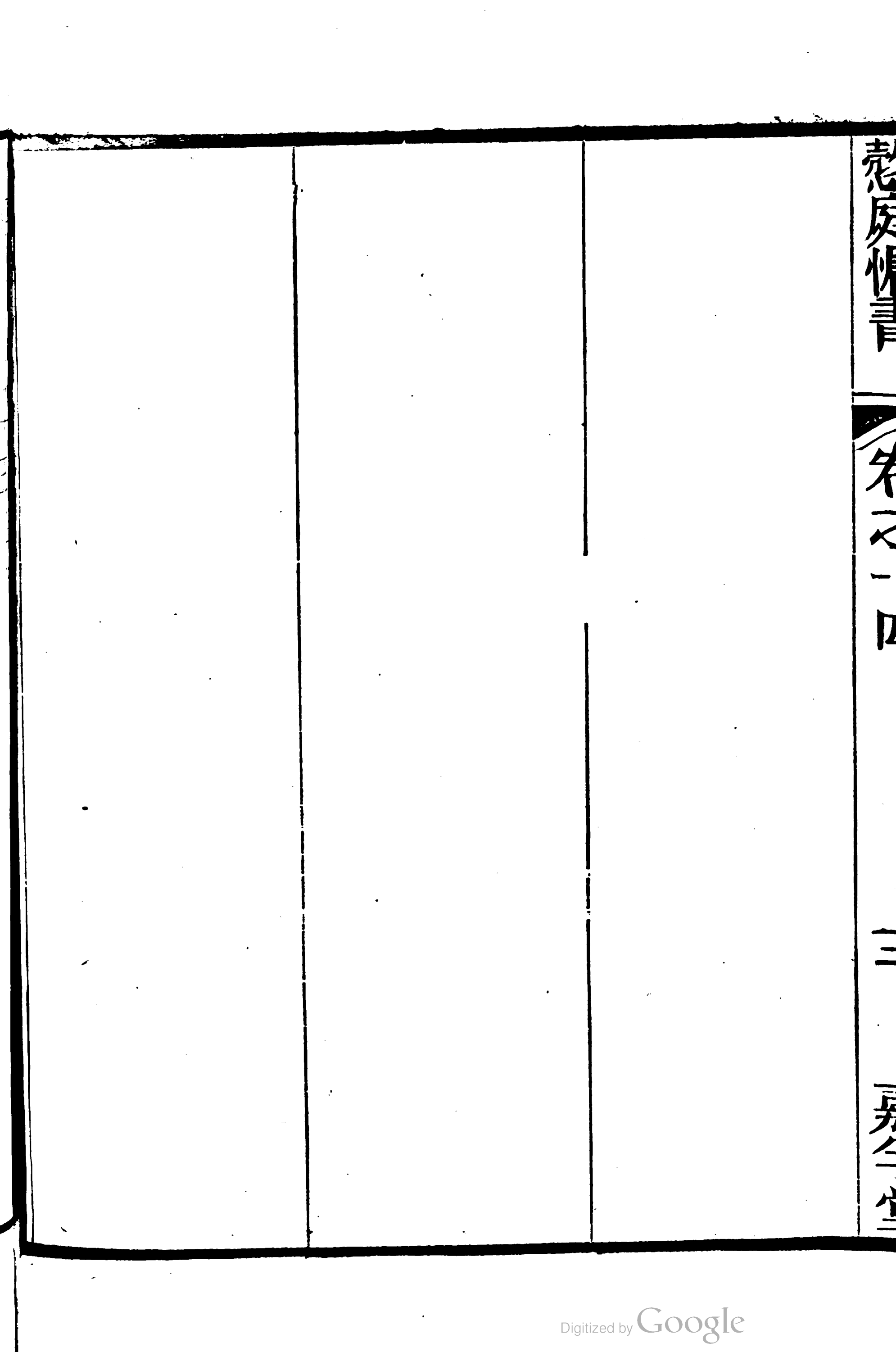
至則詔已成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
思遲乞平面子蓋善用其短也

懿庭曰詞臣應制非可以能事不受迫促請也乞平
面子以遷延晷刻昔李譜盼而徐覗跛而緩步人以
為善用其短盛公亦猶是耳

明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成化中瑾為分宜令病踰時
庫貯銀數千兩隣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刼取
之縣故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匿葛分命家人
力拒其兩門遷瑾於他室埋其銀於污池中著瑾之服
升堂以候賊賊至陽為好語相勞苦盡出其私藏釵珥

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竟物色捕得之

懿庭曰盜賊卒至恆情最易張皇而閨閫尤甚葛氏以游戲應之出私槖以全貎金且復密爲表識仍乃取之如寄巾幗中有此妙才簪丞具有鬚眉當爲愧死矣



元和宋宗元愨庭氏著

利導

固防塞隄不如決之使流因其勢也夫納約自牖則聽若轉圜披郤中窾則渙若冰釋善因者不更化而成不易民而理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則導之而已矣導者以利爲本因匪其事以資取法焉

田單復齊立襄王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單解裘而衣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

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矣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我王之教澤也

慤庭曰功高震主遂以忠而見疑此古今所同慨夫

使田單有不臣之心闔陽城而王孰敢不聽豈俟此日哉乃國社新復猜嫌頓起則履險乘危其流毒有不獨在一人者矣貫珠者一言而上免相臣之禍下結國人之心逆而導之使順具此作用天下何事不可轉敗爲功惜史氏不著其名姓

田叔爲魯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復曰王使人自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又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

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馮猗龍曰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往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曰吾聞洛陽諸公居間都不聽今子幸聽解解奈何從他邑奪賢士大夫權乎徑夜去屬曰俟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事與田叔發中府錢類王祥事繼母至孝母私其子覽而酷待祥覽諫不聽每有所虐使覽輒與祥俱飲食必共母感動均愛焉事與田叔暴坐待王類

懿庭曰蘧伯玉之告顏闔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又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爲傅衛太子而設也田叔其有得於蒙莊之旨者乎

唐德宗即位淄靑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卻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靑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慚服

懿庭曰德宗時唐室陵替正己不臣之跡已露具表獻錢所以嘗朝廷也不咈其請不爲所嘗將士感恩悍帥氣奪國有人焉此之謂歟

慤庭又曰此與宋王旦處趙德明求粟事作用正相似皆所謂戰勝於朝廷

唐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而慮其冤乃密奏牓子云但有罪莫赦有闕莫塡自然無類矣

慤庭曰有明流寇以裁驛遞夫而起禍亂之由古今一轍愚意凡遇此等去處惟有缺莫塡一法陰去之而令人不覺庶不致激成他變

南唐烈祖時諸將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才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

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勅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自止烈祖從其計禁校無復遊墟落者

愍庭曰烈祖起於厮養之中與諸將比肩共事今基業初定而以細故繩之於法激而思變事未可知非獨藉其才力已也絕其從禽之物乃可不令而自止子房之封雍齒所以安諸將之心嚴求此計所以彌禁校之釁

宋眞宗朝嘗有兵士犯法合死特貸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聲叫喚乞劒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後別取進止處斷尋決訖取

旨。眞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既。決。後。便。送。配。所。莫。問
慤庭曰宋時禁軍暴橫蓋沿唐世及五季之風往往
肆行無忌然以兵士犯法合死貸命決配而不知感
恩反以乞劍爲詞不服上令罪不容於誅矣眞宗特
欲始終寛貸故以權宜應之而呂公弼治成都有營
卒犯法當杖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
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因以肅然蓋將在閫外
信賞必罰方可整飭士伍若聽其喧呶而仍以尋常
之法繩之其何以肅軍容而明紀律與此又未可一
槩論矣

宋趙開旣疏通錢引民以爲便一日有司獲僞引三千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僞引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眞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千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愨庭曰化無用爲有用網開而法不廢如此處置國事則貪詐無不可使矣

宋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

善處大事眞宰相矣○
慤庭曰衆怒固不可犯而犯上作亂之習尤不可長○事在兩難移官易帥而消禍患於未萌此其善處大事也○
慤庭又曰樞密尤爲要任豈可嘗試爲之以作調停之地王公處此固善然若張旻才不任樞密則當此際作何處置閱者試於此思之○
宋寶元間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喜夷簡之有謀

殼庭曰呂公作用全在舉不稱者與同罪上

宋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曰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狥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馬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慤庭曰行兵之道虛實互用或示之以羸或耀之以威尤妙因其間而善用之則我不勞而敵自懾大約有圖人之志者則羸師以誘之如鬬伯比之於隨少師是也爲固圉之計者則虛聲以讋之如檀道濟之於北魏是也當宋之時北有遼西有夏屹然與中國

並峙疆場之吏凡以固吾圉而已所當讋以先聲不戰而屈人者也德用與子醇皆善於因間而用之定州之間諜歸遼而遼人請和熙河之間諜歸夏而夏人不敢入寇其將畧加人一等矣

宋狄青將兵擊儂智高行時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曰君欲從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當有厚賞不然軍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於是無敢求從行者

慤庭曰順其意之所求而陰以利害動之故不拒其請而使奔競者自息也立言之妙乃爾卽此可窺武

襄折衝樽俎之才。

明羅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水次。有男女俱浴於河且嬉笑舟邊。羅遣人禁之。竟鼓噪大罵反拋石舟中。人多卒不可治。乃訴之縣。稍鞭數人。旣而撫蜀。縣民大駭。羅公又泊舟舊處。大言曰此處民前被我懲創一番。今乃大變矣。嗟嘆良久。民心遂安。

慤庭曰。善治民者。因民之情。順導之而已。習俗相沿。猝難變易。況蜀僻在邊陲。易動難靖。上下相猜。馴至亂階。夫非撫茲土者之咎與。羅公泊舟。故所用好語以消其夙昔之嫌。此卽可見其善於鎭撫處。

北齊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愨庭曰、孔懷之戚人性所同徒以財產之故遂致操戈因而不肖者利其有事居間慫恿往往訐訟不解使徒正其曲直執法從事一時雖足以使之帖服而兄弟亦自此一睽不可復合矣唯爲因其心之所本明以動其性之所難昧痛切開諭則不煩言而自悟

洵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牖民之方莫善於此

明朱潮鎭漳泉時有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有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證乃其姑夫叩頭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晩年靠子胡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下淚者

慤庭曰父子天性而至於乖違後母爲之間也使一以法斷之其子固罪無可辭而或無以服其心非化

民之善術也爲之深原其情而薄責其罪使激發其天良以導之於慈孝之經雖有頑父悖子無不翻然悔欣然向化矣後之學斷斯獄朱公其可法也夫

宋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懿庭曰以婦首姑悖逆已甚有常刑矣卽以代姑之笞何等徑捷了當霆桂饒有吏才

宋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諜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

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主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懿庭曰、主僕爲名分攸關。杖僕而謝舉子。中人固優爲之。妙在所判正合我意一語。否則舉子亦當服私行書判之辜矣。其何以懲一儆百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脫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

富人卽日輸錢囫圇爲之一空

慤庭曰世俗惑於浮屠之說不吝金錢以求福田利益而富人爲尤甚此無論福田之說之不可信也卽屬有之尙是懸虛之事孰若振窮濟厄之爲現在功德乎革老不拂富人之請而勸以代民償逋爲廣種福田善爲開牖而富民自無不樂從聽命上不虧國帑下得紓民命轉移之閒造福無量方爲大善才知識

隋煬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染干親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帳中草謂曰此根

大香染千遽覷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千乃悟曰是吾罪過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諸部貴人爭效之自榆林東達薊長二千里廣百步皆開御路

懿庭曰突厥可汗素處驕貴若遽令之芟草除道勢必不行佯言誘之而徐示以君臣之大義俾令引過而親自芟夷亦迎其機而利導之一端也因附錄於此

明尚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

有司患之公曰此我門生當曉諭之俟其來留欵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常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苦茗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腐一盂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故强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則易爲食飽者難爲味時勢使然耳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飧責人

慤庭曰師生之誼原無不可盡言然法語之言從而不改則末如之何矣婉曲開導使之翻然悔悟而自悛於後此則劉公之善於誘諭也所言具有至理豈

特足爲貪饕者炯戒哉

巾經纂卷之十六　智帙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沈幾

幾者動之微。少縱則逝。不密害成。故非明無以辨之。非柔無以克之。是沈之爲用尚焉。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因摭曩軌并巾幗之饒智術者。畧著其梗槩云。

張耳陳餘皆魏名士。秦滅魏。懸金購兩人。兩人變姓名

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吏嘗以過笞陳餘餘怒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若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懿庭曰蘇長公論劉項興亡在能忍不能忍之間厥後成安君遽解將印以致刎頸之交凶終隙末又不聽左車之計身死泜上者皆其虛憍之氣有以釀之也觀張耳桑下兩言其用意固已深且遠矣卒以佐漢而王趙也宜哉

唐德宗欲幸梁州嚴振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欵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山將馬

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若不受召斬其首以復命上勉勞而遣之勛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叛以數百騎逆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勛馳就其軍營士已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族滅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眾讋伏於是縛用誠送梁州振杖殺之勛來復

命。

懿庭曰、興元末、朱泚未平、懷光復叛、德宗因渾瑊之請、駕奔梁山、而迎鑾將士又復輸欵賊人、變生肘腋、此誠危急存亡之時也、馬勛不動聲色、挾尺一之符、取用誠於囊中、能使五千悍卒帖然聽命、其智深勇沈、有古名將之風焉。

明正德初、劉瑾恣橫、朝臣稍忤意、輒竄斥、一日以匿名文書、盡執朝官三百餘人、械繫錦衣獄、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爲名、起楊一清提督軍務、與太監張永討平之、一清密勸永誅瑾、永曰、吾欲爲國除害久矣、因問計所

出一清曰公今還請上間語甯夏事上寘鐇僞檄因奏瑾亂政爲不軌上英明必誅瑾獨用公盡反瑾所爲以安天下此不世功也又誡之曰得請卽行事稍洩族矣旣還獻俘一如一清策上可其奏遂夜捕瑾誅之夷其族

懿庭曰武宗幼騃劉瑾威福自恣專横已極此當世士君子所欲滅此而朝食者也而幾不密則恐其害成且需爲事之賊眞有間不容髮者楊公此舉亦彷宋王曾逐丁謂遺智尤妙在假手張監而外廷不居其名得請卽行而奸回莫措其力誅夷大憝而不知

誰之爲覦竇武陳蕃之以淺露僨事禍其身以及於國者其智畧奚啻霄壤厥後江彬恃恩跋扈復尋覆轍侍從宿衛動以邊兵勁勇數千爲羽翼爪牙武宗彌留之際變生叵測謀之王晉溪藉錄扈蹕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以攜其衆而殲其魁而官府宴然皆其沈毅之幾精神貫注用能敉甯邦家而明社得以再延者也吾故於誅瑾之事而并志之云

宋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奏事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一日文正謂丁曰曾無子欲以弟之子爲後思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

獨對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懿庭曰山陵之奏崖州之貶後儒有議文正爲譎而不正者不知譎而不詭於正所以善全其正也明嘉靖時華亭之馭分宜亦倣此法雖然亦顧其存心之公私何如耳倘不以國是爲心而祇以便其身圖則此二公者幾何不爲憸險之所藉口哉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寇劉琦將王權軍潰於昭關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內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

有勸陛下幸蜀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始堅乃請下詔親征

愨庭曰高宗恇懦性成一聞敵警倉皇奔竄固其常也向非康伯沈靜主持勢必續爲明州之行虞允文等縱欲立功閫外何以鼓勵士氣而待海陵之自斃耶然則康伯之力特堅守者其當日中流之砥柱歟

唐元和九年冬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還全操等追忿訓

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皆殺之。京師訛言冦至。民皆驚走。諸司奔散。時惟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決判沛然。至晡乃定。

愨庭曰、甘露之變。縉紳塗炭。天下事皆決於北司。文宗僅亦守府。宰相直几上肉耳。李石能於羣言蠭起、人情㥘擾之時。不震不驚。堅坐中書。其持重深沈。有足多者。史稱勅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

將軍陳君實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是日坊市惡少皆望皇城閉即肆剽掠非石與君實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晉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每候戎輒託疾不見孫秀爲瑯琊郡吏求品於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有夙怨者皆被誅而戎衍並獲濟焉

慜庭曰託故不見族弟預知處仲之不終先自別異此其識見過人處至若不仁之人不宜絕之已甚孫秀秉心殘忍倘求品而不應瑯琊昆仲恐不免爲安仁之續矣易曰待小人不惡而嚴詩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戎於此亦有合焉。

宋陳瓘嘗爲別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事。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絶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懿庭曰、閱歷有得之言。天下事大半從取快一時僨

郤。

明周公忱巡撫江南。曰巨璫王振當權。慮其撓已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罽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焉。

慤庭曰公殆爲江東萬姓屈耶。刁璫竊柄至忠誠爲國者亦不得已而出於此。時事尚可問乎。錄此爲之三嘆。

明倭躪姑蘇。戟嬰兒爲戲。唐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分宜倖客也。公挺

身往謁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趙即首薦起唐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因任胡宗憲宗憲亦厚餽嚴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應德字順之晚年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常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辭潔一身而委大計於溝瀆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愼此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正德時逆瑾鴟張劉健謝遷皆逐去而李東陽獨留益務沈遜時時調劑其間縉紳之禍往往恃以

獲免人皆責東陽以不去爲非不思孝宗大漸時劉謝李同在榻前承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隨二人而去則國事將至於不可言甯不負先帝之託耶是李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談及此輒痛哭不能已嗚呼大臣心事不見諒於拘儒者多矣豈獨應德哉

鷇庭曰豪傑舉事不矜小節要於有濟而已腐儒豈能辨此

漢末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受詞勿加

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卽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懿庭曰楊太尉累葉清德品望素著爲阿瞞所深忌之人假姻婭爲名收繫遠問陰以覘朝士從違不加考訊非徒速楊公之死勢必滋蔓株累寖成大獄寵惟不徇情面故能片言解釋孔文舉荀文若姑息之仁未識事機權變宜乎其身之亦不免於難也

魏曹爽擅政司馬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篤會河

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粥皆流出霑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敵好爲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當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復慮於是爽遂不設備爲懿誅爽

慤庭曰曹爽豚犬耳非司馬宣王匹也然於魏爲宗室兄弟各掌兵柄而懿之威名又素爲爽等所畏憚倘不深自韜晦一旦下尺一之詔先去其所患而徐

以爲我所欲爲則蛟龍失水容有受困於井竈者矣懿佯爲疾篤狀以消其疑忌之心然後伺釁而動動無不克爽之黨何晏等嘗語人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乃知其幾而仍墮其術中而不悟斯則司馬氏之能杜其幾也

唐顏眞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逆節頗著眞卿託以霖雨修城浚隍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慮及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有備

懿庭曰按唐史天寶末安祿山兼領三鎮氣凌上都

識者久抱隱憂而朝廷方倚爲干城腹心斯時爲郡守者若倡爲有備無患之說必以多事而蒙嚴譴往往因循頹墮遂至突騎一發而不可復制此四十六州所以無一義士也顏公之守平原也妙在託以陰雨而陰爲固圉之計使強藩泄視我而不我覺寓情詩酒而顯居文士之目使強藩輕視我而不我虞卒能堅守孤城扼賊之吭與李郭相犄角向非中人促戰哥舒失守則西京晏然明皇無幸蜀之狼狽矣唐室中興之功雖謂魯公第一可也

宋慶歷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後思見執

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旣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懿庭曰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此禮之常然當人不視朝之後一旦中使猝召執政倘急遽奔命外廷耳目駭驚必有妄生擬議者許公故遲其行以安人心具見老成持重

漢末司馬徽有人倫鑒居荆州知劉表性闇害人乃括

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嶶者不辨高下每輙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咨君意乎嶶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遜如此

蕙庭曰東漢名流互相標幟卒罹黨禍嶶生於季世僻處荊南劉表外寛内忌無容人之量如爾正平可鑒也一皆言佳此中煞有作用豈模稜者比哉

宋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舊有甕城甚窄刺史李允則欲大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嫌於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爲大香爐及他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爲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

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關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且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慤庭曰兩國通和以後爲疆吏者益難其任蓋設備則猜嫌易生撤備則侵軼可慮允則胸有成竹神道設敎用能闢城壕以壯垣墉墾土田以設籬落徙浮屠以嚴斥堠因利乘便泯然無迹而隱隱有金湯之固守邊遏寇之法無以易此矣

孫堅舉兵誅董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太守張咨請軍糧咨曰堅隣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曰吾方舉兵而遂見阻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而遣所親人說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百

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亡何起設酒飲咨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太守咨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按軍法咨大懼欲去兵陣四圍不得出遂縛於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君子謂堅能用法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能開東國

慤庭曰師行不相統攝往往因而致敗前此六國之困於嬴秦後此九節度之潰於相城皆是也況爾時董卓方強義兵初起堅以孤軍深入轉輸不繼其何以戰若自相攻擊又慮敵人之坐乘其敝乃甘言歆

動弄張咨於股掌之上聲罪討於杯酒之間軍法旣伸諸道股慄長沙此舉已足籠罩羣雄江東霸業始基之矣

唐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胥吏輩盜印書券後之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蕙庭曰此等事倘一張揚勢必不可復得惟在以智取之耳然晉公之所以知爲胥吏所盜者平日固當有所見聞而尤在臨機之密審也不然倘疑吏而實

非吏則其事又將奈何故知前人之已事又貴臨時叅用耳

懲庭又曰綏之而印還故處誠不出胥公所料矣而胥吏作奸又可任其盜印書劵耶曰胥公智計深沈即於書劵留心自能得其舞弊之確據又肯受其簸弄而不爲之徹底澄清乎

明范希陽淶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跪拜俱在階下篷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於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篷内行禮各官俱

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慤庭曰上官妄自尊大誠爲非制然前政相沿日久一旦欲仍復舊制每每易於招尤妙在不露圭角而於旣出後更無一言自詡居官者遇此等事當以希陽爲法

梁末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於徐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聲曰聞此素多豪客其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人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刀以斷其喉

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本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至於此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幷甲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乃泣拜其總首具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械送亳城咸棄市婦返襄陽爲尼終焉

愨庭曰此婦智畧機警與三國時孫翊妻畧同而子身嘗難能於倉卒間詭辭自免不崇朝而殲厥羣兇

以報夫讐爲尼終老尤不可及

宋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濤泥寺嘗燕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有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卽應曰有毋驚主人付匙鑰兼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泪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

懲庭曰當羣盜憑陵之時緘縢扃鐍無所復施司庫鑰者能聲其所有以厭盜心戒以無驚主人其智慮已高人一等卻於搶攘時以燭泪密識其衣潛加物

色復盜不覺而無所遁是何異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耶合觀周僕婦緝盜復仇一事誰謂巾幗中無奇才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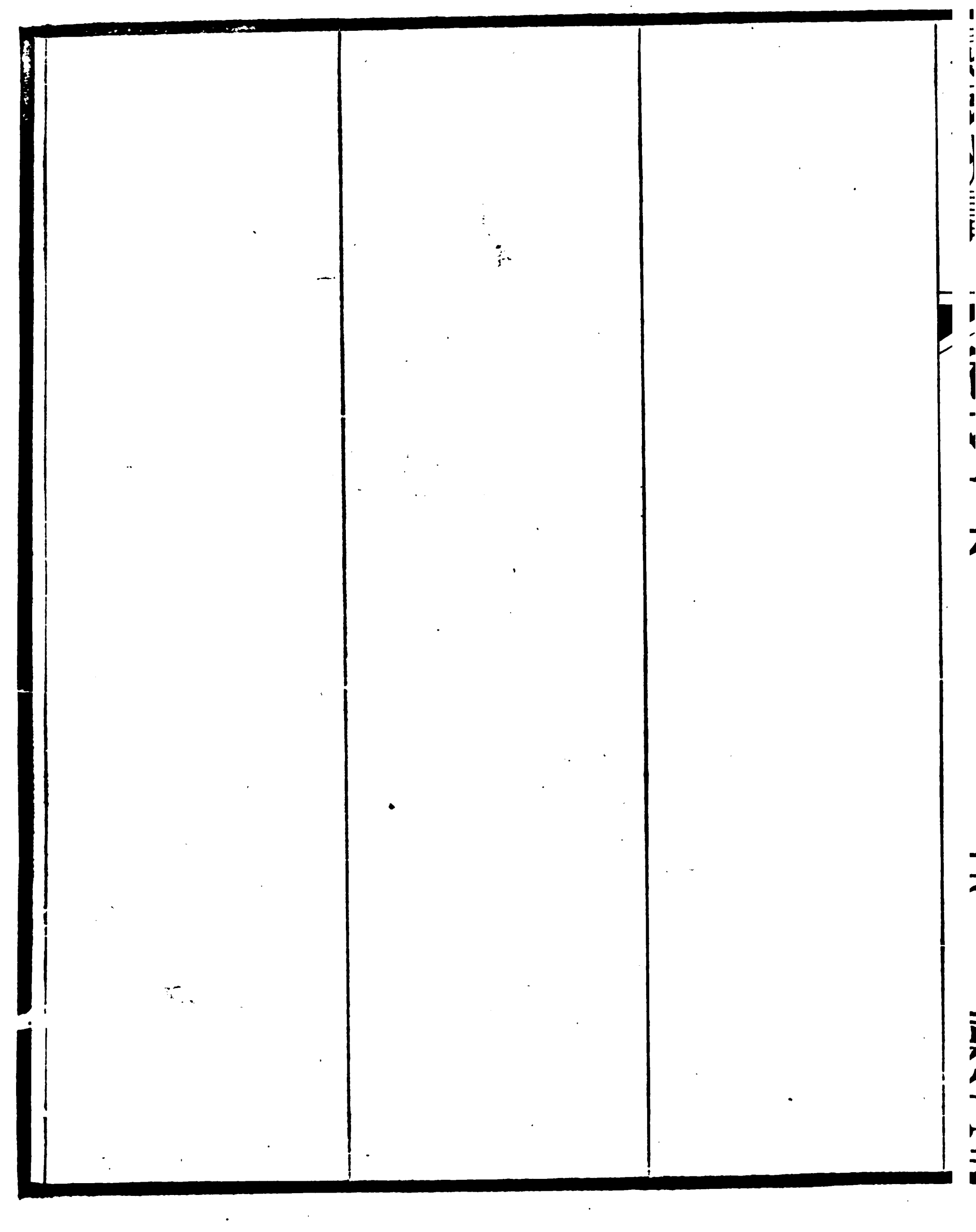
休邑有智尼擁高貲與貴室往還深垣密扃雖白晝莫能窺也會一羅暴客隣人集炬捍之旣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旦相質取酬金自是歲每一二發輒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實隣者偽張以取酬因欲相訐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豢若曹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訐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愨庭曰富者衆之怨也富而不分其所有於人能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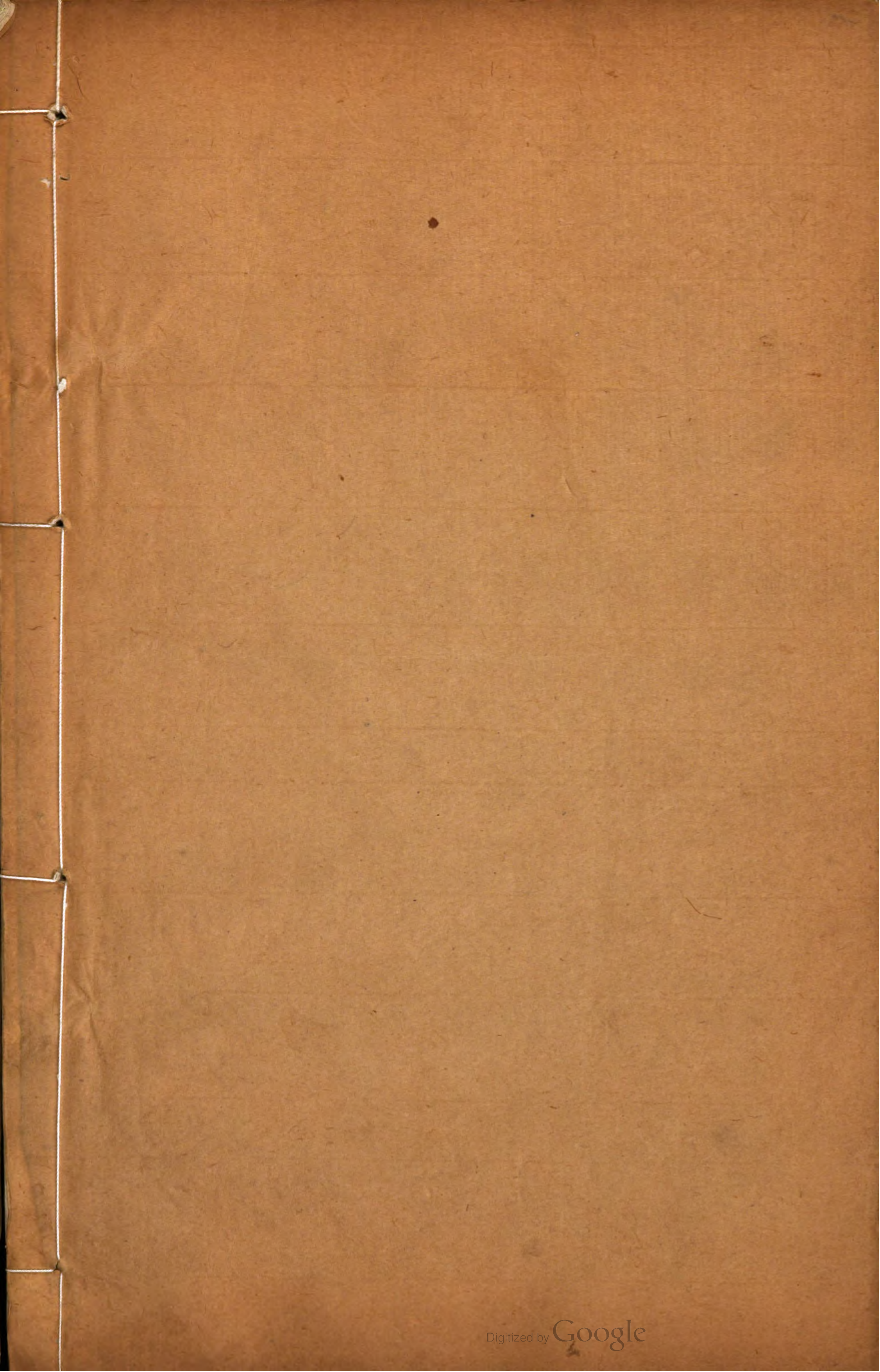
其富者罕矣況隣里之實偏處此者乎此尼大有遠見可為守財虜下一針砭

漢李固女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固既策罷遣子基茲燮歸鄉里姬知不免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還京人咸信之有頃難作收固子基茲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冀誅燮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而戒燮曰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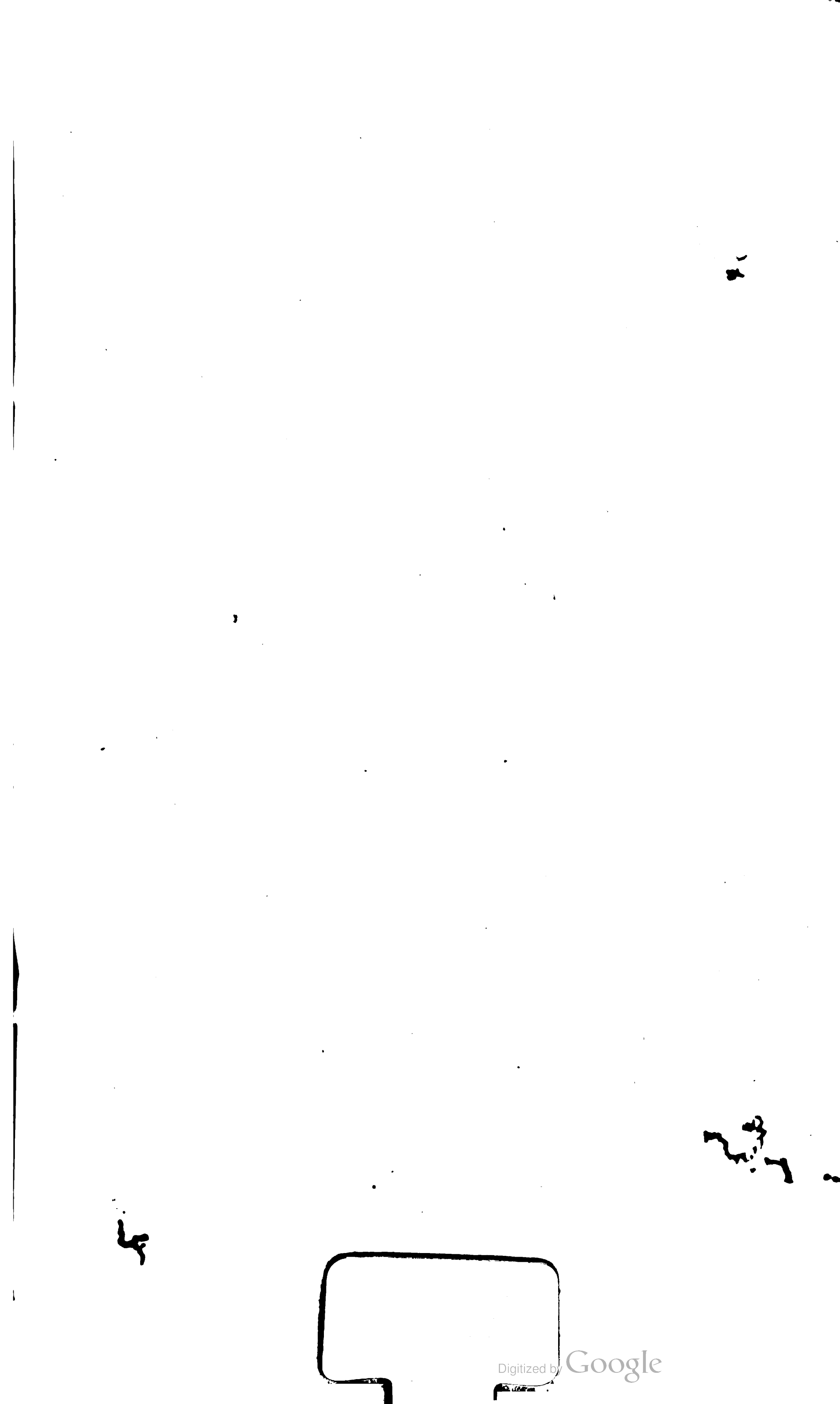
勿妄往來愼毋以一語加於粱氏加粱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爕謹從其訓
慤庭曰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李杜諸君子無乃不善用其幾者乎固女文姬預謀藏匿弱弟旣燭見於幾先諄戒勿言粱氏更毖勅於事後以此處季世而涉末流夫何悔吝之與有擬之當時名士當是申屠蟠一流人物覩君俊顧及較勝一籌











巾經纂信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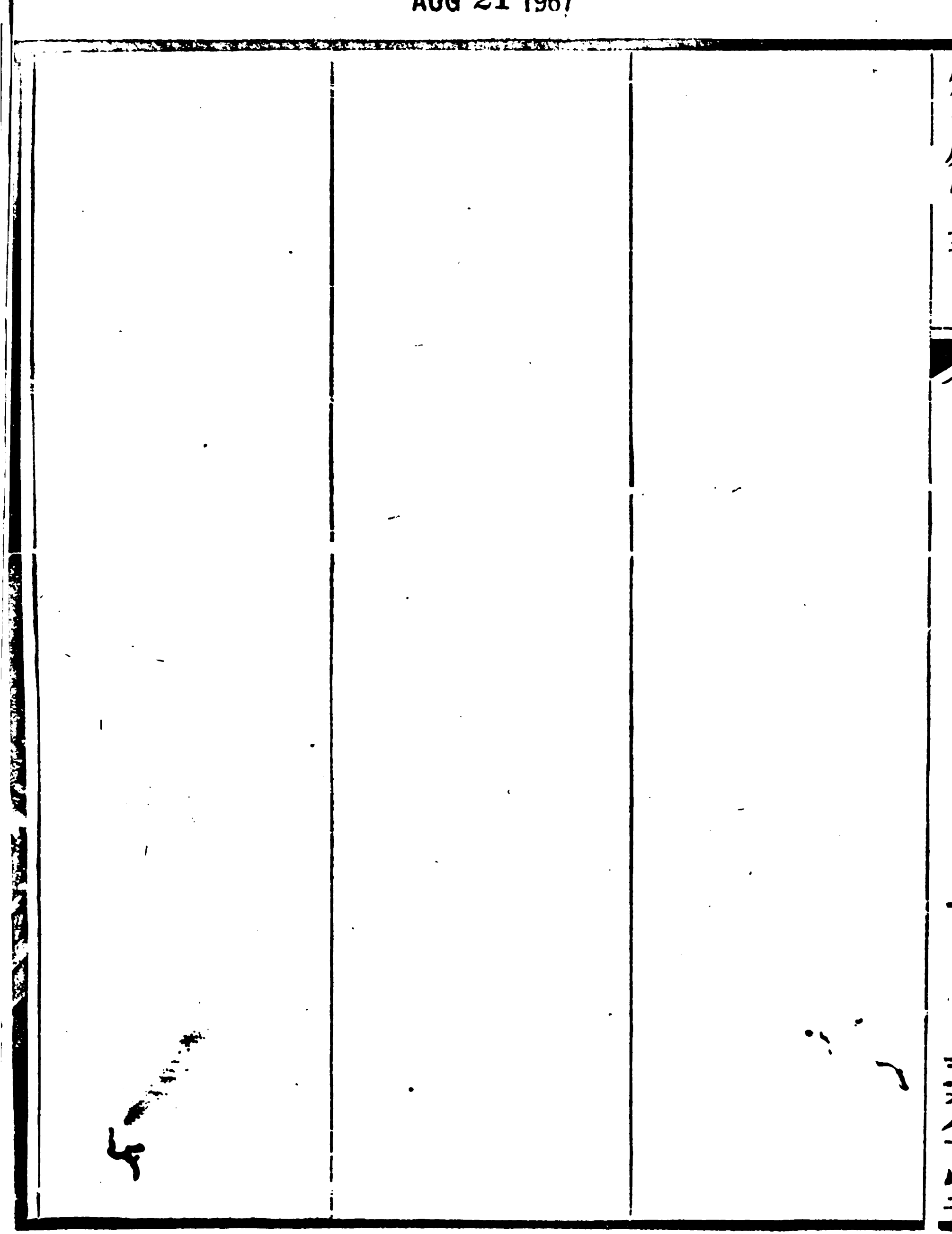
窮變蒙嫌

釋紛奇譎


Digitized by Google

巾經纂信帙卷十七之卷二十

目次



巾經纂卷之十七　信帙

元和朱宗元慤庭氏著

窮變

人情之變態甚矣。如夏雲。如海市。倏忽萬狀。詭幻百出。我烏能窮其所至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此固聖賢之能事。下此則識微知著。亦智者之所尙也。未事而先爲之備。未形而顯爲之燭。知彼知己。百不失一。窮其變。斯變窮焉爾。

齊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諺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慤庭曰大智所以若愚强作解事者當以隰子此論書紳因雞肋而戒倣裝楊修之所以見殺也遇猜忌之人而自露其智危矣絀明黜聰患乃不生斯彌其有得於全身遠害之道者乎

晉厲公時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我

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我是以喜曰陽子華而不實多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曰我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子試聽之曰諸旣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于荆

懿庭曰按左氏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以一婦人而知人料事洞燭幾先偉矣脫伯宗早用其言深自韜晦必不至罹三郤之禍美色衆所忌美衣衆所指古今之以

才賈畛者可勝道哉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趙藺相如爲宦者繆賢舍人賢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問曰君何以知燕王賢曰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其手曰願結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趙强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

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負斧鑕請罪則幸脫矣賢從其計

慤庭曰以勢交者勢盡則絕非徒絕而已必將市夫失勢之友以自結於乘勢之人如後梁趙巖之投溫韜未易指數中行文子早見及此而已亡其後乘人心之可畏如此至於得一夫而失一國中主不爲微藺相如則繆賢之往託於燕必爲宋萬之續矣贈遺握手詎可輕信哉叅觀二事勢利之交宜愼之又愼矣

晉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其子應在側勸含投彬含

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當人強盛能立異同此非常識所及睹衰危必興慈愍荊州舒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徑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初聞應來爲密具舡以待待不至深以爲恨

懿庭曰從來無膽氣人往往爲乘危下石之事非其忍心實擔當不起也東坡剛說云吾平生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剛者之必仁佞者必不仁千古未嘗有異轍也然應之料人可謂智矣而卒至隕滅

蓋天之棄敦久矣。殆將聚而殲旃。非智力之所能回也。

越朱公居陶生少子。逮壯。而其中男以殺人囚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治千金裝將遣其少子往視之。長男固請行。不聽。欲自殺。其母彊爲言。公不得已。遣長子。爲書遺故所善莊生。因語長子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聽其所爲。愼。毋與爭事。長男行如父言。莊生曰。疾去。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陽去。而私留楚貴人所。莊生故貧。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師事之。朱公進金。未有意受也。欲事成歸之以

爲信耳而朱公長男不解其意以爲殊無短長莊生以
間入見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獨爲德可除之王素
信生卽使使封三錢之府赦必先封貴人告朱公長男以王
且赦長男以爲弟固當出千金虛棄乃復見莊生生驚
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也弟今且自赦故辭去生知其
意令自入室取金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
曰王欲以修德禳星乃道路喧傳陶之富人朱公子殺
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赦非能恤楚國
之衆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論朱公子明日下赦
令於是朱公長男竟持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

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弟顧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肥豈知財所從來哉吾遣少子獨爲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無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懿庭曰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二語道盡俗情守錢虜坐此自隕者多矣朱公以存越沼吳餘智自料其子瞭如指掌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予於朱公尤信

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睢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范睢曰我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客此恐辱我我甯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此必悔之於是范雎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范雎遂與王稽入咸陽

懿庭曰穰侯一魏齊也范雎方脫虎口又履虎尾非其智能料事恐不免矣葬鹿門謂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蓋穰侯已在雎範圍中矣

晉王右軍少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

按晉書允之字深猷父舒丞相導之從弟也允之最知名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恆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汙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遂以為大醉不復疑之云云載在本傳是允之非羲之也此云右軍未知何據即鷺庭亦未之辨且引右軍事蹟以實之自係沿誤緣評語有理致又不便為之點竄乃標諸上方以詔來者恐誤初學也且以見讀書校書之難如此　丙辰首春語鈴道人識

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及逆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

鷺庭曰羲之之為人清真瀟洒晚年見晉室卑弱時事難挽乃極東方山水以自娛遂泛舟滄海不可復強以仕終於會稽內史蓋以君子而涉末流舉世聵聵不得已而為明哲保身之計也觀其髫稚之年具此急智則異日之能冥冥高蹈早可畧見一斑矣

按世說新語假譎門內紀右軍此事而劉孝標註云諸書皆言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是羲之允之舊說本自歧出也與稌中丞所記當並引二說而折衷以晉書爲正今遽以此書爲沿誤似尙未協世說爲劉宋時書至唐修晉書尙多引据之此書此段卽錄世說原文未可以爲無據中丞蓋亦偶忽余故附爲辨之讀書校書之難中丞固已先言之矣 戊辰春日梧岡氏識

宋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一日陳同甫來訪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尙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幷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幷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十萬緡

幼安如數與焉

懿庵曰兩賢相阨傾軋易生當其促膝談心何難變起倉猝稼軒忌刻性成幸同甫預察其隱而得以自免耳雖然同甫固幼安之所畏也聞其逸而大驚假之緡而即應蓋平日之經濟才畧爲所見重者有素矣同甫洵人傑哉惜乎晚而一遇而天復奪其年也

漢末袁尚袁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曹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其故操曰

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懿庭曰冀州雖平遺孽尚在操豈能須臾忘者而故置之蓋逆知公孫袁氏之必不相容矣急則併力緩則相圖觀操之言誠狡矣哉

魏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必自東襲取洮城矣艾卽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

懲庭曰伯約此計得兵家搗虛之法而已為艾所覺矣艾之智慮每先維一著此蜀漢之終亡於艾者也

吳呂蒙既誘麋芳出降未入城召諸將高會作樂虞翻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間歸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按誅之蒙乃入

懲庭曰禍莫憯於殺已降然人心反覆正未可信虞翻以計鉤之而謀伏者一時授首具有禦變之才

侯景叛魏歸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議和時舉朝皆請從之傅岐爲如新令適在朝獨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以疑侯景使景意不自安則必圖禍亂若許之正墮其計耳帝惑朱异言竟許和景聞未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荅書有貞陽旦至侯景夕返語景遂反

懿庭曰梁之受侯景已爲豢虎於室至高氏無故請和設間之謀顯然何八十老公閱事已多乃貪迷而不悟也傅岐有先幾之哲矣

後魏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告

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果然至冰堅滑不可攻遂散走

宋宗澤以計卻金人念敵衆十倍我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

懿庭曰軍家最貴用變而尤貴能禦變勝負之機間不容髮少縱卽逝耳冰城卻敵徙營全軍皆能料敵如神先事爲備兩公可謂知囊矣

唐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崇病戒諸

子曰張丞相與我隙甚深然其人素好奢侈尤嗜服玩吾歿後來弔汝具陳我平生服玩羅列帳前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之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先礱石以待旣獲其文卽時鑴刻張見事每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卽引視鑴石仍告以聞上崇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諸子悉如崇戒張爲文敘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並告以奏御使者還報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懿庭曰當開元時姚相假足疾奏張罪狀數百言上

怒下御史按其事賴門下生營救事得寢兩人由是有隙曲不盡在張也迨姚死而猶不能忘情於諸子張則溢矣崇能逆料身後歷歷如所言張雖饒智數已入其範圍而不覺其才誠難及哉

張說有才辨能斷大義唐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柰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語塞矣帝如其言議遂息

瑴庭曰當時太平公主離間兩宮說多智數故能一語道破以樹翊戴之功是其識力過人處

唐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路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

笑曰、是也。

愨庭曰以曖昧之事中傷夙嫌之人挾私怨而傾國本延賞罪不容誅矣鄴侯明指其人而直窮其致釁之由使姦軌無所遁情而儲位不致動搖其有功於社稷者豈淺鮮哉

宋治平中韓魏公爲相夏使來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事耶乃爲徐料其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

則以某辭對。辨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慤庭曰、館伴職司應對。一時辨論。每係邊事安危。倘言非前定。倉卒舛錯。豈不有損國體。反不如無言之為愈也。樞府所見。亦不為無識。然如魏公先事預籌。而十中其八。尤足以震懾么麽。此固其料事之明。不可及。亦由其平日公忠謀國。深思遠慮。籌之者已熟也。有國僑之遺風矣。

宋王安石罷相。以呂惠卿參知政事。富鄭公有憂色。邵康節曰、豈以惠卿凶暴過安石耶。曰、然。康節曰、無憂。安

石惠卿本以勢利相合今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

懿庭曰大凡勢利之交未有能終者蓋當其交之始合非本意氣相孚直以勢利所在希其末光以爲進取之階耳迨至地位既逼而相軋之形成爲勢利而忘義不奪不饜故彎后羿之弓要令慶之賞者狄令慶袁粲門生古今來比比是也況惠卿爲憸險之尤與安石氣類原殊者乎始則附安石以梯榮繼則傾安石以自固事所固然無足怪者且安石雖退主眷未衰惠卿處心積慮意有專屬奚暇他及哉康節窮理盡變

燭物如神詎能逃其洞鑑

宋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聞前輩云夜行且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慤庭曰魏公當刺客夜入寢室之時坦然應之堅臥不起卒之賊不敢動此是應變之智今觀其戒儀公數語又見其慮變之識蓋惟其平日之計慮者熟斯

臨時猝應不動聲色而挫賊人之鋒也合兩事觀之
乃知魏公識量眞不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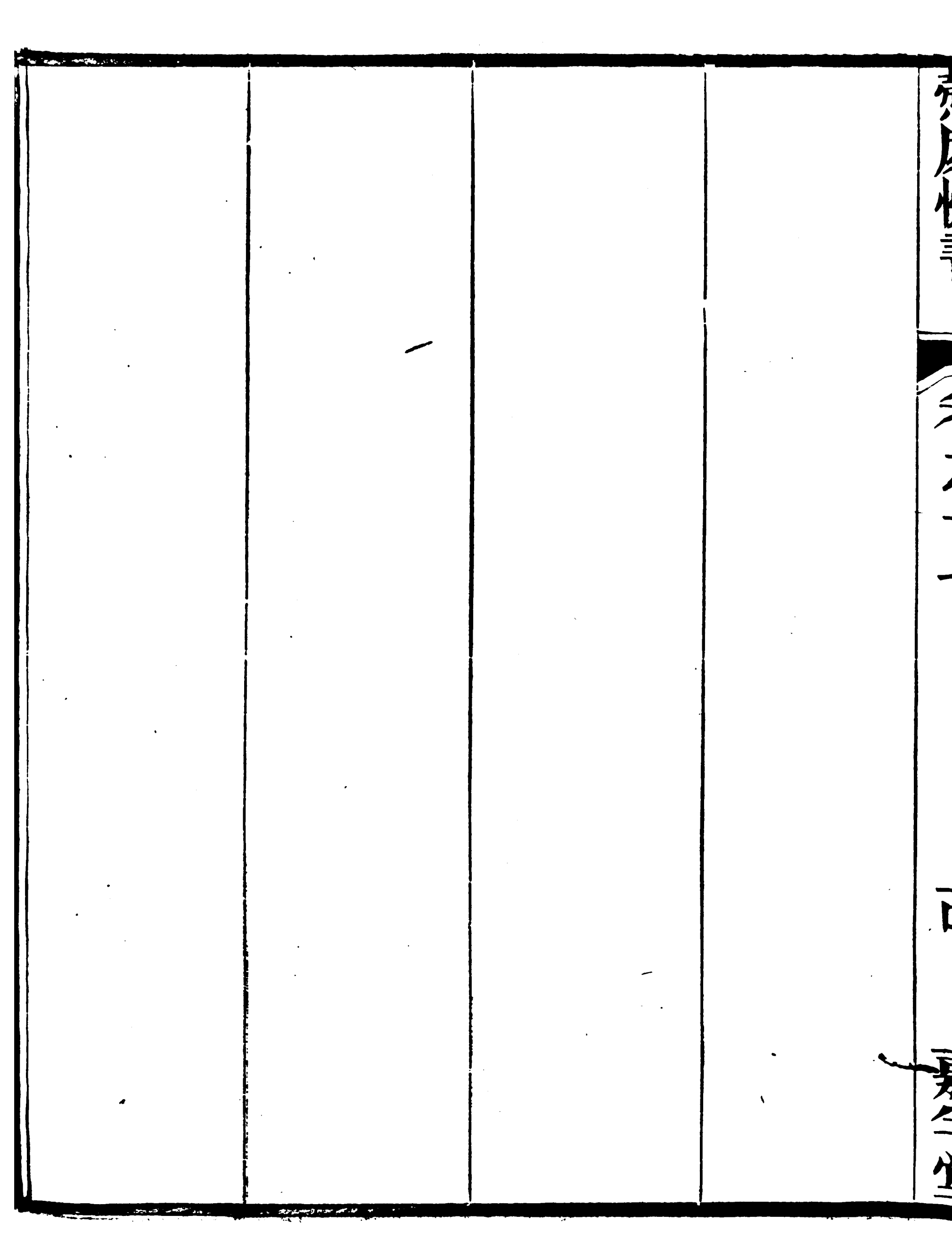
宋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鎭時湯東野爲守將聞有赦令將至心疑之白張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苗劉僞詔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於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詔書寘輿中迎登譙門張而讀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慤庭曰苗傳劉正彦迫脅乘輿。矯制內禪。異常之大變也。而爾時逆跡未彰。詔書驟到。卒徒希賞情切。倘竟屏而不宣。容有變生意外者。陰取舊詔對衆宣讀。先行慶賜。以厭軍士之心。乃得定計而徐爲之圖。此處煞有作用。

明胡梅林以總制開府於浙。有幕客謂胡公曰某受公惠久。無可報稱。今嚴相國勢且敗。敗則蔓延及其黨。公必不免。今爲公計。當以厚幣件函薦某於彼。爲記室。彼必重用。某某暇時。凡公有片紙隻字必爲公匿而焚之。嚴雖敗。公無患矣。胡公然之。如其計行。及嚴敗。胡果無

累云

慤庭曰、權貴之家。昔人比之冰山。未有不至傾覆者。宗慤之交於分宜。以濟國也。客之先見及此。大是有心人。



巾經纂卷之十八　信帙

元和宋宗元愨庭氏著

處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嫌疑之於人甚矣哉周公有流言之避孔子有微服之行彼聖且然矧伊下此夫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顧所以先事而預遠之者則固有道矣今裒其可述而識者斯亦前事之師也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之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

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可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慤庭曰挈空國之兵而制之閫外震主之嫌人臣之大患也翦之乞貸者正以安始皇之心耳藉令信越之倫早知此意解兵柄而多請田宅何至葅醢之及哉

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與項羽相拒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王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漢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戸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非以寵君也以今者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之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

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國相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還百姓遮道訴相國上大悦

宋王元城曰本朝趙韓王普强買人第宅聚歛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眞卿當安祿山

牙蘖之時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日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類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愨庭曰鄧侯爲漢祖起兵始事之人腹心依倚備歷艱險且又寄以居守之任並未出而將兵似無嫌可忌矣然猶必遣子弟買田宅多方區畫計以自全甚矣功高者勢危任重者身殆君臣之際若此其難也明之李善長其蹤跡畧與何似而竟不能保全其身卒死於胡惟庸之黨雖綱固少密焉亦無如鮑生其人者早以利害告之也爲勳舊者可以知所處矣

陳平間行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爲亡將。腰中當有金寶。數目之。平恐。因解衣。裸而佐剌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愨庭曰、慢藏誨盜。大易所戒。然有一無所藏而誤以致寇者。嫌疑之際。不可不愼也。平之解衣槃礴。可謂善於禦患者矣。昔人有出行懷兩大桃以備熱渴。盜窺之。疑其金也。從而尾其後。其人會意。取桃啖之而始解。語出野史。頗與平事相類。因附載之。

魏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簏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

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慤庭曰車載吳質可謂密矣而楊修能知之修知之以白操可謂險矣而質仍試爲之以釋操之疑曹氏君臣父子間如鬼如魅無非以機械相處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慤庭曰邴原高士有遺世特立之致非華歆吳質輩可比其託跡於孟德者不得已也詎肯復爲其子羽翼乎此因其問而遜詞以答之耳然君老不奉世子

一語。不特堪爲處嫌者明訓。當日丕植傾軋情形。已隱隱言外。實足令曹瞞心怵。

晉王緒素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情好日疏。讒言用息。

慤庭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古之所深惡也。然進讒之人。必其平日所深信之人。疑心一起。讒何由入。巧哉東亭之爲此謀也。

唐主畏宋祖威名用間於周王遣使遺宋祖書饋以白金三千宋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

慤庭曰宋太祖天錫智勇不邇財賄詎以白金動其心者輸之內府而世宗之信任益專是唐之間太祖者適以贊太祖也迨受禪後復以黃金遺趙普南唐伎倆盡止於此矣豈若宋祖之以圖像間林仁肇者有鬼神不測之機哉

周遣閤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後奉世宗命始拜受盡以散

於親識家無留者

懿庭曰人臣無境外之交卻而不受使臣之常節也受之以獻於世宗拜賜而散之親識其規模更以遠矣厥後爲太祖佐命剷平僭逆推宋初功臣之冠良有以夫晉高令袁穀爲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薦舉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諸梁後穀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此與曹王同一受而不受之意然卻不可爲訓夫墨吏之賄非外藩饋遺可比受與不受毋庸再計豈得復以權宜中立之說處之且使袁穀

倖而竟不敢露將終受之已乎世傳山公爲吏部選舉號爲公正如此墨吏謂宜亟按劾矣顧猶以優容爲長厚耶豈當其時山公猶未知選舉耶蓋習世風氣頹靡中朝士夫不以蕩檢踰閑爲非故雖以巨源之賢於此且不欲爲異其他更可知矣因附識於此至曹以武臣奉使於饋遺之物處置盡善如此詎不加人一等歟

唐郭令公每見客姬侍滿前及聞盧杞至悉屏去諸子不解公曰杞貌醜婦女見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屬無類矣

慤庭曰、盧杞貌陋而心險。其憸邪已被一眼看破。思患預防。令公見幾之蚤。知人之哲。於此俱可想見。後儒有議公之不能去杞。比於管仲之不能去易牙豎刁開方者。不知子儀非仲比也。公於肅代之際爲輔國朝恩元載輩所譖。唐主以其功名過盛。漸加猜疑。削其兵柄。直至吐番犯闕。勢在危迫。而始以空銜出帥。非其善於自處。亦且如李臨淮之不能全始全終矣。尙得操進退朝士之權耶。

宋待制唐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鼎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

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慤庭曰締交在前故者無失其爲故何容遽爾割席迨至已據要地則離合疎密之間不得不早自爲計矣易曰渙其羣元吉唐待制頗得此義

宋韓世忠既罷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甚喜賜御札號其莊曰旌忠

慤庭曰此亦祖蕭何之智以自全者況功成者退物理本應如是彼有久踞要地而唯恐失之者往往與禍爲鄰卒至求一日之無事而不可得夸者死權直

與貪夫殉財等易戒亢龍有以哉

明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徐達達謝不敢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已而達醒驚拜牀下帝聞之而喜

懿庭曰明祖之以舊禁賜當非漫然者雖謝不敢疑未釋也醉以試之醒而驚拜牀下帝心庶釋然矣此惟中山敬愼謙恭所以終保其功名也然猶不免賜膳之禍帝亦少恩哉

漢吳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靑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大人踰越五嶺地多珍奇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世不乏季子矣

愨庭曰以馬伏波之功績且素爲世祖親信而猶不免於薏苡之謗嫌疑之際誠不可不愼也慮及載之兼兩視胡威之問絹荆州者其處心爲更密矣允稱是父是子

三國吳孟宗即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後仕爲軍吏久之除鹽州司馬躬自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魚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卒著名

愨庭曰身爲魚官而遺其母以魚鮓亦是常情況躬

自結網捕之者然瓜田李下之嫌豈在多乎孟母可謂善於處嫌者矣一作陶士行事

明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内上以黄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宫門納韡佯醉脱韡露金閽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宫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慤庭曰禁地嚴密懷金難免涉嫌然賜出上方何妨受之坦如蓋以太祖素性猜忌不得不有此曲折耳觀安知非相試一語可見其情

明御史袁凱以忤旨引風疾歸太祖使人覘之見凱方匍匐往籬下食猪犬屎還報乃免蓋凱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麪和沙糖從竹筒中出之潛布籬下耳

憝庭曰明祖性多猜忌又果誅戮尊信如宋潛溪既予告歸而密使人伺之知其無疾遂置其子璲孫愼以法潛溪亦加遠謫以死况袁本以忤旨去者耶使得其實首領不保矣逆知必有是使而譎以自全凱亦智矣哉

憝庭又曰凱之詭譎亦大甚矣然原其心不過欲君父之釋然於我不致於引疾去後或有意外之虞也

跡雖似詐要與欺誑者迥別否則身家性命不克自保不且貽君父以務爲已甚之名乎

明宸濠甚慕唐六如厚幣聘之既至待之甚厚處以別館居半年見所爲多不法知其必叛遂佯狂宸濠遣人饋物則倮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得不及於難

慤庭曰從來强藩蓄異志每先收人望以自引重士人一旦失身卽後悔莫贖如揚雄之於新莽蔡邕之於董卓皆坐不能見幾早自韜晦以致卒罹其禍因依之際抉斷爲難卽才品如李青蓮猶不免永王璘

之禍六如逆知其必叛而佯狂以自全灑然如游鯈之脫銜鈎飛鳥之出樊籠唐生果狂由此言之夫乃狂其名而狷其行者乎

明蘭陽邱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有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俾家童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邱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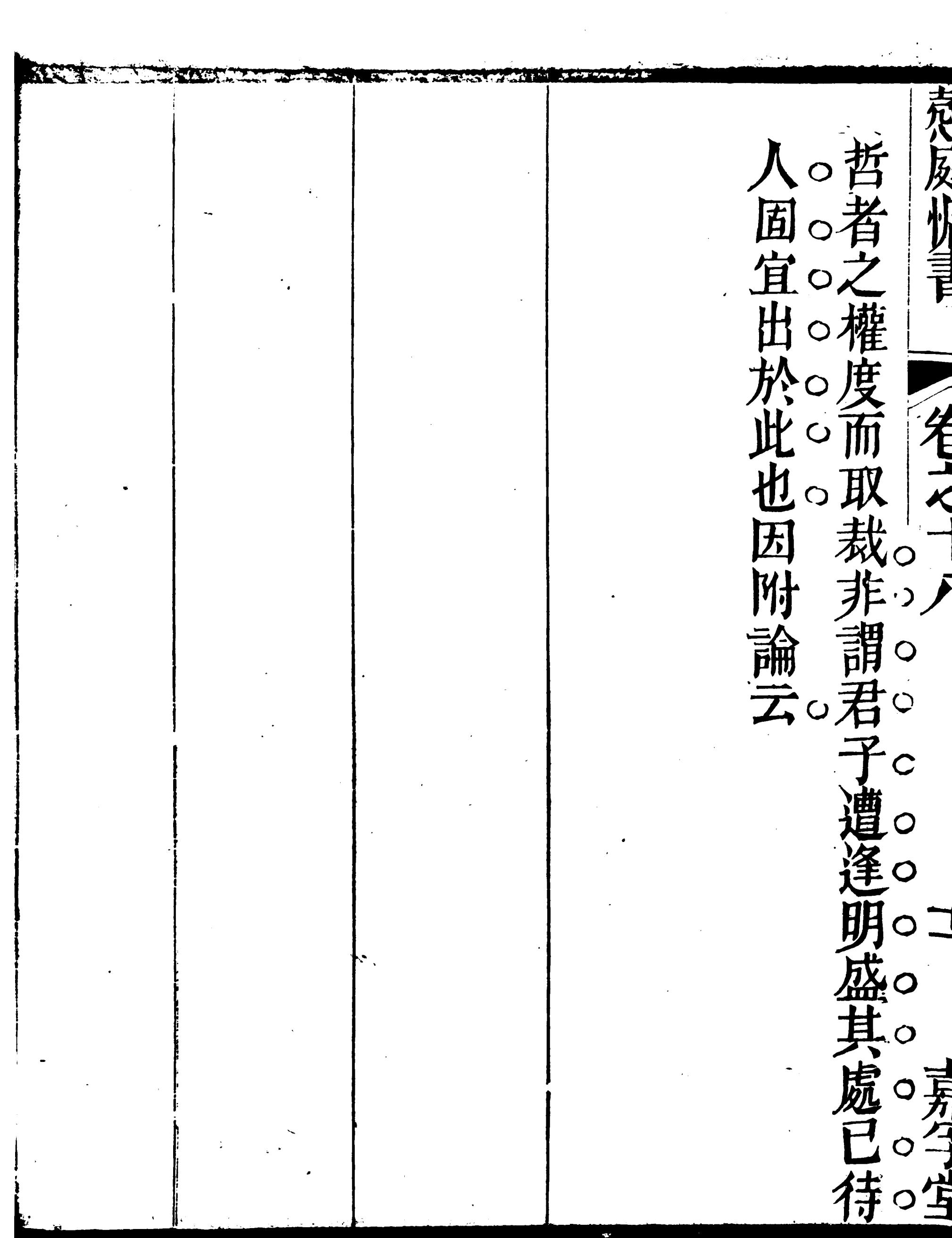
明休甯邵大維索逋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貌甚不良邵懼佯以失物呼舟子秉燭盡

檢箱篋知其無物遂得無恙

慤庭曰此皆祖陳平之解衣佐刺而用以自脫亦一時智士也或謂設當此而行篋中有物則奈何曰孤舟遠行而攜重貲此愚者之行直齎盜糧而自貽伊戚也智者遠慮計不出此至是而籌之晚矣倘果事會適然則或制人於先發或脫身以遠害此又在臨機之出奇應變矣

宗元竊按夫隆盛之世上則明良一德下則誠信交孚猜嫌疑忌之風未之嘗聞也洎乎世風降而人情漓變詐日多猜疑日甚漢高以豁達大度之主猶不

能無疑於酇矦則七國時險詐之習有以中之耳鮑生召平諸論凡所以善爲酇矦地者適所以善爲漢高地也不然如買田宅賤貰貸相國爲天子撫循百姓顧奪百姓以爲自全之計豈聖世明主之所能姑容者其爲計不亦疎且拙乎唯一以猜嫌來則一以詐僞往正其所遇之時所處之地有不出於此而不可者而要非古昔隆盛之世之所有也廹夫吳質王衍輩當世態愈變機械愈深誠信之道全失而規以自處遂至變幻百出莫可究詰譬之歷太行而踰孟門猶得如康衢廣術揚鸞和鈴哉聊錄數則以俟明



哲者之權度而取裁非謂君子遭逢明盛其處已待人固宜出於此也因附論云

巾經纂卷之十九 信帙

元和朱宗元慤庭氏著

釋紛

揚湯不可止沸抱薪不可救火事變乘於倉猝而方寸先亂猶治絲而棼益之紛耳人擾我靜人忙我閒坐鎮如泰山應變如流水則天下復何事不辦哉

漢高帝已封功臣一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以問留侯對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

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戇庭曰安反側於倉猝之際惟有先其最甚者一著子房於此所謂逆而導之以順也其佐漢功在社稷豈直運籌決勝已耶

戇庭又曰按古史晉文公過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餧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賊大矣君誠使驂乘遊

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鼂須不誅吾何懼也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豈亦有所本耶

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慤庭曰曹操平鄴後得朝士與袁紹通問書一篋盡焚之曰紹強盛之時孤猶懼不免況他人乎亦同此意又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蕭道成擊斬之而衆賊不知尚破臺軍而進宮中傳言休範已在新亭士庶惶恐諸壘投名者以千數比至乃道成也道成隨

得輒燒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已戮死尸在南岡下我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是特遞祖光武故智可見成大業之人未有不以安反側爲先務者

楚王元佐宋太宗長子也因伸救廷美不獲遂感心疾習爲殘忍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卿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

門力耳太宗從其策搜得淫刑之器有剜肉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

慤庭曰儲位廢立關係宗社大計元佐若賢則有逝粱廢笱之虞元佐不賢又有食蹯探鷇之慮如此處置庶幾無枉無縱

明周襄敏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撫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

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乃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爲陳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慤庭曰急則生變惟先平其氣乃能徐解其紛解此可化大事爲小事

漢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不副所聞上心輕之問息盜何策遂對曰海瀕遼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

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改容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
遂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
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
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
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
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

穀庭曰民之爲盜由於飢寒之切身武健之吏嚴爲
之禁而峻爲之防訟獄日繁而民不聊生遂致盜賊
滋起而不可究詰猶治絲而棼之也觀遂奏對數言

藹然具惻隱慈祥至意下車之始卽便脫畧禁防變兵弩爲鉏鉤歸田者日益衆而民食自裕弄兵者攜其黨而萑苻自息此弭盜之大原而牧民之實效也

後世稱治理者推龔黃爲第一信然哉

明天順中法司奏石亨等既誅其黨冒奪門功陞官者數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於是冒功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慤庭曰渠魁既得脅從罔治古之善經也漢王允不赦西涼之衆而李郭之難作可爲前鑒奪門冒功至

四千餘人之多必欲以法繩之人心一搖恐亂靡有定許以自首之條卽予以自新之路而衆志自此安貼矣天順復辟後李賢多所匡正卽此可覘其翊贊大畧

明嘉靖間東南倭亂蘇城戒嚴忽傳寇從西來已過滸墅太守率衆登城急令閉門鄉民避寇者萬數騰踴門外號呼震天任同知環憤然曰未見寇而先棄良民謂牧守何有事環請當之乃分遣縣僚洞開六門納百姓而自仗劍帥兵坐接官亭以遏西路鄉民畢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衆吳民至今尸祝之

愨庭曰、寇未至而棄其民。何郡守之懦也。環能身當其衝。而縱民入城以共保。造福無量矣。其尸祝而勿替也宜哉。

宋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保伍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中。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妖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館使者日與之飲

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師鞫實告者以誣得罪

愨庭曰化有事爲無事所全實多好事者不辨畏事者亦不辨

宋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愨庭曰膠膠擾擾亂之所由生也試觀揭幟城隅剋期爲變草場晝火眞絶大異事而杜紘處之恬然不

久而罪人斯得。是何等識力。然則居官者何樂爲此膠擾乎。

唐開元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慤庭曰、訛言繁興。姦人從中取事。最是古今通患。出宮人以息浮言。可謂善於止訛者。前明天啟中、吳中訛言中官來采繡女。民間若狂。一時嫁娶殆盡。此皆惡少無妻者造爲不根之談。以惑衆而自便其私。當時有司無識。不知禁緝。男女之失所者多矣。有守土之貴者。遇此等事。可置若罔聞乎。

宋蘊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

懿庭曰伴送與國使臣而驛舍失火正屬嫌疑之際微蘇頌之坐鎮不出以俟撲滅萬一救火州兵倖功召亂邊隙自此開矣此亦曲突徙薪遺意

宋文潞公知成都嘗於大雪會客夜久未罷從卒有許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徐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晏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明日乃究問先拆者杖而遣之

蘇文忠公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强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民來訴佯投其狀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慤庭曰雪夜置酒高會而不恤士卒之寒此是澼公風雅之過然於訴語時能順其欲以弭其變事定後又溥其責而不問其黨其識量正不可及至蘇公之處分悍卒具見鎮定力量然識不定則力必不足

漢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夜驚亞夫堅臥不起頃

之自定。

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

魏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動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者。殺之。

懃庭曰。爲將之道。在不動心。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兩漢之周亞夫吳漢。魏之張遼。皆能不動其心者也。惟心不動。則在亂而能

整矣論者謂非紀律素嚴雖欲不動不可得吾則謂非不動其心者其紀律要必不能嚴明

宋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開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皆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尋捕獲時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

慤庭曰言詞愷切自足感動人心先爲不與謀者開一生路則首惡勢孤力絀剿除便易此是大作用處

非胸羅經濟者不能應之於猝亦非長孺之治行信義素孚於衆者不能一言而解也

宋王忠穆公礪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糾軍校爲亂者礪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

慤庭曰戍卒作亂與長社潁州相似王公下令亦與張遼薛長孺相同總之變起倉猝務須靜以制動可知能以衆整乃是兵機要訣

明洪武初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爲南康丞民王瓊輝仇

里豪羅玉成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瀕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亦何益於爾。瓊輝悟。頓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

慤庭曰。排難解紛。昔賢所貴。以二姓忿爭訐訟而

及千餘人不但多所波界亦恐轉激他變履能委曲開導平情而不撓於法兩相允服以釋前憾丞哉丞哉列之循吏傳中又何讓焉

宋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日間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西門門者白之薛簡肅公蜀人隨者以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覷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署不取視民乃止

毅庭曰省却葛藤多少此爲老練此爲明決

宋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揮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詾詾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毅庭曰卒殺人而縱之使逸是失刑也卒既擒而株連主帥是已甚也忠定既不失刑亦不爲已甚深得協恭之義

宋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

朕且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何騃耶眞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

懿庭曰世傳寇萊公出知單州不屑吏事往往張飲娛賓以高自位置奢侈過度爲人媒孽幾蹈僭擬之衍得王旦一字之評而君臣之際渙然冰釋此眞善於解紛者

懿庭又曰萊公罷樞密求使相於王文正公公拒其請準深銜之比平章命下入見眞宗始知出於文正之薦準深歎媿以爲不可及合此事觀之萊公始終賴文正成全兩公俱爲宋賢相而優劣判矣

明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蕙庭曰交際贈遺原屬盛世所不廢士奇一言而成祖意解彼硜硜然以廉潔自矜者適見其褊狹而已

明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

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飯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爾子與爾妻持鏹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月驟離姑寬汝一日夜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劵嗣是中貴家徵負皆從寬焉

愨庭曰世傳梅公倜儻不羈著有偉績此特其筮仕之一端而觀其駕馭中貴操縱在已何等作用卽此

可以想見丰采

慤庭又曰中貴倘猥不少動而弗爲破券辭徵又奈何君子當自反曰我必不誠誠則未有不動者也

宋丁謂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慤庭曰此朝士必晉公會有往還或疏遠不同利害之人然其言婉而曲中且得奏對大體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宋王章惠公隨未舉進士時甚貧遊翼城逋人飯被執

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代償錢。又館給之於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鋌銀至縣。令替務均之父事。因以解

慤庭曰。章惠不念舊惡。可謂有長者之風。至其寄銀贖替。以爲之解紛。作用特奇。其機智亦勝人一籌

明韓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啟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而身爲解之明日僞爲封識。而藏舊封於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

已佯不知而啟之稍讀一二語即驚曰此非吾所當聞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雍起謝罪復欲予鄆卒杖中官以為誠反為救解歡飲而罷

慤庭曰誤啟鄆封所干處分亦小耳然中官性陰多忌倘以情告必生猜嫌之釁正恐撫按與鎮守不和地方大事遂多掣肘矣雍蓋深慮乎此故不憚委曲斡旋以解其紛也不然徒區區自矜其智以為都御史卻過則一黠吏之所優為曾是職司風憲者而肯出此哉

漢景帝時梁孝王使人剌殺故楚相袁盎帝召田叔案

梁具得其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田叔還至霸昌廐盡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問其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梁王無恙也梁王因上書請來朝謝罪太后大喜王相泣復如故

𣪊庭曰按漢書梁王寵信公孫詭羊勝因太后求爲繼嗣袁盎引春秋宋宣公事折之大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用詭勝陰謀使人刺殺盎犯上禁干明法罪

莫可追而上闕太后事有極難處者田叔悉燒獄辭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間者也其擔當處正不可及

宋哲宗元祐間右司諫賈易言事語侵宰相文彥博范純仁太后大怒欲峻責之呂公著言易言頗直但過詆大臣其心非有他也固救之乃罷外人為之悚息公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

慤庭曰官以諫為名則相臣亦在繩糾之列因語侵宰相而寘諸重典是禁其言而使之不得盡其職也

呂公一言而遂釋太后之怒極得國體至欲廣開言路爲人主防微杜漸尤見公忠大節

宋建隆中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沮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懿庭曰宴方設而雨大作誠敗人意范公以二麥倍收析之則上心釋然有喜雨之歌而無愁霖之歎矣固其言語之妙亦得對揚之體

國初泰興柳敬亭以說平話擅名吳梅村爲之立傳馬進寶鎮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飯馬飯中有鼠矢怒甚

取罝案上將侯飯畢窮治膳夫進寶殘忍酷虐殺人如戲柳憫之乘間取鼠矢啖之曰是黑米也進寶旣失其矢遂已其事

慤庭曰按柳雖技士而以排難解紛爲心其往來鉅公之門談言微中有古詼諧風以是一時爭致幕下率禮待之卽此一事以觀孰謂技術中無人耶

元和宋宗元慤庭氏著

奇譎

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如青天白日豈屑爲機變之巧哉顧世道日漓陰謀獲濟晉文且竟以譎而霸蓋所由來久矣間觀載籍上自賢俊下逮奸雄胸中饒智數遇事具機權洵有别才正不得概爲抹倒

伍員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曰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我將言爾取之關吏因捨焉

慤庭曰國之設關吏所以稽察非常也亡人而爲所得難乎免矣悚之以害片言而規以自脫按此與戰國策載張丑事同殆亞善於用詭者乎

陽虎之敗魯人閉門捕之圍之三匝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子脫死而反傷我旣魯君聞失虎大怒究所出之門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慤庭曰門者脫貨於瀕死而貨脫其罪於自脫之後歷觀深心人類有能見及之者然一說破則無奇矣

小人之智陰譎如此後惟曹瞞行逕與貨相近然曹能窺竊漢祚而貨不能容於弱魯豈非以魯則猶秉周禮而孟叔皆賢故奸無所逃漢則宦豎與戎清流被禍故惡易以逞歟歐公云爲人君者不恃朝之無小人而恃有君子以勝之至言哉

孫子同齊使之齊客田忌所忌素與齊諸公子逐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乃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田忌一不勝而再

勝。卒得五千金、
慤庭曰、屈一而伸二善於用短正其善於用長處厥
後馬陵之戰示怯以致敵亦卽逐射時先以下駟故
智乎。
漢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人饋問其母。
後融爲黃巾賊所圍。慈適還聞之。卽從間道入圍見融。
融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衆難其出慈乃
帶韃彎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並
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
復然如是者再圍下人或起或臥乃無復起者慈遂嚴

行蓐食鞭馬直奔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竟從

俻乞兵解圍

慈庭日圍城中而植的習射所謂急而示之以緩也

習爲常而伺其懈奔圍以出則吾事可濟矣慈初在

行間將略已自不凡宜其佐孫氏以成霸業也

漢末程昱守鄄城兵僅七百人曹操聞袁紹在黎陽將

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

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

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

過於賁育

愨庭曰兵少不足措意或可相忘於無事益以三千所益無多而反啟戎心是速之攻也昱之料事如此不徒以膽勇勝者

唐李抱眞鎭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眞因詣之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可乎僧曰可抱眞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鑪對衆說法抱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

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眞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燼。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懿庭曰、此擧極類曹瞞作用。史稱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又操嘗言人欲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可保無他。執者信焉。不以爲懼。竟斬之。此人至

死不知也甯我負人抱眞其襲用操之故智耶而實則慕化布施以欺世罔利者固亦僧之常技即以其道殺之亦可藉以醒世之崇信浮屠者

魏武帝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達前源

㦤庭曰古之盛王解慍以陰騭不聞詭詞而民信也然當衆軍道渴之時壺漿不繼一言而令煩鬱頓解可謂奇想橫生

宋丁謂既竄崖州其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燁祈轉付家戒使者曰伺燁會僚衆時呈達燁得

書遂不敢隱即以聞帝啟視則語多自刻責敘國厚恩戒家人無怨望帝感惻遂徙雷州

慤庭曰一經被黜君門便同萬里且慮有以觖望中傷者寓書於家而戒使者於郡守集僚衆時呈達正欲使必上聞以間多口也謂之狡獪直令人生畏矣

世傳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而次及官家王夫人嘗出入禁中適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明日進糟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又程厚子山與秦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邀

至府第内閣一室蕭然獨案上有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尾書學生塡呈文釆豔麗程兀坐靜觀反復成誦惟酒食問勞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此命題此賦擅場塡遂首選大凡權奸巨惡其心計必有大過人者蓋非此不足以濟其惡而亦不敢肆其奸惟自恃其一時狙詐而視天下爲皆可愚因之無所忌憚而適成千古之大愚而不悟然使有識者當時能覷破底裏彼其奸尙何能售耶故備誌之以著其惡且令後人知詭秘者之終不能秘也亦庶幾檮杌

之意云爾

宋時南俗尙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佯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百錢皆面於是舉兵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帖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酬神取錢其後平邕州還師如言取錢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

愍庭曰田單之守卽墨也佯奉神師以固衆志而遂

能復有齊國武襄此舉亦踵是以鼓舞軍心耳行軍之道奇正相生事苟有濟不妨間出於譎也

漢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嘗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他後至諸奴迎拜徑將他車獨入衆謂他與讓善爭以物賂他他得以賂讓

懿庭曰讓居中用事權傾內外一時趨炎附勢拜在下風者實繁有徒他以重賂而致監奴之拜以相煽惑獲賂奚啻倍屣欲取姑與此又小人之尤者矣

滁陽王二子忌明太祖威名日著陰置毒酒中欲害之

其謀旋洩及二子來邀太祖即與俱往了無難色二子喜其墮計至半途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二子問故太祖曰幸上天相告爾設毒毒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駭下馬恭立連稱豈敢自是息謀害之意

懿庭曰帝王之興不能無自而起明祖舉義旋以一天下者實肇基於滁陽乃其子猜忌相圖至置毒於杯杓之間宜其繼嗣之殄滅也始則順其請而示以坦白之無他繼則神其事而託於天意之有在雖一時詭詞而開創之英畧於此可見

明韓公雍鎭兩廣防患甚嚴心腹一二人外絶不許登階亦多以權術威鎭之一日與鄉人宴於堂後蹴踘爲戲既散潛使人置石砲有觀者因指示曰此公適所蹴戲也衆吐舌咸以公爲絶力所張蓋內暗藏磁石以鐵屑塗毛髮間每出坐蓋下鬚髮翕張不已貌既魁岸復覩茲異驚爲神明焉

慤庭曰漢之來歙蜀之費禕俱以坦率致害軍中人情反側密於周防非怯也愼也韓公其譎而正者乎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寵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愨庭曰此權奸巧於窺伺之鼻祖也按薛公以同姓相齊上不能如周公之相成王下不能如子產之相鄭國乃徒以連結內寵爲固位之謀迨其後子田文入秦亦以客竊狐白裘賂寵姬盜兵符而出關父子之間一以結內寵而保齊相一以賂內寵而脫秦禍赫赫乎居尊位負重望而生平智術皆穢鄙不足道也王荆公謂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而抑知其堂構之貽謀者固有自來哉使誠移此心思智慮而用之於匡君輔政之大則父子相繼而相强齊何難一海宇而朝秦楚奚至受制於勁隣乎故孟子言慧必

曰德此不過術智之小焉者耳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伎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伎不覺皆仰視日者因指所視者爲國君

觳庭曰世之術士其譎智大率類此不獨相者也觀此可以醒俗

晉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

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復醉矣

愨庭曰祝詞韻絕伊婦斗酒竟爲伶不時之需矣定推千古第一酒人

梁譙國夫人高涼洗氏女歸羅州刺史馮寶寶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夫人戒約宗屬參決詞訟自此政令有序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被臺召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往必留質追君兵衆願且

勿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灨石夫人曰平虜與官軍相拒勢未得反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卑詞厚禮云身未敢出願遣婦請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倡言輸款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夫人擊之遷仕遂走夫人總兵與陳覇先會於灨石後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宴然

愨庭曰其詭智與石勒之取王晙畧同不謂蠻方巾幗中具此大作用大手段洵爲不世奇才按隋書夫人子僕於陳永定二年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

陽紇謀反。夫人發兵拒境。紇衆潰散。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隋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令陳後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向化。夫人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嶺南遂定。拜其孫盎爲高州刺史。暄羅州刺史。追贈寶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從事。番州總督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叛亡者。夫人上封事論之。竟置於法。沒其貲。敕委夫人招納叛亡。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余嘉夫人之奇謀偉畧。因撮其全傳而備著

於篇。

唐憲宗時戎羯亂。詔下南梁選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赦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抨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復

叛○

慤庭曰單騎赴鎭○已見膽畧○其智慮深沉○處猶在刀仗出入一切置之不問使反側之輩狃於故常而不爲慮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一旦用計搜去更不費力而羣醜無遺類矣氣象從容不失儒生本色此爲名將風流○

宋議曹華信家富議立海防塘○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卽與錢一斗旬日間來者如雲塘未成而謬云不復取土○於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成○遏絕湖魚一境蒙利縣本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

慤庭曰、非大昂其値。則無以致招徠之衆。非悠謬其詞。則難以裁己定之價。費不奢而事易集。遂成奕世之利。此君詭智勝人遠矣。

宋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翦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菴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

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爲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愨庭曰此可偶爲之耳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今以詐使之設事更有大於此者招之不來奈何周幽舉燧可爲前鑒至山高以運瓦爲艱用智相賺其譎正復相類僧家動言藉力十方抑又無足深論矣

宋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住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炙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有一面之舊者盡易貢

父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遍走陌巷實爲貢父投之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慤庭曰此小慧耳當是貢父故爲是狡獪博同人之一笑若槩施於僚友間心術不可問矣吾恐人將不食其餘

明伊庶人爲王時以殘暴歷見糾於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嚴嵩得少緩及嵩敗家居則遣軍卒十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欵之乃好語曰所惠金十萬實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而去急聞於郡曰有江盜刧吾家二

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軍卒下獄論死

慤庭曰世傳分宜必計絕人故能固結主知排沮同列此特暮年失勢出其囊底智耳而詭譎可畏如此

明有御史怒其縣令縣令密使孌兒侍御史御史暱之遂乘間竊其篆去御史必疑縣令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聞某教諭有奇才因其問疾召至牀頭訴之教諭教御史夜半於廚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俱赴救御史持篆篋授令及火滅令上篆篋則篆在矣

慤庭曰孌兒竊篆何異如姬之盜符設一露風聞兩

敗之道也。設法以餌取之。使相喻於不言之表。此教諭洵屬奇才。

吳中俞羨章刻唐類函、將成。先出訟牒。謬言新印書若干載往某處被盜刼去。乞官爲捕之。因出賞格募盜書賊。蹤是類函盛行。無敢翻板者。

慤庭曰、南中市儈惡習。一書方成。往往即有翻板。紙葉既劣。魯魚亥豕尤多舛誤。得此以治之。雖有市心、、、實爲快事。

明時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欲與決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適在市飲。勢不

可避遂曳矛而鬬觀者如堵久之各未能進弓手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前決生死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鬬方接刄寇先含水滿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刄已揕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復用之反爲所刺

慤庭曰力均則鬬智乘其懈而擊之方可制勝用矛一人敵也推之萬人敵當亦復然

金陵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疾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欲

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人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積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慤庭曰。幻術說破。不直一哂。僞妄日出。似此者多。如庸俗之不察何。

明淮安鹽場土豪某。有別業三楹。增前掘一深池。中積水。外繚以垣。凡負債者。縛置池中。名曰水牢。後有一人自水牢中得脫。首於官。官初蒞任。批准勘。一胥素與豪

厚以告豪豪謂胥能綏數日吾事濟矣胥曰可於是立召圬者繪者髹者甃者裝潢者各厚其值煥然一新上懸名人畫柱皆有聯堂中雜置几案交牀池蓄金魚凡器玩盆花畢備外扃以鑰及官來勘豪力辯並無水牢受害者引官往豪若為不得已狀始啟戶訴云某處彼他往則債不復償因拉入書室坐數日耳非水牢也官入室所見殊精雅水中金魚悠然自得乃大怒首者云汝負彼債反誣以罪吾署中荒蕪湫隘苟得日坐此處其樂實甚汝反以為囹圄乎遂直土豪而責首者

慤庭曰不旬日間而陷阱之地忽為安樂之窩土豪

之計亦譎矣縣令受其蒙蔽而不及察此治民者之貴乎兼聽博詢也

宗元竊按夫事變所適知經而不知權此千古之大患也試觀完廩浚井要盟微服大聖舉事容有出人意外者士君子貴能取濟於一時奇而不詭於正不誠愈於子莫之中尾生之信哉至若奸雄之狙詐市肆之狡獪豺狼鬼蜮固非君子之所樂聞然彼之所以肆行無忌者特以愚人於不覺耳苟能先事而覺之有束手而已矣大禹鑄鼎以象神奸使民入山林者魑魅罔兩不逢不若昌黎云人之畏鬼以其不可

得而見也使鬼而可見人亦不畏之矣自世俗澆而詐偽甚顧可不知其變態乎故備列之非必可奉爲前型亦聊取爲借鑑云爾

